

鐔津文集總目錄

行業記序此即陳舜俞撰

第一卷

原教

勸書三篇又序

孟

第二卷

廣原教并序共二十六篇

第三卷

孝論并序共十二篇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第四卷

皇極論

中庸解五篇

第五卷

論原總四十篇

禮樂

賞罰

公私

皇問

大政

教化

論信

至政

刑法

說命

第六卷

論原 十五篇

問兵

巽說

存心

喻用

性情

第七卷

論原 十五篇

中正

明分

察勢

評護

人文

福解

物宜

九流

問霸

性德

評隱

善惡

四端

刑勢

品論

仁孝

師道

雜著 六篇

五

記復古

夷惠辯

第八卷

雜著 六篇

逍遙篇

君子

解譏

問經

道德

知人

風俗

問交

治心

文說

議旱對 二

唐太宗述

術易解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記龍鳴

寐子解

寐子解傲

書一封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第九卷

書一封

再書上

仁宗皇帝

書啟十二

上韓相公 四篇

第十卷

謝李太尉	上曾相公	上歐陽侍郎	上呂內翰	上趙內翰	上曾叅政	上田樞密	上張端明	上富相公
------	------	-------	------	------	------	------	------	------

三

書啟狀

儒釋共四十四封

與關彥長祕書

荅茹祕校書

與章表民祕書

與章潘二祕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負外

荅王正仲祕書

已上七書久自爲卷

受佛日山請先狀

上蔡君謨侍郎

與通判而下衆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接錢唐知縣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

孟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唐方少府

與仁和趙少府

謝沈少卿見訪

四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禪師

自此元各爲卷

與黃龍南禪師

別幅

荅黃龍山南禪師

次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荅圓通禪師讓院

荅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正

退金山茶筵回荅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孟

五

第十一卷

叙一十四篇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與圖上進

六祖法寶記叙此郎侍郎作附

明州良和尚語錄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或名宗原

移石詩叙自此元別為卷

法雲十詠詩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游唱和詩集叙

山游詩後序

與月上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叙九篇

送潯陽姚駕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送王仲寧詩叙

送周感之詩叙

送周公濟詩叙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叙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詩叙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第十二卷

志記銘碑一十二篇

武林山志

遊南屏山記

孟一

解獨秀石名名或作記

六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福院千佛閣記

泐潭雙閣銘

清軒銘

南軒銘

舊研銘

題荷香亭壁

文中子碑

天然慈雲法師曲記

第十三卷

碑記銘表辭 七篇

秀州資聖懃禪師塔誌銘

秀州資聖暹和尚影堂記

故杭州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石壁山保聖寺故紹大德塔表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李晦叔推官哀辭

周叔智哀辭

述題書贊傳評 十二篇

五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七

刻石見戒
檀院

廬山遠公影堂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

書范睢傳後

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贄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第十四卷

非韓上

第一并叙

第十五卷

非韓中

第二至第十三

第十六卷

非韓下

十四至三十

第十七卷

古律詩

共六十首

第十八卷

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

共六十九首

第十九卷

諸師序贊詩題疏并後序

撫溪東郊草堂釋懷悟序

孟一

八

又序瑩道温作

石門惠洪禮嵩禪師塔詩三十一韻

楞伽山守端吊嵩禪師詩一百韻又

龍舒天柱山修靜贊并序

靈源叟題明教大師手帖後二首

天台松雨齋原旭撰并叙
疏語

嘉興都綱天寧弘宗指南序
杭州徑山住持文琇序

鐔津文集總目錄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石刻本在
杭靈隱山

尚書屯田員外郎陳舜俞撰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孟一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毗九

歛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縈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

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湖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

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

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

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二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

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縈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

孟一

十

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

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義奏上之
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
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
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
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

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
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
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
集錄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
往往詣而訴其冤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

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是非之間
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
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
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
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

五

十一

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
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
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
假學者人真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
清涵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
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
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鐔津文集卷第一

孟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輔教編上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

孟三

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
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爲
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
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
脩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于方今資必

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
亦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脩
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
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
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
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
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爲五乘者爲三藏者別
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
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技者醫者
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

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衆首之其一曰人衆次二曰天衆次三曰聲聞衆次四曰緣覺衆次五曰菩薩衆後之三衆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汙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衆

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衆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而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

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脩心曰天衆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

孟二

二

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脩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脩前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脩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

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明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

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末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孟子

三

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為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新也前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

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為人邪果為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為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

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爲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爲之而其勢近權不

孟三

四

情而爲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槩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

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爲善有福爲惡有

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爲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官掖其脩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

不安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
譏不惡口不辱不志不讎不嫉不爭不癡不
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况五戒
十善之全也豈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
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

五

五

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為人臣者而不忠
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
也為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為癖耳佛豈苟
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
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

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
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
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
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
聖人憂之為其法交相為治謂之帝謂之王
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恩之以義教
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
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
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

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颶風颶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

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

孟子

六

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已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

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
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
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脩莫若感其內欲人
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
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

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為道也先乎神
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
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
謂人脩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
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

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
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
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
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脩之
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

孟三

七

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
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
為之豈不然哉况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
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
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

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已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為道因其善而為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

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為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為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為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為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誦誦然誕佛謂其說之不與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却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

積世而不成劫耶苟以其事迹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

孟三

八

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

也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

而其道相接紹行於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況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為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

深爲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爲山嶽大人多
得其同則廣爲道德烏呼余烏能多得其同
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
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厭
邪子革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

五三

九

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爲困天下亦已幸矣
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
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
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
亂遂爲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

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爲惠若今佛者默則誠
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
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黷也苟不能然自其人
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
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
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
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
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平
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敝及秦廢
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

豈亦其教加於四民而為癘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為世之憂太過為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咎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

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為虛張邪夫舍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為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為也佛

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恡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為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為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於世今佛者其為心則

五二

十

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脩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為其脩超然欲高天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為佛者齋戒脩心義

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為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邪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

教亦將季焉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為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屬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孟子

十一

勸書第一并叙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例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必淺而及與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

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搢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為善矣即為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為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為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為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

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
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
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
而其本不審其為善果善乎其為道義果義
乎今學者以適義為理以行義為道此但外

孟

十二

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
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
其主而為為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
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為物也居家可以事
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

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為
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
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
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
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

之也然此雖槩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
盡之佛廼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
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
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
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

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為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

孟

十三

今有人目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為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柰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

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鮮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為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擬其大

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為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甚弘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其賢不及

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為楊墨

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

孟子

十四

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蓋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束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為善不亂

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為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為公而不為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已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

孟三

十五

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於今
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
冥數自來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
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於天下抑亦至矣
今日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
思也夫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
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
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
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
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

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
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
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
而務其脩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
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
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
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為天下
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
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
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邢若房梁公玄齡則

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勲業於唐為高丞相崔群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

孟三

十六

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

已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

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

說羊枯前為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普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

孟子

十七

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茫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諭請即

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

閭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効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

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當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騰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

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必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

五三

十六

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災於然唐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

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
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
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迴光之序驗朱
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
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

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
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脩者而父益其善子
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
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
仁惠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

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
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為至德
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
幽與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
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

孟子

十九

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
其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
不以其心而為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
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為
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蘊淺深

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為世不以其
心而為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
鳥巢於曾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
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
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逾適孟子
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
言論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
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
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
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為彼已昧者也

鐔津文集卷第一

鐔津文集卷第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孟三

輔教編中

廣原教

并叙二十六篇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

孟三

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為教之大本雖槩見而未暇盡言欲待別為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半聖人之心始余為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于吾

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訝當時或為其改之今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為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枚辭蔓說若曲辨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一百

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群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

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

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頤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

孟三

二

頤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群機而幽明盡矣預頤而聞漸預漸而聞頤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徧圓而未始

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為淺教為小道與夫信者為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為異道為他教為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為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

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群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徧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

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莫觀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獻智博太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為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槩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夫在於迹較

蓋三

三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修夫大聖以趨乎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大人之道一也夫四諦

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
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隆殺語其乘之則小聖
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
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
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
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爲之
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
人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
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
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

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乎儒佛者耶夫含靈
者溥天濔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
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
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

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
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
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
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
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

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
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
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
有厚薄大小有漸與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
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

五三

四

地道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
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
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
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
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

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虛幽而不幽故至
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
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
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不
有若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
玄解諭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
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
明難至也乃為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
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
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

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為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情萬物之感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

孟三

五

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

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為愛為惠為親親為疏疏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欺為狡為凶為不遜為貪為溺嗜欲為喪心為滅性夫性也為真為如為至為無邪為清為靜近之則為賢為正人遠之則為聖神為大聖人聖

人以性為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東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乎甕甑之間不亦然乎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

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

五三

六

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却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

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

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苦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

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夫物不合圍不掄羣也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

孟三

七

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叡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

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順為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為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

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群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毘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毘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啟眾善遮眾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

也大道也即人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

善

八

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修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為心也四生者

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卹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

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脩吾聖人
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
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

三

九

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
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神
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
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

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
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
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
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
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
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
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
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
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則
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人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槩
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
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偽者狂
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
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

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
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
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
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
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善

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
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
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
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萬復萬轉
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

五

十

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
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
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
谿之子豈諒於戲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遙迹罔道棄本泥

也者過也固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爲患
一也聖人所以爲理必誠爲事必權而事與
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
而宜之所以爲聖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
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

梁武帝齊文宣也反其

文梁
宣武
也齊

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武周武泯其至
 而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
 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
 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聖人垂
 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
 而不滯迹可以誥夫推也順性而不溺情可
 以語夫實也昔者石虎以桎國殺罰自疑其

事佛無祐而佛國澄乃謂石虎曰王昔當心
 體大順動合三寶知其克愚不為教化所惡
 安得不誅但刑其可罰其可罰者脫刑罰
 耶如法也雖輕財奉佛何以益乎宋文帝謂
 得者如法也雖輕財奉佛何以益乎宋文帝
 王若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
 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生也
 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
 必輟半日之餐金一禽之命為之脩乎帝撫

孟三
 十一

凡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
 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固澄
 政摩古之至人
 也可謂知權乎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脩人以種人
 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
 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

孟三

士

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乎理

者也

善不修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徃徃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

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教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

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爲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

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為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

五

十二

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為族不為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為嗣不亦大嗣乎哉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

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為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為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慳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為福不善心感之則為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為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平優者謂之勝儒曰福

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為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

孟三

十三

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姓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

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滯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汙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脩之之謂因以此成之

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

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
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恥其寡欲也冀衣綴
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
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脩
已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
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有
威可敬敬或作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
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恡其
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
偏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

陽豔煦嫗貧病瓦合與僇而不為卑以道而
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
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
為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
為孤其羣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
為混其可學也雖三歲十二部百家異道之
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
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
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
分別也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

孟三

十四

其為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

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表其徒汙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鳥

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槩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占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

孟三

十五

鍾山僧遠鑿興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待預下士之禮

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况如僧遠之見天子乎况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脩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籍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

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傲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為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

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碧不明不知窒其漸道碧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為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

五三

十六

汾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汾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汾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

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

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

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果天下惑性而不知脩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脩性而性溺惑也

孟

十七

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

或無上二而字

是故指脩

莫若乎因尅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脩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脩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脩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情之慢之謂

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脩性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謂不必脩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

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可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脩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

也脩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
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脩證者也旨哉天下
可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
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

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
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况之之謂乘覺之以
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
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
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

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
而趨之欲其至之人夫謂佛何拒而訥之為
家而投珎蹈路而捨地惑亦盛矣覺也者以
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脩末以言
乎遠則了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

孟三

十八

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
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
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
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

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

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刑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而議

五三

十九

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

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衆生不求而至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羣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爲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為博為多為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

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詎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

法推已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已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

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為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聖人各為其教故

三

十

其教人為善之方有淺有與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佛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為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為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無百家者不可無佛虧一教

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

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為之者

本或無之

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謹識知佛教可以一

失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聖教編中

鐔津文集卷第二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鐔津文集卷第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孟四

輔教編下

孝論

并叙一十三篇

叙曰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

孟四

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盖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甚媿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

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脩法為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卒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道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剝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為大戒即曰孝名為戒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

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為善微戒善何生邪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為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孟四

二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
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脩其形容而其中不脩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脩其中而形容亦脩豈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考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

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爲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爲善也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卹物也均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効其孝也爲孝而無効非孝也爲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爲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爲貴

孟四

三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爲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薦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

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爲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譎然駭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爲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況其於變

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苟一世而闇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爲遠而孰爲遠乎是不爲大而孰爲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爲用聖人之善以孝爲端爲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爲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爲道乎是故聖人之爲道也無

所不善聖人之爲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
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爲能
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爲道
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
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

孟四

四

其應物可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
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
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
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
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

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
爲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爲
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
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
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

孤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
薩等故當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
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
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為孝而不以佛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洫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

孟四

五

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鄰夫善固有其

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與者也與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與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與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脩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

乎是五者有一不脩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
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
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
戒曰孝名爲戒蓋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
不若篤孝篤孝不若脩戒戒也者大聖人之

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
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
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出
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
爲善不大而爲孝小也佛之爲道也視人之
親猶已之親也衛物之生猶已之生也故其
爲善則昆蟲悉懷爲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

孟四

六

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
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
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
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

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為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

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脩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孟四

七

善天下道為大顯其親德為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于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

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絜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真其真已脩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菱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

大道烏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肫然而豈見聖人爲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邪是可謂篤於親也慧能始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爲母儲殆欲爲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歿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是

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
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不會其世之亂乃
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爲養父死於事
而不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不即
祝之遽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

二五四

丕可謂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
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
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
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孟之資以養父母也
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

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
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縗經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
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歛則以時
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脩
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
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
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
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

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昇或導大聖人也夫目捷連喪母哭之慟致續於鬼神目捷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捷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

孟四

九

師之喪期則有隆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

趨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衆撫膺大叫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壇經贊

稱經者自後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在其本經下卷之末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

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
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
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
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謚大鑒
師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

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
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
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
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
心者曰菩提心者脩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

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
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
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
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
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

孟四

十

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
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
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
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
無量義之所會為大乘之推輪法華豈不曰

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華嚴豈不曰以少
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
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
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
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
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
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
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
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
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

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
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脩心則所詣
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
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
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
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
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
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
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
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

孟四

十一

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爲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

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

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爲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

孟四

十二

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果不

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

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脩調神入道莫至

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
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
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
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
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哉

五十四

十三

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
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
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爲始道之基也一行三
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
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

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
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
範也爲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
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脩所成也非證
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
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脩也以非脩而脩
之故曰正脩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
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爲行謁如也
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
正脩而脩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

罔脩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爲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末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嚮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

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革平之人以無記惛及其感物而發

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

孟西

十四

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

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

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

人出世即四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

五四

十五

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洵洵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勲大也天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

聖人之云爲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
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
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
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
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
道幸蚊蚋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
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絕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
有爲之謂也有爲則以言乎權絕待則以詣

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
趨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
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群心之元心
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
群心而不昧現聖智而不曜神明不能測巧

歷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
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
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群動然則體而存
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
於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絕聖棄智是亦宜爾

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爲繆乎而秦人以爲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諭其微旨也若夫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存乎影響即凝滯於名數以乎攀緣則眩惑於

五四

十六

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知而知其真知所以徧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固不識也盖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也

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劍遠亦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諭道其言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眎指而不眎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于形骸之外淨名默尔而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其不然乎

鐔津文集卷第三

鐔津文集卷第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孟五

皇極論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

孟五

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爲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爲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也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崇高者天下之大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勢強持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也周之文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高而父子相繼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播於無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莊敬下堂而致禮諸侯東遷而苟避戎狄列國強橫而不能制富貴崇高而不能尊岌岌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也所謂持

第一九四冊

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爲人至愚也其爲治至細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鄰里慕之其家道之隆尚可能累世以傳于子孫况乎備天下之大體乘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

資有易爲之勢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服之豈不摩肩蹐足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中正則

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萬物不生地不中正則山嶽丘陵其崩江河淮瀆其凝草木百實不成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正則性情相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天之高明

孟五

二

廣大微皇極孰爲天乎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爲地乎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爲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爲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

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
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之於
爲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
世益薄器器嚚嚚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
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
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疇武王得之以造周
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
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繫一國一天
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

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直及
其所以爲身也爲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
極而正之是聖賢豪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
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
君一作君子其有爲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遲疑
三五
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於人雖堯以天下與
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
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
而怨禹湯一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
其輕伐而怨於湯蓋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
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
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已而疑乎天下而
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
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
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雖多奚益
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
事堪大事者不可以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
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

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
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陟者君人之
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
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
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
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若惡而增重
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
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定
民不可輕出而屢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
多作而大謹多作大謹則人煩而無恩輕出

屢改則人惑而無準以毀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增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

孟五

四

器則井田差賦稅亂車服宮室上階下偪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別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爲古而有不爲今而無不爲堯舜禹湯而長不爲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爲

帝爲王行之未至所以爲五霸爲諸侯絕而不行所以爲亡國得者爲聖履者爲賢棄而不學者其爲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觀其書則一一可辨槩而語之

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爲然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叟從而辨之曰子

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性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爲之禮樂刑政以節其

孟五

五

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爲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爲之禮也有上下內外使喜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踈爲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佚爲之刑也有誅罰遷責使怒而發惡者不得

相凌爲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爲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爲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爲之智也教其踈通而知變爲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脩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脩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脩其身者其正

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爲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脩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子復為我言之叟曰孺子有志哉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

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脩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義智信禮樂

孟五

六

刑政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爲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測或作無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為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為不善則亦無所不至

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
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慎
其變也舜以之為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
以之為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
為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
後世之為人君者為人臣者為人之子孫者
而後世不稱非他也中庸之不脩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
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

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
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
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
道為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孟五

七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
也故以教為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
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爲
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
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爲哉
問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
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
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
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
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
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

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
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
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然鄭氏者豈
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
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
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之
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
恩愛感激知別思慮徇從之情也故以其教
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義
也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徇從

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爲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爲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恠哉鄭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

孟五

八

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爲而或者默爾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

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爲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

子終日云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柰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于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爲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爲

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

孟五

九

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

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矣

夫犬牛所以為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為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為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

夫或作性或作大

中庸之道也靜與

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譔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

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為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

孟五

十

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為君子通而失教

所以為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脩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噎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女之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

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不及禹湯文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議焉曰孟軻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翱其能中庸乎曰翱乎其似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曰子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肖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道以中庸幾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首而退

孟

十一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鐔津文集卷第四

鐔津文集卷第五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孟六

論原初十篇

禮樂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

孟六

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為政政乃因禮樂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樂之養人情莫不棄死而禮正之喪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匹一作一本人情莫不有

親疎而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喜怒哀而禮理之當人情莫不懷貨利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隳樂愈舉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

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
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
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脩五禮故其
治獨至於無為恩洽動植而鳴鵲之巢可俯
而觀乃韶作而鳳凰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

矣又盡善也蓋言舜脩禮得禮之實也作樂
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
夔脩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
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禮所以
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

道而不極極或作及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
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
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
所適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
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也夫宗廟之禮

孟

二

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享燕之
禮所以教敬也酢醺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
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軍
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娉之禮所以教順也
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

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音之沉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正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遂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悉故詩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則生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無苟且則法無所閑

孟

三

也人無爭奪則兵無所起也堯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與天下同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為無一本則大公也誠以道則以道傳天下也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為大則範法乎天地也誠為小則察微乎

神妙也故能道成而不私其位也政成而不
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其仁也周萬物而
不遺其智也故聖人大有爲而無累也大無
爲而化淳也誠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也
聖人脩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

公者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
明矣堯命四正其人稱也物所以遂其時焉
民所以得其死生焉舜命六官四岳十二牧
其人當也故其政亦臻也教亦顯也堯有子
曰朱舜有子曰均二子道不足以在位也迺

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之禹也蓋
以天下爲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爲有苟私
而爭也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懷諸故德
者得其政也政者發其誠也誠者貫乎天地
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

聖人作君子

誠之則五材

四時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吉又曰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故堯
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當也政簡則
無煩法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
民之過失而不章也脩五禮所以正人之恭

敬而不怠也政之大至所以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讓也推帝於太上者品治道而所以勸也歸讓於大德者辨時宜而所以教也後政不至謂之帝可乎治不公謂之禪讓可乎大公之化熄而人甚苟私智以計校欺愚以氣

孟六

四

力爭當是時也以帝者化不可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曰賊帝道者自秦始也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義也天下以義舉則政有所

伸也作政或正邪有所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是非其事萬端有所決也夫權可以扶義其權雖重必行也義可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也權不以義會甚之則終賊義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之擅大政者必有

其權也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湯武運大權其所以扶斯義也周昭徐偃亡大權故斯義所以愆也義也者何域大中而與天下同適者也適之得其所天下謂之有道也適之非其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人建厥中以正天

下之所適也其世變而人甚苟私大則私其國次則私其家小則私其身協義者少也反義者多也而後聖懼其爭且亂也示有刑非苟暴也示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趨其義者也在執者與人不義衆得以而去之與衆

孟

五

不義官得以而治之是故禹湯文武周公此五聖人者謹大政故不苟擅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也征有扈也放夏桀也殛葛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傳天下而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有怨也蓋其政至

矣故逸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書曰刑其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亦慎政而重權乎迨其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勢其權之敝也人資之以爲亂謂政者名在而實亡也謂權者任

枉

枉或作奇

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諸侯可謂

政之不足也隱公苟讓千乘之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桓公以伯自誇可謂權之始邪也周公王以王自降可謂政之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槩也權之於政猶衡之從石

也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曰時乎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賞罰以資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同之其道不亦興乎天下異之其道不亦寢乎賞罰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者所以正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

罰也賞罰中所以為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有喜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之權也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

孟六

六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蓋賞罰出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恩歸乎私者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也威以驅衆衆必隨之惡以懷衆衆必效之衆人無常心與利害

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苟免也擇之正
偽其亦寡矣古人譬之牛馬唯婁委已者也
柔焉媚之與衆為之不可沮也夫賞罰者先
王行道之大權也欲道之行則不可俾賞罰
之權須更在私也小私以之則瀆是刑也大私
以之則瀆是兵也瀆兵則征伐出於諸侯自
是始也瀆刑則政令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
春秋諸侯專征而春秋罪之春秋諸侯專封
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諸侯之賞罰也春秋
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

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
者所以示王者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聖人冒罪而作春秋所以懼後世之
賞罰者也

教化

夷

七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
所存則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
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
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
為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

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沉也聖人
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
者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
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
脉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
其氣脉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
也所視者脩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
政者必先脩禮義以正其已而後推諸其人
焉人未之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邪則加

脩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
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
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脩於上而人化於
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
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
犯禮是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
不中正而下必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
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聲也諺曰形端影直
響順聲和似上二句大例及其不直也不順也責形

聲邪責影響邪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寬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庸寡後世法謹刑繁而民之過姦者滿多斯何故爾

孟

八

曰古之以刑法者存其本故民過者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者其末也苟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救焚用之雖甚而其焚愈熾何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

之所以為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之素爾是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喜焉推之害則怒焉自古聖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養致庠塾以導其為相孝弟澤梁交通教其不相爭利關讎市平教其不相欺負十一之賦教其效私奉公為之禮以節其哀樂之情為之樂以正其遺風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當刑而聖人猶求諸已曰使民如此蓋朕教之未至政之未脩而寬之不以

刑為禹南狩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
下車問之左右曰若罪人也不順而至然君
王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心為
其心今朕為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
王之時有虞芮兩國爭封而訟於文王文王
詞而釋之既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薦
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
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其生得和
同其族類得遂性人得美稱豈肯怱然不相
從而為之也雖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

五六

九

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故
古之人鮮過者善其俗者也蓋其政教之致
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者矣君子不得
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耻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
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
生其訟端有虞氏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
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
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

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蓋其本末倒持故也逮韓非申子商鞅輩苟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而其國滅亡不啻然若甫侯之刑鄩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奈何又後

之俗吏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爲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爲暴非特爲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爲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君子之論刑法者

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迂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勸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犴益豐而殺人者罔間曰子誠通於時而乃塞

矣

十

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蓋得其道也今之民僞蓋失其道也子患道德之不脩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斧以伐柯睨而眎之猶以爲

遠言道之不遠可脩而至之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漢文帝脩縣默為之政務於寬厚耻語人之過失化行而世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為廷尉欲其持法甚輕於是刑罰大省歲卒斷獄

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太宗平世禍亂欲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如晦諸儒輔相力興王道天下遂大治正觀三十年民家外戶不閉嶺表行旅而不畏糧歲卒斷獄不過三十人肆之還家而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

下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各接乎秦隋舊俗其民也豈唯雅善乎其教治之如此也豈非在其道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天下顧其力行如何耳或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孟六

上

公道者導衆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共趨也所謂共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裁裁或則無以同天下私不以義處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闡闡也公私之所以翕張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則專乎公道也言

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資私不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已而已得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蓋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飭兮蓋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兩我公田遂及我私蓋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而私道強也其諸侯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厥禮樂祭祀也顛倒不倫二百餘年虐戎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逮乎秦氏振試商君之法而公道復強也天

下困其賦百姓斃其刑秦不改世尋亦亡矣然公道不必強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之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畝澤梁不禁關譏不征罪人不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姓編戶之謂私也存乎小也衆人之謂公也一身之謂私也苟得義焉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者亦可卑也漢之孝文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卹私也以一弄臣而

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議太子授力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耀私也蘭相如之不校廉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歸反坫可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苟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

燕

十二

也蔑私也晁錯請削可謂苟公也平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寶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祛其葵織可謂純公也曾子寇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顏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

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黠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魯連段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渝其私也嗚呼公乎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論信

人道信爲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導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是故謹於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信存乎法也政感則民無所

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則宦學無所信也故善爲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違也善爲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爲法者正學行而其徒不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也正信故久行而不違其道也苟

五

十三

信故久與而必失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命故妄求而多過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則正小人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

非人之無信也其所以爲信者不足信故也表達路者堦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堦書惑則達路者所以迷南北也教令失則人民者所以欺上下也湯武者有教而天下稟也有誓而天下從也是亦其所表端也爲後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說道而自反若是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爲無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堯舜所以謹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誥誓也恐世失誥誓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

以交質子也然盟愈謹而渝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愈苟信而非信三王惟信而招信五帝懷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

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于天下而天下不忍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不可

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說命

孟

十四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

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為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

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脩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

正統也廢人道者謂之亂倫也曰正統曷詳哉吾子盡云也曰昔者民既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勞援天下於既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正統也夏之末也民不勝其靈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之故為人統

典

十五

也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而武王承之故為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仁振五季偽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

心歸其德而五行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
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
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命也用五行相勝
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
于神奇也魏李南北雜然稱制而互謂自得
天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內斃民如棄芥
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
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命其
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

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
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
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
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
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
恩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職不可稟命
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
天之道也古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元
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以通乎後
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來至乎正也

哉

皇問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真學士固
疑之而罔辯雖然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
也是果有然是果無耶吾子至學不謬聖人

孟

十六

必能引決為我明之也曰是何云乎皇道豈
無有耶特乃不見耳夫皇道者簡大無為不
可得而言之也縣縣默默合體乎元極元也
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
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

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
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元者
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仁或孰曰皇
無道真乎曰如此也孔子盍推而廣之而祖
述則何獨尊乎堯舜文武而已矣曰夫聖人
之云為者必以其時之所宜也苟非其宜雖
堯舜必不能徒為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言其能以時為而為之也昔者孔子處周之
衰世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偽因不稱
以簡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乎禮樂刑政者也

蓋以合乎後世之時爲治之宜也。然禮樂大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備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聖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堯舜垂衣

孟六

七

裳而天下治。此聖人現皇道而存之者也。禮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歎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適有贏糧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趨於行也。第以路歧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道。

也。與乎今之學者，所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爲聖人之書，雜其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伏犧神農皇帝之書，謂

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耶？曰：彼孔氏者，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具而言之也。教化迹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

本則皇與帝考宜孔氏可謂見其微者也
烏足以知道淵邪或者曉然而作

鐔津文集卷第五

鐔津文集卷第六

孟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論原

次前十篇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愀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

孟七

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主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

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圖生而不圖殺是故五帝之兵謂之正刑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轅氏陳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而顓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紂為無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誥而諸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

而用於周周衰而兵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國以兵橫大國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始勝於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為玩夫兵逆事也無

已則君子用之是故聖人尚德而不尚兵所以明兵者不可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嬰冑非所以興國也則以誅暴亂也文中子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仁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聖王無以尚可以仁義為故

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吾其與乎席人咨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於禮無別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

五七

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之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

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札子臧當列國相爭而父子

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強臣之勢而其身窮困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于淫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

五十七

三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荀子曰堯舜禪讓或作擅字依荀子文也此乃專擅意也在埋當作擅與禪契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有誰與讓矣揚子曰允哲堯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

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為詳乎如堯
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人乎使禹得
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所謂堯舜禹其
實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為之者也堯
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
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
堯舜為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
修信也而霸執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

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
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
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
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為權而私
者為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
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
方會諸侯自北杏抵幽十一主盟而諸侯皆
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
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
召天王其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

之功也不稱者或無惡其詐且不誠也詩稱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
也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
道也中古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
有異道而無異禮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
異禮乎信征伐而尚詐力不亦有異道乎故
曰霸非古也亂王政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
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其含諸噫致合天下

五七

四

之猖狂詭譎傳會于孫子吳起之說淫溺而
不反者也此誠愚者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
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事而正之以義
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秋之譏
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
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
功而競利也顯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
故堯舜之化淳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
雜以王霸而治天下暫厚而終薄少讓而多
諍

巽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大順而舉其事者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為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為之也乘其順履其中效

孟

五

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

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為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則民不知其所以而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

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
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
蓋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
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慎其出號令也
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

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或用或作則九
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文
言也而文言烏足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

可驗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
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
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賁人道故曰人文也文
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
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

孟七

六

之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
下保其德也示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
刑而達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
待德而忘之也志或是故文武皆得則其政
和而其民安刑德皆敝則其政失而其民散

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文僅至也惠其減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

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末敝也質如不敝何以文為文如不正何必質為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

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度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孟

七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藝者

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佃之耕夫以其能尚

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閭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

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

孟七

八

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僞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教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

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存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跌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為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

聞其爲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
出其已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
所以感之者也而辯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
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曰觀
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

並七

九

曰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
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
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
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無全信义
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

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
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
天下僞僞感之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
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者所以應
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

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
嘗睽也吁豈天爲之人實召之夫政者示天
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
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兩眼燠寒風五者
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自也人之

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
身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感日
而火焉雲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
地名草舞銅山始崩而景陽鎬響此物之相
二字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窮聖人以神

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賢至存心
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心
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斯言
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
而言之者也利道故而判福為兩端焉利福
者嘗多有也道福者嘗寡有也多謂衆人也
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之福聖賢之所得也
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所得而聖賢

孟七

十

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故天下競
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
之者不為樂也有欲之者非為安也得聖賢
之得謂之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
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

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其實禍之顏回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奚為

聖賢邪視高明之家恣勢充欲曰唯福也將跋扈而圖其富貴是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脩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

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為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持也而君子不憚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耻之富貴而有道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

孟七

十一

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

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隱名者所以警其爭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賢之道亦遠也其為可見而其所以為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由者輕天下而遯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義博

亦可以媿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為也未若聖人之為不苟也可為則為之也不可為則不為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修也禮不修則失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勸也可不慎乎呂望東海之

隱稱隱也伯夷西山之隱憤隱也顏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之隱不卑論以儕俗驕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修隱也成都嚴君平和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苟隱

孟七

十二

也孫思邈盧鴻一處不汙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脫名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水可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暨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舜禹

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善而沮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善

十三

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遇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為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者惡小人

之加乎君子也遇閔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者怨不用君子也雖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不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

修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疑能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宜作助無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

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衣也庶人處下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冉

求嘗為季氏宰為季氏而聚歛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已而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孟子

十四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讒人之惡存其心殺

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辨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疎之也其盜跖饕餮人肉而人皆能惡之少

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徵誅讒在持刑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徵則

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人悛其心而殺人伏

孟七

十五

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

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情性之得失觀情

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癖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千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

方髻髻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憐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

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闇是亦諛也而囁囁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為人

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者古語曰
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
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邪而伊
尹為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
為之不亦為伊尹媿乎

九流

孟七

十六

儒家者流其道尚脩老氏者流其道尚簡陰
陽家者流其道尚時墨家者流其道尚節法
家者流其道尚嚴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縱橫
家者流其道尚變雜家者流其道尚通農家

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
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班固本其所出尊儒
也司馬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
也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非馬氏以其先黃
老為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
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
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豈班氏之智亦有
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
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
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

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楊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楊子為劇秦美新長卿為封禪書也封禪之

孟七

十七

言恠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為而為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諧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

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後空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暨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為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適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

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盡也善爲者不
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
興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
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鐔津文集卷第六

鐔津文集卷第七

藤州鐔津東沙門契嵩

孟八撰

論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適中則

孟

天下無過事也履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也仁義道德之紀也人以強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導也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樂名器導人所

以趨之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唯皇之極此君子所以進人趨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教人者不以中正脩其誠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夫聖人之法猶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其所響也震而其所應也和人

誠中正則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詳是故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閭幽室而不渝也雖富貴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其感物也不威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

教化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曷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之理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

人道無所疑焉氣凝而生生則有飲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靡是人道之分也穹隆無窮日月星辰而已餘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

或無草木二字

是地道之分也入數極雖天地

或無地字

不能重之天地變雖

孟

二

人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日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巧成喻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焉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綸超之留連而忘返亂巡狩之制繆祭祀之

禮孰謂是四人主者聰明聖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與人相絕也苟其公眾人而私一人孰謂天乎苟其同形生而獨不死豈謂人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蓋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蓋不以人而瀆神道者也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矣臨赤子于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而人不

得不憂疑也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盜乎而昔君子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而昔

夷

三

君子不憂然往古其國亂且亡者曷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邪可憂而不憂者邪往古能存其國者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憂可憂者邪或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歛其柄而正之曰憂如之何曰憂之不如得民推恩而

布信曰曩豈無恩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曩之恩信者聲而未實也必得仁人而後恩加必得義人而後信行彼守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非無勢於天下也而天下忽亡蓋張其勢不以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而國家朝廷之勢勢之大也世莫

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正也駕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蓋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為刑正而為政治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為人上者以刑而鼓勢為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人無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安終其身而無競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

與

四

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有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為仁乎善而無效孰為信乎愛而不正孰為義乎育而無實孰為智乎君子之與入也不失智不虧義不愆信不歉仁所以道修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

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忒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為休也齊桓公初以讐視管仲逮取以為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

吏

五

灌之惡出而踈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傳說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稽之高宗可謂能始而能終也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婁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瑄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大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辨

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楊
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泊其遇亂
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
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
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傳抗王制
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
術班固論其踈矣誠踈也董膠西之對策美
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也繁
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
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

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
為原鬼讀墨何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
剔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
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疑有陳子昂
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
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
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或無詞郭泰黃憲
之為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
徐穉之為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焉素
大高之遁世也不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

五六

六

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辨其所
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
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
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之非之俟
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察足
以有別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
辨道之謂也

解譏

為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
容也為道雖異而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

與傷拘也君子以義則無所傷也適吾郝子
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
命者也資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
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哉仲尼曰吾道
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畫之矣安得

孟

七

中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
婦不假姑以箕帚而詬病漢人用鹽鐵代農
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利有作市以直

相給仁義誑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
故秦俗日以亂漢俗日以敝夫秦漢其基勢
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傷其風壞其俗
而致然也風俗者膚腠也國家者人體也膚
腠既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
法之物慎習俗也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蓋言動以禮義以正其
風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利而
削民使閭里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
風乎不亦敗俗乎君子不亦憂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別
乎是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
之孝舜之為子文王之為父可謂仁孝者也
天下宜法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
至於詩書禮經乎予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
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
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

乾坤之道繆矣乃今尊二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缺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

孟

八

稽乎事業善言詩者必推於教化善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為知天人可與畢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

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之權也文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見作之之心也范甯折中於聖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見易之

所存故振之也楊子雲見易之所設故廣之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或無為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為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

詩之淺也說詩不若從毛公之為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亂也皇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鄭氏作真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大枅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

五六

九

若發矇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予欲擇交恐傷乎介予欲汎交恐傷乎雜中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

不求友生然則予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子為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衆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道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言詳道而從其交也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克已而為汎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為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已而為擇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為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也不厭其交

蓋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涂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蓋無所質道而自薦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豈一端也茲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乂也

吾嘗懷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同惡以利交利散則絕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

乎抱關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雜鬻販之人而幕極富貴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為仇讐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

英

十

酒慷慨皆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散勢去則故抵忤仇讐之隙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乂而益善小人之

交久而益欺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
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
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
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
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
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特子思武
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
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

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
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
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為其本也教者道為其
主也道者師為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為道也
正其主所以為教也正其本所以為天下也
孟六
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
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
苟為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
罪乎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紆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

患勢位

或作利字

之不在已

治心

客以見余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為耶應曰無為也吾治其其或心耳曰治心何為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為乎

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汨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乘心心乘氣故心動而氣以之趨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之達焉子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二子則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生

之變超天地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恠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爲之內書者客拜而去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

孟

十二

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京師斬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

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爲君臣者有禮爲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

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荀況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雄輩以其文倡

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興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

孟

十三

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內觀其文知所以脩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涖百姓萬邦百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祖

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脩理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彼戎狄叛命兇慝之邊鄙今朝廷當行征伐以誅其不廷而文之興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之也君子觀之謂其化成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之靈長久曆數之無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為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為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

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嬴秦時孰不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敦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或云春秋六經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孟子

十四

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霽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謬然不辯本或從辯

議早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予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七月吳疆赤地千里稼穡稿矣農夫忙忙無所柰何百穀勇貴乃倍其價道路餓莩相望為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拯之水火而雨終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

如為之所耶余時應曰此官人者謀之非吾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語子竊與之吾嘗聞諸長者當荒旱時謂之凶年為國憂民者莫如發倉廩以救其饑而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井力擁江河注之陂

池以洽灌溉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貧弱者以法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約不足者以樂歲酬之關譏無重征以通商旅細民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冤枉斯則亦救旱之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

孟

十五

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癘之災以營山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風雨特至水旱不為沴非由乎山川也問者憮然曰我鄙人也未識乎旱潦之所由子復為我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咎徵曰僭恒暘若

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不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者云夫僭也者何過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民無教則肆

暴刑也肆暴刑則罰不當也罰不當則民怨之與肆暴所感故旱順之夫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者何王由王道而不任喜怒妄黜陟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守厥職無僭妄以侮王權也如此

則國事脩國事脩則其氣和洽氣和洽故百穀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義而下無怨咨故國家安也夫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者何君奪臣職而臣冒君政也

如此則國事不脩國事不脩則人不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道昧也俊良之道不顯是上非仁義而下民胥怨故國家不安也今天子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樂豈聞過差也然宋有天下鷄鳴犬吠徹于四海其

為廣且遠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罰能無誤也惟刑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用禱邪問者躋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或從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

孟

十六

不由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詞也次曰清與和也者

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者慕之之詞也既拒而又稱慕之學者多惑有以其言為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說厥旨遠乎夫君子與人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如其人始不惡而一日翻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之直之不得已則去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苟也專在其義也彼伯夷者恥立

惡人之朝耻與惡人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以諸侯爲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受也以其終爲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但

孟

十七

其自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與不脩之人處而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酌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棄人者也棄人也者是

不與人爲善也侮人也者是與人無禮也與人無禮孰爲恭乎不與人爲善孰爲容乎以君子之道校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宜乎孟子曰君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橫政之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眦睚恣作頑懦鄙薄爭勢冒利雖死不顧其有節

我孟子以羞堯舜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寬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夷柳下惠為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其不以義而為人也蓋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詞也又曰清與和者是明其名有聖人之一德也欲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為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務教人故指其所

為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視文靜於繫獄何憂天下之急也大隋業問劉文靜坐與李瑒連姻繫獄太宗入視刀謂曰今看卿非兒女情與卿國大事也

孟八

十八

諫班師於霍邑號哭以感何忠孝之義合也高祖初起義師西國中國隋將宋老生據霍邑以據義師會父兩糧盡高祖議還太原太宗欲須入成陽高祖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不納時江聲聞帳中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
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事泄太宗將討建德等九人入玄武門誅於殿前
 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

太宗初可汗寇涇州追兵百萬至渭水
便故刑白馬盟拒德彛之諂何沮天下之倭
人也正觀初秦泰王破陣樂曲封德
客以陸下以聖武王破陣樂曲封德
如臨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
言過矣
突厥胥亂以其無罪於我不乘便

而討之何賞罰之有禮也
正觀初突厥諸部
臣請乘便討之上曰豈有新與之而
待其有罪從部落盡叛六畜皆死朕
而後擒取議不屢赦何賞罰之正也
太宗謂
淹論樂何知政也
禮樂之初泰新樂謂侍臣日

以馬場治之隆贊皆由此
淹曰前代存亡實由於樂故陳之亡為王樹
夜不然而之音樂之成人心欲者聞之則悅憂
日不然而之音樂之成人心欲者聞之則悅憂
者聽之則悲何有樂之國其民心悲乎今至
國樂則悲何有樂之國其民心悲乎今至
仲信其音則不悲耳
與孔穎達論藉田何知
經也
禮正觀初藉田方田給侍中孔穎達曰按

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上曰禮緣人情亦何
有定虞書云平秩東作朕今見少陽之地何
於東郊盡其儀也亦罷管閣之議何惜民力
何不令於古禮者哉
也朕德臣以宮中平濕請營一閣以居上曰
致刑厝何天下之有教也居不閉戶行不賣
糧何天下之廉讓也
正觀四年冬斷刑四十

戶不開行旅赴刑者應期而畢至何天下之

無欺負也

正觀七年冬親錄囚死者三百九十人分明年秋末就刑至是畢集

而部以納魏徵之言何與人爲善也

太宗納魏徵諫

爭見於本自古稱禹湯文武所以爲禹湯文

武者正以其由仁義之道而王天下也如後

世以仁義而爲王者猶禹湯文武也吾讀唐

書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勝舉原其所

歸皆趨仁義要其與禹湯異者亡也當時論

者謂太宗大度類漢高神武同魏武夫漢高

寡文德而魏武不及霸道惡可與太宗擬論

乎惜哉欲用周禮治而房魏輩不能贊成之

如使王通未喪唐得用之

太宗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則抱

用禮以則卜年卜世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有太宗之作真王者也而不但文中子可歎

也哉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

易以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

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以成卦

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
象者必觀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
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
之大範也陰爻者作爻或義臣道也陽爻者君道
也陰陽之爻升降得其所則卦吉陰陽之爻

五八

二十

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
治也君臣之道繆則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
脩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亂則彙倫萬事數
也夫天下萬世治亂規誠之道易其備矣方
絕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吾亂而明之潛

子稽其說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
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列清而且至大略如
乾坤小畜大畜卦之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
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
之始固出於河圖河圖所見唯陰陽之數最

為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偕出矣雖
然而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
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
會遂卦之而又爻之作爻或義用其法以王天下
然其法非聖人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

不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雖知其法而無位歎不得如處犧行其道於當世徒文而傳之耳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至漢人楊何而所傳遂絕其後諸儒用已

喪

主

見各爲其家紛然騁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不復守聖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當易道支離紛錯漫漶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人之軌法解其書以遺學者其於聖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

其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衆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翼不亦忝乎吾嘗削之乃離序卦爲之上下篇而以禪夫十翼可乎潛子曰楊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矣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瀆聖人之言者宜之何必疑之

鐔津文集卷第七

鐔津文集卷第八

孟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雜著

逍遙篇

天地均乎功萬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時

孟九

均乎行生生之道同然而所以為生奚一謂
功不殊謂生不異謂明不兩謂行不各使皆
任其自然而然者人其適於虎狼蛟龍也虎
狼蛟龍隴候矯軋乎性又奚全於天溥乎故
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亦自得非道亦

自得昔夫黃帝也高辛也唐堯也虞舜也夏
禹也西伯也后稷也孔子也曾參也子路也
伯夷也展禽也桀紂也幽厲也惡來也盜跖
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為生曷嘗齊邪
食息與人同而動靜與人別若所謂者繁

何以明之黃帝之為生也修德振兵治五氣
執五種撫萬民而安乎天下往而登乎雲天
高辛之為生也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
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動也時其服
也士既執厥中而徧天下帝堯之為生也其

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為生也父頑母嚚順適而不失子道二十而孝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之為生也其德不違其仁可親疊疊穆穆為綱為紀

以治鴻水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為生也篤仁敬老慈少禮下革苛虐之政斷虞芮之訟稟天明命乃君萬國棄之為生也相地之宜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焉丘之為生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

為生也孝道昭由之為生也至義明伯夷之為生也激大廉柳下惠之為生也懷至和桀之為生也務之凶德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為生也拒乎諫飾乎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而殫殘無辜至於身厄火死為

孟元

二

極大醜幽厲之為生也接應桀紂惡來之為生也間亂君臣盜跖之為生也眦睚肆賊夫道亦自然者黃帝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然者桀紂幽厲之謂也道亦自得者參由夷惠之謂也非道亦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也刀

與劍同鍔以謂自然乎劍自得乎利水所以
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兕繼而試之恢恢乎是
安知金之性也耗于是裁是故聖人任乎自
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得乎自然之正不
得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別
喜怒不得攻貪殘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于妙
故君子不可不知道道也者大妙之謂也至
寂也而通乎群動至無也而含乎萬有春容
在聲而聰者不可以盡其音睟睟在色而明
者不可以究其景謂之不可得終天地而未

喪謂之可得彌天地而未有有有于無無無
于有有無偕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
之至神孰能與於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
日月天地日月雖為巨焉曷嘗不為道之用
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之謂也

堯九

三

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自然天
倪紛于內視聽馳于外物將樊籠其性也又
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性大也情大也性大
故能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
與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焚矣情與性相制

則亂性不勝固滅矣孰知夫性全也與人不為聖乎情全也聖不為與人乎或曰明堂辟雍高門峻板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獸過之急馳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闢茸其分定而其性不

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性全也與人可為聖情全也聖可為與人是世所未有也逍遙曰不待黃帝而論大智者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者大椿屈於舜英之草必矣夫測孟津者安可

以錐視雲天者安可以管觀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道也夫子越夷谿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暴不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修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之子而周公召公

輔之修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樂非禮由管仲隰朋也故能一正天下而作長五伯由豎刁易牙也故父子疑忌其國大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以義揚名變之典樂也擊石撫石而百獸率舞徂公

之賦芋也朝三暮四而衆狙怒報巴鼓瑟而
遊魚出聽百牙絃琴而六馬仰秣太甲齊桓
遊方之內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
表心情相戰營營不間一旦為人所化禮義
勝之猶能舍不肖而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

並九

四

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樂而
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別造化乎何則始此
而終彼獸居而人隨況大通乎況大全乎漢
然唯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為聖乎
故荀卿曰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

適異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
知胡越之路則沒身不覲異國去而不動跬
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理
不患其名之不美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
神嘗試論曰聖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

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不生故氣
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
違古者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
其母沒身不殆故大陰陽之交是生五行性
乘乎陰陽而遇其交也故為聖人為賢人為

仁人為義人為小人為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義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小人愚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

五九

五

獸又得乎微乎微者也夫性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輝一也洎焚於草木則其明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動也則人正性命故老聃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觀乎色而

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唯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雖妄而空未始為空惑者皆為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不亦為可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不同然雖知未及聖而所以為聖又奚缺如謂之唯色萬物大域謂之非空萬物太宗所以三乘等觀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瀆履至危而不岌不為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殞而此未始患其有終日月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窮此或真道逍遙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者也處仄陋間三十年
雜老農老圃以游未嘗一日以語選物康定
初朝廷求儒於草澤知己者將以道進於天
子自然子引去不顧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

且感之謂自然子賢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
遠別不得與語故文以諭之曰子自然子讀
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推諸天下與
人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昔曾點顏淵樂道
終於隱約而不改彼以時命大繆而然也今

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固異矣
安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
道有三焉有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
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人者之所好也
長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隱也者不觀治亂與

孟九

六

時浮沉循祿全生者之所好也東方曼倩楊
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者心不凝滯拘絕於
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變者
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顏淵者其人也子自
然子志在孔子而所守與長沮桀溺輩類彼

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非有憂天下之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林曷若道在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獮麋鹿曷若樂與君臣父子其志遠而其節且大為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自然子思之行矣無且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為狂言乎

哀屠龍文

屠龍古有朱評漫者以學所悞而窮於當時評漫不知何許人也其性剛健以割鷄解牛

不足以盡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乎智故鐔千金資學於師三年學成或作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骯髒于世無所信適剗羊屠狗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嗚呼評漫往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為文以發其事

孟九

七

龍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形馮神雲氣而變化不測故於人世罕得而窺焉彼欲絕其精恠祛人江海之暴泯其形生夷其族類非能游刃於無間智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海中之國其人如雲乘風騎日出入

於天地之外而往來無迹彼則啗龍肉而資
所瞻是屠龍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
古則用於其國今也之評漫或止幾乎息矣評
漫身世則與彼人異而為屠龍豈其宜乎然
評漫者非不知其非已任邪蓋性與其道合

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俗之用不用哉
夫龍之為物也其亦神矣為屠之術人之難
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且不止作止或沮是
評漫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勇者也嗚
呼屠龍聞之于古今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

漫之性所謂聖賢人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
物之性聖賢也尚未聞異評漫之心而正其
所託況區區之俗其能識評漫乎屠龍之道
不為窮乎悠悠六合之間古兮復今往者其
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
之舍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中留且數日
遂聞其舍之山背有聲發于陂池之間春然
若振大鐘如此數聲吾初恠之顧此非有鐘

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涼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止止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為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

孟九

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問吉凶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泠然不復道人吉凶楮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妙法華經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嫗少

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嫗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安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瑄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聞龍吟其後房果為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遵道行已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為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邪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盛乎聲名文物以遭其時得因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

乎

有本云龍亦有妄鳴乎

寂子解

蓋師少時所稱而後更號寂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奧妙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甚而樂為文詞故為學者所辯學佛者

孟九

九

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為之駁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為佛者也彼寄迹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為之耳儒所謂仁義

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安言綺語其為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為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以其道致人為善豈曰彼雖善非由

我教而所以為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耶故吾喜儒亦欲睇聖人之志而與人為善也又吾佛有以萬行而為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為吾萬行又何駁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為

寄迹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人豈不能為抱關擊柝魚鹽版築之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修身則清淨齋戒以之修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

於人則悛惡為善善者為誠以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為尚能終身戴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賢於市井輩耶得

人之道而僥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為也寂子其為乎仰天俯地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為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寂子亦從而諭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

孟九

十

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

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
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
人由教以正其心或欲人行其教心也者徹乎
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
諭以出世今牽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
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
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之末者云云
寂子又諭之曰君子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
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
以為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

苟辯其末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
人游也不接其勢不奉其豪不要其譽唯其
達道與已合者與之視其嚶嚶相訾者悠然
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蓋揭子之
道以示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適則

孟九

十一

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通乎神
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
俗人語也誠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傲

寂子為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齷齪事

苛禮故為俗所謗憎終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朋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修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為禮者但貌恭而身僂俛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內則自欺外

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臥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為傲則吾無如之何也今俗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存則遽蔭僂俛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殆苟為權與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視必瞪施施然驕氣凌人書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為如

是且不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汙而笑不潔子往矣無更規我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沙門臣契嵩謹

孟九

十二

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其間窮不忘道學者之賢也亡不忘義志士之德也於此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忘其道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此所謂不忘道也今憂虧損陛下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也某其人也某嘗

以古今文興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其為善者甚惑然此以關陛下政化不力救則其道與教化失故山中嘗竊著書以諭世雖然亦冀傳奏陛下之丹墀而微誠不能上感嘗恐老死巖壑與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誅復抱其書趨之較下誠欲幸陛下察其謀道不謀身為法不為名發其書而稍視雖伏斧鑕無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

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豈不然哉然而適中與正不偏不邪雖大略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則與世相萬矣故其法曰隨欲曰隨宜曰隨對治曰隨第一義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謂也若隨

堯

十三

欲者姑勿論其所謂隨宜者蓋言凡事必隨其宜而宜之也其所謂隨其對治蓋言其善者則善治之惡者則惡治之是二者與夫王法以慶賞進善以刑罰懲惡豈遠乎哉但佛心大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已出者好

之非已出者惡之然聖人者必神而為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變乎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苟有以其所宜而宜之 陛下乃帝王之真主也宜

善帝王之道也今 陛下專志聖斷益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與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號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賞者賞之可罰者罰之使 陛下堯舜之道德益明益奮則佛氏之道果在 陛下之治體矣

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近迹耳然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迹者僧多束執惟陛下聖人遠近皆察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諭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

體者屬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蓋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竊窺陛下讚誦佛乘之文陛下可謂

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諭陛下聖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總謂之皇建其有極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為准必無黨無偏無反無側其合會其中有中道者同歸其中道耳春秋

堯

十四

之法尊中國而卑夷狄其時諸侯雖中國或失其義亦夷狄之雖夷狄者苟得其義亦中國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道也故傳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者理也聖人唯以適理為當豈不然乎而學

者胡不審洪範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語以爲
議論何其取捨與聖人之法相整徒欲苟三
代而無佛耶夫三代之時其民初宜一教治
之故獨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後其民一教將
不暇治或曰天以佛教相與而共治之乎夫

天下之不可欺莫甚乎天人之際也今欲明
此不若以天人而驗之佛教傳之諸夏垂千載
矣舉其法必天地鬼神順之人民從之深感
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今之所聞見者
皆可以條對而籌數也凡所謂教者皆古聖

人順天時適民所宜而為之以救世治者也
然聖人之心宜與天心相同但在於逐人不
陷惡而已矣豈局其教之一二乎書豈不曰
為善不同同歸乎治也今論者不探其所以
為教之深遠者第見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脫

孟子

十五

外形骸不躬衣食以為詭異與俗相遠而切
深譏之徒惡黑鬣為患而不見脉患之深也
黑鬣不過變其皮膚矣脉患至深則絕人性
命也今聖人墮之剝情愛委身世表欲其全
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

世者也猶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矣今人不稍謝其能
與天下療其大病乃輒比世教而譏是亦其
所見之未達也抑又聞凡事造形者則易見
在理者則難覩蓋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
微也若今之佛教弘益天下之事甚多但其
為理幽奧而學者寡能見之者雖不足與知
今試推其大槩者歟端以進之 陛下冀
陛下垂之以諭天下學者則其死生之大幸
也某聞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心果正

則其為道也至為德也盛蓋其所說情性辨
而真妄審也若今 陛下以太和養誠以仁
恩禮義懷天下雖其盛美已効苟以佛法正
心則其為道德益充益茂矣經曰妙淨明心
性一切心此之謂也昔唐明皇初引釋老之

徒以無為見性遂自清淨從事於熏修故開
元之間天下大治三十年蔚有貞觀之風而
天子之壽七十八歲享國四十五載是庸知
非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歟梁武帝齋戒
修潔過於高僧亦享垂五十年而江表小康

其壽特出於長壽此亦佛法助治之驗也使唐不溢情梁不過卑知人任人其為德皆慎始終也豈不盡善盡美乎然此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資陛下之睿聖者乃陛下自知而自得也豈藉芻蕘之言耳然此必陳之

孟子

十六

云云者蓋欲幸陛下詔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某又聞佛之法以興善止惡為其大端此又最益陛下之教化者也請試校之若今天下國家州置庠序邑置學校以興起教化者也詩

書禮義之說習民欲其為善日益而冀其姦惡不萌於心官師者又資以宣政化而文儒之昌盛雖三代兩漢無以過也然而里巷鄉野之家其人猶有耳未始聞詩書之音口不道禮義之詞如此者何限蓋又習聞佛說為善致福為惡致罪罪則通於鬼神福則通於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婦之愚上抵賢哲之倫鮮不以此而相化克已齋戒縱生而止殺或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稱頌佛經天下四海之內幾徧乎閭里營成也然其間悛心改行為

仁為慈為孝為廉為恭為順為真為誠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脫若家至戶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雖其趨習之端與儒不同至於入善成治則與夫詩書禮義所致者何異乎所謂最益 陛

堯

十七

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書曰雖其異方之教無損理原蓋此之謂也抑又聞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為教導世俗者謂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天二端皆不治之而縱心乎十惡者不唯不至乎天人而後陷

其神於負處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則無惡無惡則不煩刑罰今以戒善而不煩 陛下之刑法者天下豈謂無有益也蓋不按而自覺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時而省其獄有時而空庸

知其非因陰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謂其君曰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 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與 陛下省其刑獄又如此也抑又聞佛者其人神靈睿知古云大

不測人也死生變化自若而死生不能變化
蓋其所得之道大妙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
鬼神嘉之其為聖人也亦與世之所謂聖人
異也范曄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
所挺生裴休亦曰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

可思議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為聖人
也故其為法為言乃能感天地而懷鬼神幽
冥要其法欽其言而古人嘗發於巫覡卜祝
接於夢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濤涵湧其
舟欲沒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經則波清水平

民得無害民欲賜若以其法而禱之天地而
天地賜民欲雨若以其法而禱之渺不之效
然其遺風餘法與天下為福為祥而如此此
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與陛下裡天地祀
社稷禱乎百神而與民為福者何以異乎祭

孟元

十八

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
則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則密資天子之道德
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獄又其次
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
乎可事乎然儒者以佛道為異端惡其雜儒

術以妨聖人之道行乃比楊墨俗法而排之
是亦君子之誤也而佛老與孔周自古帝王
並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幾乎百代是佛之教
巍巍然關乎天地人神豈以楊墨為比蓋論
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謂也大凡其事異而

意異者鮮能濟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鮮不濟
事夫於事不濟乃謂相妨而濟事豈謂相妨
乎今佛者其教固同導人而為善雖其所作
者而有前後蓋以前後而相資也孰謂有妨
聖人之道乎若夫儒經有與佛經意似者數

端含而蘊之若待佛教而發明之然意密且
遠而後儒注解牽於教不能遠見聖人之與
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試較之
亦幸 陛下垂之學者若中庸曰自誠明謂

孟子

十九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豈不與經所謂實性
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盡其所以
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法
界遍萬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
神不見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若其重玄疊

妙之謂則群經存焉此疑若與聖人廣其誠說而驗之乎孔子曰質諸鬼神而無疑而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其意豈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與天地參

耳是蓋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本皆一清淨及其深之遂成人也物也乃與聖人者差異此所謂同而異

異而同者也明其同所以使其求本以修迹超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修迹而復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豈不與佛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中庸其意尚謙未喻其天地者也及佛氏所論法界者謂其廣大靈明而包裹乎十方者也其謂博厚高明豈止與

天地相配而已矣經曰不知色身外洎山河大地虛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豈不然乎而孔子未發之者蓋尊天地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謂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

蓋先

二

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豈不與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成乎天地者似乎

中庸雖尊其所以生而未見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群生心識之所以變乃生此諸有為之相耳故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孔子所謂其為物不二其生物不測者似此而不疑亦

以分明者也若洪範五福六極之說者此儒者極言其報應者也嘗竊考之其意微旨若關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牽於教不復能遠推之豈為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壽其五曰惡惡醜也若其殤子者纔生則死

豈亦惡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蓋人生其相
狀妍醜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定豈必謂當
世惡政而致之乎然聖人含真意而未發者
豈不以人情便近而昧遠未即以他生語之
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謂人生之美

孟元

三十一

惡適以其往世修與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
與不修則其美惡之報復在其後世耳用此
以求孔子之意可盡也若繫辭曰原始要終
故有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是豈不與佛氏所謂生死者皆

以神識出沒諸趣者似乎孔子略言蓋其發
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變化者非謂天地
造化自然耳蓋生死者各以其業感為人為
鬼神為異類而其生死變化之所以然者于
此不亦益明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書曰茲致多生先哲王在天是不唯
聖人但欲致敬於鬼神耳亦意謂人之精明
不滅不可不汙之也此與佛教人人為德為
善皆神以清升者何以異乎孔子但不顯說
耳及佛氏則推而盡之矣晉書王坦之與竺

法師相約報驗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虛多此類也而如此數說者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効於佛豈聖人自以冥數潛通不使人而輒識乎不尔何其道理之相貫如此也漢書曰蓋遵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指

諸疑說則大道通耳豈不然乎而列子亦謂孔子嘗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列子之說雖不載於五經六籍蓋尊中國聖人以立教或雖有其言而不宜書之諸

子得以誌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聞佛謂於其道未有了者謂之權教於其道了然者謂之實教實者受人以頓權者受人以漸所謂人天乘者蓋言其漸之漸者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較之正與其五教十善人

孟九

二十

天乘者同也豈儒之聖人不亦以佛之權者而教人以漸乎佛經所謂孔子乃是昔儒童聖人焉或其然也故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指此故亦已久矣見重於人君臣之聖賢者胡可勝數

而陛下之聖祖宗奉其法而張之其又過於古之天子也 先皇帝至聖察知其然雖作崇釋論廣之今陛下明聖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風慕德欲因陛下而以佛為善也世之學者何其未知信也然雖大公之

世可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今陛下聖人誠大明也 陛下盛世誠大公也而正夫儒佛二聖人之道斷天下之疑豈不屬陛下今日耳某幸陛下出其書與公卿詳之苟其說不甚謬安願垂天下使儒者

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贊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論遺為萬世定鑒而後制絕其相訾之說俾佛法而更始自陛下聖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慶也抑又聞陛下

孟九

二十三

存佛教於天下者必欲其與生為福之効天下之人以為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則必欲以其法而導人為善也如此則天下為善為福誠繫於其法法行與否誠繫於其徒也是以天下務其徒而為急苟存其

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為効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不然哉然則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其時則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諭難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

出家則聽以其沙彌從事沙彌者蓋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後世其人根器益鈍而煩解者鮮必資其早教少習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也二十乃得受具足戒者蓋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

其自既尔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三寶之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藉於僧寶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最為定法不可輒踰也昔進言於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與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

家者姑使其預僧勝緣可也苟欲其大成器行道而與陛下導人為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驗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稍聰且明誦一經矻矻不暇他習三四年僅就及其試之一舉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誦

一經其次暗鈍者或十年而僅能誦之苟其如此幸得納戒而為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而使預大戒猶恐其扞格而不勝其學習也況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練習其所謂禪者講者律者戒定

孟九

二十四

慧者他教聖人之道異方殊俗之言語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尔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誤乎進言又以其少預僧倫加於耆宿之上為嫌乃謂制之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聲德而

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臘高者須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制豈謂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蓋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苟泯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為非則鮮矣其不知道而無所守者其作過必多矣若近世僧輩以過而觸陛下刑禁者蓋其習學不正罔有所守而致然耶某竊恐其徒而今而後益無所守頻觸刑禁并其教道而辱之又憂其法益不得其人而

聖人之法微而遂滅矣用此常寢不安食不甘實欲 陛下復其舊制遵行 先帝之法務與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則不限年之少壯其業稍精則宜廣之其心益誠則宜正之如此庶幾萬一得其人也又幸 陛下精其師

堯

二十五

率者宜勸之正其正者而廣之如此亦庶幾其徒萬一軌道而鮮過也所謂其師率者今天下主禪之衆者主其講之衆者所謂置正者今郡國之僧正者也果不以其僥倖為誠能張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禮服脫以其公而

失之亦將宥之察吏誣而無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勸誘之一道也其徒苟欲求師訪道千里之遠有司不以憑由而阻之使人無迫戚之心往來裕如也然憑由之制本用防惡及其小吏侮之而

逐更防善此又在百執事而宜深察之若某委於山谷不數數於世亦已久矣方其著書欲出山中而耆舊者袍袂而相留曰尔以道自勝於山林可謂得矣乃一旦而輒動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某謂其人曰吾佛法實聖

賢之道源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知乃相與
譏佛而沮法吾憂其損天下之善本欲往賴
吾帝而勸誘之亦欲資其治世也神明在
上實聞斯語非如他術術鬻僥倖欲有求也
然平生為法不為己不亦重乎而其一介守

死豈足自為輕重也其人又曰吾帝以寺
廟與尔徒布諸四海豈不盛矣亦云何哉其
又謂之曰尔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聖人之
道在正不在盛也而其區區螻蟻之志其實
如此儻陛下垂天地之察則其幸尔契嵩

之書其前後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
天君臣之謂蓋聖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
古唯衣冠縉紳者歟今為僧祝髮顰形儀範
與人間雖異而輒與衣冠所稱相濫不乃失
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預其人

孟九

王六

臣之謂其名豈為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
不事諸侯昔王霸嚴光不臣不名於漢豈其
然也僧本蹈道世外又敢冒其人臣之稱也
然僧而臣之者善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
書前後稱臣者表始終不敢違例其中名之

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見陛下也
干冒

天威不任皇恐之至不宣

沙門臣契嵩昧死上書

鐔津文集卷第八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鐔津文集卷第九

孟十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再書上

仁宗皇帝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寺水安蘭若沙門賜紫

孟十

一

臣僧某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所因高深則所事者易至也若 陛下之崇高深大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能

得其志也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 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為者豈宜不賴 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令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 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為其宗而佛為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

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為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為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

佛之所詮槩見乎教內雖一圓顱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自不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

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繆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之類皆以眾家傳記以其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

五十

二

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宗祖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乎諸

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
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
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
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贊大化陛下又
垂神禪悅彌入其道雖妙古之帝王更百代未

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
之徒際會遭遇陛下之一時也臣所以拳
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
圖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偕傳
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

區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於無窮人
得以資之而務道為善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
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其
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

幸

三

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
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入大藏即臣死生
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亦天下教門之大
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
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

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策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書上進干黷晃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恐謹言

書啓上韓相公書前後四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至公者惟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與善無彼此治而已矣拒惡無親疎亂而已矣有本云治之而已亂之而已是蓋聖人之心也及其親

親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子必親必疎必近必遠三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修也而心貴乎通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始可以論至公苟不達道或無達道二字見

聖人之心雖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某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所為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白首躑躅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

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閣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適得之於閣下也某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

五十

四

溥天下之為善也願幸閣下無忽某佛氏者也竊患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偕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賢者不可勝

數皆尊奉之使與儒並化天下盖用大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毗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彼非有大合乎聖人立極之道者自古聖賢豈存而敬之迄于今日

也不惟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久矣若今天下興起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盖欲其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敷于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訓邪及其聞佛所

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損爾身累爾神閭里胥化而慕善者幾徧四海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馬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內益乎聖賢之為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

孟十

五

學者柰何不求古之聖賢興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第見其徒混漚不軌其道而遂斥其法然其徒由在國家正其源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之耳其法何忝乎孔子曰不以人而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閣

下俯為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之幸甚也抑又聞屋危者不扶則顛水壅者不疏則潰聖人之道既微且昧苟不推而明之亦幾其息矣某方憂其師法之衰山中嘗竊著書曰輔教編者僅三萬餘言以推原本

教白其聖人為教之意萬一以救其將墜之勢始欲奏之天子而幽陋踈遠不克上達又欲進諸閣下亦又不能通之既而因人輒嘗布之京國其意亦欲傳聞於閣下之聽覽今復一歲而其浮沉不決而所憂之心如蹈水

火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之誅乃冒進其
所謂輔教編者印本一部三策幸閣下論道
經邦之暇畧賜覽之苟不甚謬可以資閣下
留神于吾聖人之道則某平生之志不為忝
也如閣下之大賢至公拒而委之則佛氏之

法漠然無復有所賴也已矣今又以嘗著皇
極論一篇寫者一策隨此貢之是乃少時行
道餘暇所為粗明乎治世聖賢之道也謹因
關主簿投諸下執事塵凜台明不勝悚懼之
至不宣沙門某謹白

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捐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
幽人也伏山林竊聆閣下以至公宰天下與
人為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
輔教編因關主簿景仁投于下執事者逮今

五十

六

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京逾月
誠欲先見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
疑關君之書浮乎沉邪果塵閣下之聽覽乎
慙然久不自決忽然輒進恐閣下不知其所
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

其意萬一幸閣下稍詳之然某之出山也蓋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諍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倣他輩自為身名

之僥倖欲有所求也閣下儻不以為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於閣下性命真奧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獨資其性命之說抑亦稍補閣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塵冒大丞相尊嚴

解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再獻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近者以書西來進之天子誠以閣下當國至公盡善其心方西趨之日汲汲惟恐後

五十

七

時及幸見之閣下溫然以禮接之其後奏書垂之政府而閣下面獎特比之史筆當此大幸謂其平生為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發揚矣又其後竊聞閣下益以其文與諸公稱之於館閣而士大夫聞者有曰大丞相真公與

人為善矣若某者乃異教方外之人耳其道方少有可觀乃特與公卿譽之如此天下學者切當自惠其為道不專也何慮乎朝廷賢賢之不至邪然某學佛之餘粗事乎翰墨欲發揮其本教耳豈有高文遠識當乎公相大

賢所稱獎耶此可謂大幸大忝也然其預閣下之賜不為不大其區區之志不為不得此固宜翻然便還山林今猶徘徊京師未即去者蓋其所來之意未盡未果奉閣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之誅乃益進說于閣下

之左右也幸閣下寬而念之某山林著書討論內外經書不啻數千卷積數十年頗亦焦勞其神形又不遠千里賫來而奏之者非苟如他輩僥倖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實惠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今學佛輩不見其大統妄

相勝負殊失吾先聖人之意故其拳拳懇懇乃務正之仰憑朝廷垂於藏中者百世之為儒教立勝事也庶其學者遵為定斷又欲自效身為佛子其微為善者也方其出山中之日道屬耆舊輩皆以其識心為法莫不祝之

願成其事而返今其書既奏待命已六十餘日而未有所聞其中頗自疑之或其書尚有所謬不足大賢之所取耶或閣下當國大事殷未暇盡其是非乎都邑浩壤久留則弊其風塵拂衣林薄而其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負

五

八

其道屬所祝之意不惟負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無效而其教法祖宗萬世終不復正也以故益欲幸閣下大惠重念其為法不為身為道不為名或云為人下為身為其教道萬世之必正不為其已而要國家一時之恩渥

身神明在上實聞斯語抑又聞佛法者神妙不測固通於天地神明其為勝緣乃妙乎無窮也今所謂其宗者乃其教之大本也所謂其祖者乃其法之大範也方今天子聖明而閣下賢哲公正佛法祖宗苟得預閣下執政

之中斷而定之使後世學佛仰而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國韓公嘗裁而定之矣其徒之三學者不敢胥亂而佛法更明果有天地神明陰為其助則景福勝緣豈不歸于天子與閣下乎某忝閣下之惠愛稱獎若前之所云

如此願幸閣下始終其大賜使早施行無令疾忌之徒得輒以生橫議以成就其平生區區之志幸及春水東歸山林乃其大幸甚矣當決勵精誠竭思行道以報閣下之德惠願顒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宣某惶恐謹白

孟平

九

又上韓相公書

此蔡東原後復致此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北望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昔者以禪書幸朝廷賜與秘藏為佛法之教萬世耿光天下其徒莫不且喜且慶此是閣下鈞造與成其事而又稱道其文乃播

諸賢士大夫迄今天下莫不知其辱閣下見知之深也受賜於閣下之厚也光賁山林之多也平日欲思獻一言以報閣下之德而未果然適以其書而通于下執事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閣下輔相功烈冠絕于古今者蓋閣

下善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況之道而然也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衍彼十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賈誼董仲舒之為書也是可資乎閣下雄才遠識萬分之一二耳伏念某

放浪世外其迹與世雖異輒著其書慮俗無知嫉而忽之故祕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也今閣下至公與天下之人而為善也不區域其華野顯晦者天下服之乃不遠千里寓其書而投之苟有可觀其說不妄萬一果有

所資贊則某也少報閣下之嘉德而得以展其微效也其漂蕩江湖拘潔獨立與俗不合而其憫者非者相半儻或閣下賜之一字褒而揚之此又慰安其平生守蘊光賁其幽獨之大惠也仰黷盛命干冒台明罪無所逃不

宣某謹白

上富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聞昔有野人或以美食芹或以九九之筭獻其國君者夫食芹與九九之算鄙事烏

孟十

+

足使王侯資焉然其心善務其君也適某不遠千里而來進其說於吾相君誠與乎食芹九九之算不殊而其心志亦幸閣下詳之而不忽也某佛氏也其法業能與人正心洗濯其煩亂持本而寧中今故欲以此待閣下論

道經邦之遑潔靜以頤養其聰明之源乃安其極也夫所謂正心者非世之所謂正也蓋事外清淨至正者也心至正則神明神明則氣和氣和則體靜順是四者以治其身而心益治也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此言近之矣然其道又能與生人原始而要終示其神爽往來根萬物之所因而決施報之所果然是又深且遠矣閣下大賢卓識謂此果可以留神已乎若今儒者曰性命之說吾中庸存焉老者曰吾道德

存焉而奚必曰佛耶而謗謏自執矣然是佛者皆聖人之謂也宜有漸之深之邇之遠之者也焉可槩論請為閣下詳之夫中庸者乃聖人與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大聖人與性命之指深也吾道者其聖人與性命盡其圓

孟子

十一

極也造端聖人欲人知性命也指深聖人欲人詣性命也圓極聖人欲人究其性命會于天地萬物古今變化氣不妙於性命也然其使人觀道真盡化本覺其外物之為妄休息其精神之勞弊者而佛氏其道尤驗也其為

道乎既博而其說亦汗漫故世之學者益隨亦謾之而不探其要嗟乎學道者不審也昔楊司徒綰在唐號為賢相嘗以此著王開先生傳以推廣於天下蓋知其道之統要而然也今閣下輔相之道德器過於楊公遠矣苟

不以佛為無謂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復能使人去惡而為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勸是不惟內有益於聖賢之道德亦將外有助於國家之教化此又宜閣下之垂意也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擇譏而毀之者

紛然其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矣燈燭不繼其然其明亦遂滅矣溪澗江河不疏填其源其流亦遂絕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不扶救則遂亡矣故竊嘗著書曰輔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凡三萬餘言始欲奏之天子而

微誠不能上達又欲進之閣下又不克通之已而乃因人姑布之京國亦意其欲傳聞於閣下聽覽又逾年而浮沉不決其所憂之心若在水火急欲其援以成就其生平之志乃不避其忝冒之誅輒以其書塵浼大丞相尊

嚴萬一幸閣下憫其勤勞為教與道非敢如
常流者屑屑苟榮其身與名而已謹以其所
著輔教編一部三冊印者又以皇極論一首
寓本者然此論乃少時行道之餘暇所屬雖
其文字淺俗而粗明乎治世聖賢之法仰託

五平

十二

關主簿投諸下執事者不任瞻望台慈皇恐
悚越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張端明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省主端明侍郎
閣下某以幽鄙無狀幸閣下憫念其來久矣

昔者嘗以弊文因故侍郎郎公輒塵聽覽而
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故忝此
大賜感之懷之迄今八載矣自謂委于深山
窮谷雖欲一接大君子之威儀固不可得也
然而每欲建一善事推一善言報閣下恤念

之盛德以廣閣下興善之勝緣充然故嘗存
之于心近者竊著其廣原教次為三帙曰輔
教編吳人模印務欲傳之敢以幸於閣下執
事者以畢其區區之志然其書大抵世儒不
知佛為大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靈其法陰

資國家教化特欲諭其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常以其法付諸國王大臣而聖君賢臣者蓋吾教損益之所繫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說而求于閣下又其宜矣伏惟閣下以高才大學冠

孟十

十三

首賢科以重德能名為朝純臣藹藹然負天下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聖人性命之真奧此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賴也閣下仁明儻念其憂道不憂身為法不為名寬其僭

越之誅以其書稱於聖賢傳於君子得天下不沮其為善之心國家不失其教化之助不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傳也傳或寄字輔教編一部三冊謹因崔太博輒通呈於左右干黷台慈不任皇恐之至不宜某謹白

上田樞密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樞密侍郎閣下某世外幽人也乃敢以其書而輒求於朝廷聖賢者豈宜然哉然憂其道之將毀必護其本教亦烏得泥其所守而不知其變邪夫朝

廷聖賢者乃吾道損益之所屬也不往而伸之吾聖人之法殆廢且滅矣此亦經所謂佛法付諸國王大臣之意也幸閣下仁明憫其憂在道法不為身名寬其僭冒之誅而稍取其說不惟斯人之幸亦其教道之光輝也不

直其教道之光輝抑亦天下生靈之大幸也某嘗以今文人之文排佛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窺深理不究遠體不考其善天下弘益之驗徒以目接其淺近之事與儒不同乃輒非之夫佛氏之教播于諸夏垂千載矣舉

天下而化之其亦盛矣是必有大幽功陰德合天地通神明益教化善風俗者也不然天厭人惡久矣切恐論者不已後生不悟益敷而為之不惟弊聖人之道亦乃沮天下為善之心損國家教化之助也故孜孜勉其愚

率

十四

瞋輒著書以發明吾佛之所為教者欲諭勸于世之賢人君子而自視退然力不足言未信非資乎朝廷之聖賢有高明之勢力有際天之識度洞達聖人之深理遠體者則其書何以傳也適會吳人以其所著之書曰輔教

編者模印方就敢不遠千里望風以投于閣下之門伏惟閣下以高才博學登踐大科以善德能名榮處右密藹然負天下宰輔之望又益有深知遠識洞達聖人性命真奧是宜夫佛氏者以其法而倚賴之也儻為不腆之

文末忝大賜以之傳布于朝廷賢人君子則其千萬死生之幸甚也抑亦吾佛以法付之適得其寄也其所獻之書十部三十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跪台嚴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叅政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叅政給事閣下某聞佛教也嘗繫乎政治而關乎教化者也其有人欲正其法之損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於宰教化司政治者其人雖盡心竭誠

華

五

汲汲於巖壑間至老且死必不能得遂其志也今天下宰教化司政治惟天子宰相與閣下參預大政聖君賢臣者也故某不遠千里以其書因人而求於閣下者蓋亦有意於教道矣伏惟閣下以大公為心取衆善為治不

忽其幽陋之人不廢其荒唐之言而稍垂采
聽不直斯人之幸抑亦西聖之道而增其光
明耳其嘗謂佛教之為善世也固其廣大悉
備矣其所謂施之於善人而益善施之於不
善人而亦為善古今吾教之所勸不及刑法
之所禁不得陰謀心欺雖匹夫匹婦之愚聞
其所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罕不減惡遷善
矣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十有八九而天下
若此也後世益薄而其亂遂少孰知非因佛
教陰助而然也故唐書曰雖謂異方之教無

損為理之源向所謂關乎教化者蓋此之謂
也夫以其道安天性而知神明之所以往來
修身治心以通乎聖人之至德至道者古今
其又多矣今論者以文而排佛謂無益於治
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深理不達遠體不見
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為其憂恐論者不
已後生末學習而為之不惟虧於國家教化
之助亦乃損其陰德之祐山中嘗竊著書推
明佛法要旨將以諭勸學者而自念幽獨無
其勢力終不遂其事傳其書於天下非有高

明特達大雅清勝君子則不能成其志業故輒欲幸閣下同以此道稱之於聖賢布之於君子也又念佛教之在天下也弛張其法增損其徒一出於朝廷之處置乃向所謂繫乎政治者此其是也今以正其損益之說而求

革

十六

閣下之門亦其宜矣閣下高才重德天下具瞻寬仁大明朝廷推伏苟以其憂道不憂身為法不為名憫其志收其書推而布之使天下知佛之所以為教君子資之以廣其善小人資之以悛其不善不惟某之幸抑亦天下

生靈幸甚也矣其書曰輔教編者一部三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慈不任慚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趙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百司內翰閣下

某嘗聞吾佛昔以其法付諸王大臣者其實意欲資王臣之勢以正其損益也故聖君賢臣乃吾道萬世所倚而賴之者也後世之徒如憂其法救其衰而欲有所云為者不可舍乎朝廷之聖賢者也若某不遠千里以其書

而求於閣下之門者固亦以為其法而若此也伏惟閣下為德有遠量立朝有大節以文章為詞臣之宗地近官顯日接天子之寵光又特注意佛理力探聖人性命之奧妙是蓋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某嘗以今天下

孟平

十七

儒者不知佛為大聖人其道德頗益乎天下生靈其教法甚助乎國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然競為書而譏之某故嘗竊憂其譏者不惟沮人為善而又自損其陰德乃輒著書曰輔教編發明佛道欲以諭勸于世之君子者

然自念其深匿遠棄力不能遂振之徒終夕太息乃冒其僭易之誅敢以其書仰藉閣下高明以聞傳于諸聖賢君子苟得其萬一反心識佛知其教法之所以然廣其為善而不損夫陰德是亦仁賢用心之一道也其為勝

緣當世世奉閣下同之天地神明實聞斯語儻閣下不忽少垂尊意則某萬萬幸甚矣其輔教編者模印一部三冊并書因崔太博納諸下執事者于黷口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呂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內翰呂公閣下
某嘗以卑論幸閣下善之其後雖欲益進其
說以始終閣下聽覽德義之既念某棄匡山
林不能果耳比聞詔還益用大手之筆

或無手之

二發揮天子制命此不可不勵已以求達其
志也幸閣下不忽其幽陋而少留意焉某聞
善其理者天下至公之謂也今天下所謂聖
人之教者至焉雖其名不類考其理而皆欲
人趨善則其理未始異然猶日月年數雖其

近遠差異而其成歲之功一也故少壯之時
皆讀其書求其意得其意則嘗以告之人曰
是皆可從而不可拒也既告之人又患其不
廣乃以之為書欲其大勸所著之書雖積十
餘萬言而名微身晦不能傳之欲資之聖賢

孟十

十八

而相與振之乃卒無所遇及其老弊於山谷
弟子輩恐其書與其師偕沒固請以刻木刻
已又請致之士大夫初避要名之誚而不從
其請余自謂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護其教
法獲譏殞身為遠大者又奚恤流俗之譏耶

乃浩然盡發其書致之縉紳先生之徒雖未始識者立使布之其人况忝閣下一言之啓而閣下高識遠量素以天下之善而為意也而敢不陳之乎謹以其書一部三冊所謂輔教編者封題仗僧致之下執事者儻辱閣下

諭之於人則其勝緣陰功幽德當奉大君子同之神明在焉實聞斯語塵浼高明豈勝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歐陽侍郎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于叅政侍郎閣下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某聞昔者李膺以名儒為天下風教所繫然其望既高天下之士不可得而輒交乃目其門曰龍門今天下之士指閣下之門猶龍門也而閣下之門難升又過於李膺矣閣下文章絕出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是非非必

五

十九

公必當而天下之士欲遊閣下之門者非有此德焉敢俯仰乎閣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風結舌而不敢蹈閣下之閭闕者多矣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今以其書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風閣下不即斥

第一九四册

去引之與語溫然乃以其讀書為文而見問此特大君子與人為善誘之欲其至之耳其放浪世外務以愚自全所謂文章經術辨治亂評人物固非其所能也適乃得踐閣下之門辱閣下雅問顧平生慚愧何以副閣下之

見待耶然其自山林來輒欲以山林之說投下執事者願資閣下大政之餘游思於清閒之域又其山林無事得治夫性命之說復并以其性命之書進其山林之說有曰新撰武林山志一卷其性命之書有曰輔教編印者

一部三冊謹隨贊獻塵蹟高明罪無所逃皇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相公書

七
後再致之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雖不敏平生輒以護法勸善為己任每求縉紳

先生之知國機通乎天下之至理者相與維持故嘗以其書曰輔教編者因崔黃臣太博而貢于下執事者誠以閣下高識遠覽知佛傳大盛備為古之聖人也欲幸閣下推而勸之尚不知其書果嘗達閣下之聽覽乎而某今

者西來固欲以其禪書祖圖願進之天子至
京師日實先欲奉閣下教其去就可不之宜
而濡滯不能上進數日前幸得請於閣者值
客仍門徒留刺依然而還然閣下相天下事
固殷矣恐不暇盡其山林所來之意輒復書

五十

干

此幸閣下垂察然某所來本以吾佛氏之教
其祖其宗曖昧不甚明適抱其書曰傳法正
宗記十餘萬言與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欲
賴聖明垂于大藏傳之以正夫吾教三學佛
子使其萬世知其所統也其志上于是矣匪

數他輩自為身名之計僥倖欲苟所求耳閣
下儻以其誠不謬教而成之不惟自幸而已
亦乃天下教門之幸也干冒台明而罪無所
逭不宣某謹白

謝李太尉啓

卷首叙目少收此篇

月日沙門某右某六月二十一日伏蒙特附
所賜紫衣牒一道書一緘到杭州日知府唐
公見召出山面付前件勅牒并書是蓋太尉
曲以其無狀薦論而致此恩賜某其日自以
其道德虛薄不宜當天子大貺再讓又再讓

雖詞意懇切而唐公終不容守其素志又翌日靈隱大衆發命抄之章服雖奉此大賁而幽陋無謂忝國家美命辱閣下褒薦而實感且懼矣伏惟太尉才識器韻乃時英豪門閥高華為帝家至戚猶屈採野老幽人之微善

孟十

二十一

推而贊之預人主之渥澤是不惟樂道人之善抑又忠於國家天下幸甚幸甚如閣下來書曰讀其輔教編之書知其學與存誠有以服人者矣用是言之此亦閣下念其所存之心耳若其有以服人之云豈敢當之然其所

操志非欲苟其名榮其身而已矣請益為閣下言之某始以本教積衰其徒罕能礪精君子不信小人不敬某故憂吾聖人之道晦昧而天下失其為善之本所以決志扶持之耳其書初成誠望上達賴朝廷群賢君子之盛德其勸易行其傳易廣但其救道之心如蹈水火欲人援之不顧流俗之謂其誇且衒也今於道未有所補勸善無效而輒忝大惠亦宜何為心耶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果聖賢之待幸閣下留意焉苟吾道益勦君

子益信小人益敬資此勝緣以報聖君之賜
閣下之知其亦至矣某禪者非敢專以又字
自喜蓋資之以傳其道耳此又幸閣下察之
謹因陸員外行專上啓布謝不任感恩皇恐
之至伏惟慈俯賜鑒念不宣某謹上啓

孟十

三十二

鍾津文集卷第九

永樂北藏

鍾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鐔津文集卷第十

軻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書啓狀

共四十四封

與關彥長秘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彥長祕校前辱彥長

軻一

關侯得潛子輔教之說喜與已合遺書論大
公之道百餘言廼相稱太多而潛子因彥長
西行方致書丞相盛推此道惟恐書不盡其
意復叙彥長見丞相為益言之夫大公之道
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不以

天下苟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蓋臣合忠子
孝可親者親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堯舜嘗之
者也然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
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
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蓋能
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
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矜之逞之

而勢利忠孝者競作紛綸漫漶交於天下誠忠誠孝不苟不黨者柰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逞者亦以自謂人之為心而與已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

知之矣况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炙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既出而縉紳先生之徒第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彥長謂我存心於大

公其書勤且至矣非薦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彥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駕說資其所以為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勉之哉不宣某謹白

軻一

二

荅茹祕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祕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羨甚盛謙謙以未相識為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患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為善既治吾道復

探儒術兩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而當世
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尚以為可語引
之與游雖然接其游處綢繆至如朋友者而
未嘗軒豁以盡乎心蓋以人黨於教罕不齟
齬雖欲道之自顧其言豈能必信於世故常

嗟咨悵快頗不自得及觀祕校送瑩上人序
亦謂佛教教人為善有益於世不隨時輩訕
訕以相詆訶此非踈達知遠窺見聖人之深
心則何能如是之至論耶不待相識固信祕
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宜吾傾懷盡心相

與語之况又辱書推道與文屈節肯相愛慕
雖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
以廣祕書之志况吾區區當此寧可默默自
祕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
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神乎死生變化之外

軻

三

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非經營世
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導俗則能使人
慈心潔身遷善遠罪止諍不殺乎國家天下
其五戒十善之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
異名此又有為者之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辯

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齊其末徒以佛為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乎舜樂取於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古聖賢人如此以帥于後世

而後之人尚不能從之至有悖亂喪性滅身破家亡國者也况復妄斥善道沮人為之如此則何以勸于後世邪嗚呼使後世之人不盡為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祕校方為國家為政果能推之以廣堯舜之道則為之政為之

治不亦愈大愈遠乎臨風且布所懷為荅以謝厚意不宣某謹白

與章表民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祕校表民足下某讀所示書究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

微浩乎若瞰河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故猶翬彪而令人驚愕疑今世之無有也始未相識表民來吾廬問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勢貴盛肯與枯槁沈潛者用道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

從之游觀其行已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業爲已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雖古之人能文者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不暇曷止

軻一

四

賢其賢乎哉某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安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亦有志者之不忍也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

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爲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

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詞之發也懋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禹辯命解尤善視乎世之謂爲文者蔑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掀天地揭

日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編不宜其謹白

與章潘二秘書書

具位其致書于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其

軻一

五

雖欲爲之報若視喬木而高不可攀且書此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識慮僅正逮探儒之

所以爲蓋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誠者雖窮達不敢忘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輩寡識吾道不脩迨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末事求儒文字欲爲其飾及其致譏也并教道而辱之不能曉了然復刊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爲其德若此輩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

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時幾
捐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踈通知遠適閱
意於南宗正法某固而自棄於草莽終不能
以其道稍進以上資於吾君之明聖烏可又
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
佛教脩之其爲誠不欺於天地不忤於神明
苟謂其未至也宜以僧德勉之不然則已若
謂之寄迹專以文字見教則不敢聞命弊名
恐汙盛集幸爲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納不宣

與馬著作書

具位某奉書于著作馬侯執事辱賜獨秀石
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
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
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翫終日愛慕而
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醕酢降服降服始此石
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年近世
會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
石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
與衆石不分豈其恠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
疑待其真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

軻一

六

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游觀者求其石而
來徃徃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
也其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沈
弃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抱希世之
才識而無知己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

學者蒙其不妬且謗亦其幸矣况敢望其以
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
若執事視一物不弃其美尚以文詞稱揚於
世信執事心量侔儻過於人百千輩使執事
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洽混俗

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爲德又盛
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
故後代訶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
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
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

軀一

七

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慚覲不宣
某謹白

與周感之負外書

具位某謹奉書于感之負外足下前日欲過
所居語其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

間既與天休公論之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惑之等閒語耳既聞於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爲之驚恠數日來不能自處嗟乎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教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並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懼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考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感之輩爲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爲故

地亦其志耳歸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亦其遠矣苟如他邦之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明日子孫便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爲子孫計邪况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忘道義寧不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于三代惟恐貴賤僭偏奢儉失所故爲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爲富貴之資爲此說者蓋陰陽家

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
不顧脩德紛紛然樂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
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拔追古之聖
賢爲法惡得與俗浮沉此吾爲感之之不取
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爲人子孫也有聖德大

軒一

業相天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
而致之今感之爲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
苟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陰陽家區區之
說奚足留意某心素竒感之好節操慷慨有
古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

可否益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果行其
志非蒙所敢知也餘竊相見更論不宣

荅王正仲秘書書

已上七書
先自爲卷

具位某奉書秘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藥肆
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發讀若與正仲風

度相接甚慰所懷也然以我常爲往來者之
稱道所以特相推高此似未嘗有也吾佛氏
者又其德不足聞達然於山林而時所不齒
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大自
樹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劇切爲憂如此則

何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爲政而孟子
喜之謂其人好善將有輕千里而以其善來
告之者也正仲好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
千里來告乎宜資於天下善人可矣此雖屈
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也所謂文

剌一

九

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蓋發明吾道以
正仲方專儒恐未遑于此不敢輒通秋杪如
成嘉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
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
前徐新等遠賫牋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
某往淨惠禪院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
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某道德虛薄器識浮
淺當預大賜實爲忝竊然而教法衰弊緇倖

隳息斯蓋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振起
頽風曲采庸聲授以師位詞疏婉雅弘獎勤
重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媿且幸卑情
無任皇恐感激之至謹具狀上謝

與通判而下衆官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貺移文召蒞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已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顧遜讓之靡遑媿忝竊而無狀伏惟某官道極一貫識談九流總群言以爲公咨衆善而致治樂從西聖之教廣其勝緣榮貳東侯之藩重其明命辭意斯美惠愛亦深既被德而有由卜趨風而匪邈謹先差僧馳狀上聞兼伸咨謝伏惟尊慈俯賜照察

與諸山尊宿僧官

右某茲者偶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弘

獎冠鐔肆之上游循省愚冥誠謂忝竊此蓋某人念聖法之既替推風義以相先曲采微才容叅大職擇善德之弥在爲道力之斯充雖汲引以有由媿陞陟而無狀趨覲非遠叙贊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下懇仍伸上謝

軻一

十

與諸檀越書

某啓茲者輒以虛聲謬當嘉命預府侯之獎譽冠叢室之茂遷循審愚衷誠爲忝冒此蓋某人曲推道義俯贊佛乘奉外護之清規廣難思之勝事將趨推會以卜良辰感載乃懷

諸容面叙不宣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
慧禪院住持祇荷恩輝豈任感愧以今月初
五日已起離潤州參見在即謹具狀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某此者伏審得請北闕拜命東藩重雨露之
殊恩輟樞機之密任來蘇之頃已作坐鎮之
風聿揚伏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碩儒生靈
上哲蹈聖人之閫奧擅文章之師宗灑麗藻

於詞林發揮帝詔儲鴻勳於樞府增大聖功
倚注方農請陳逾恪惠全吳之美俗聳故國
之榮觀民望傾城待瞻父母壺迎滿道願覩
旌幢某忝主祇園濫當師忤願惟昔日幸接
清塵豈謂暮年獲栖貴部念衰憊之斯甚愧
軫一
參迂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
瞻望欽頌之至

接錢唐知縣先狀

某啓伏審榮奉詔命光臨縣封數百里父母
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

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奕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侯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網禪席塵與華疆共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

鑒念云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衆命臨鎮弊山祖席增光吾道復振即辰伏惟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爲不便不及遠迎舟御甚媿畏也

謹先奉啓咨聞不宣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啓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臣荐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博通知遠弘獎佛乘天下緇流仰爲城壑某昨者愚

不自度輒奉私書詣闕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與薦諭天子允從遂成就其素志是蓋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贊護乃致若斯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振其大恩盛惠而不敢忘也俾情無任懷風詠德祝頌知歸之至

謝沈司封提刑

某啓昨日伏蒙降重獲揖風素殊慰久違之
思然而幸聞鐔津風俗之差美是乃太守仁
賢風化致然盖斯民之大幸也某嘗慨彼遠
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衰老尚欲以能仁氏

軒一

十二

之遺衆勸導邑子以爲上善猶賴公儀遺愛
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俗之
幸甚而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顧不能出關
相送徒益黯悒乍遠十萬乞惟善視尊履謹
令僧馳啓參謝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
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媿伏
惟知府密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
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
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邁
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燭火借韶護大音於土
鼓責其微善勸尔小學忝此大賜實爲甚幸
方屬居山訓領少衆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
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

與瀛州李給事

某惶恐啓去歲因使者北還嘗得上狀諒必
已呈高明即辰伏惟台候嘉勝高陽政治簡
靜安衛道氣必益得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
潛密第媿遠遠風儀茲爲眷然秘校告往榮

軒一

十三

侍輒此少申卑素之萬一惟冀鑒念不宣

與廣西王提刑

某啓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訕訕不已
以此故不敢往來實爲彰於鄉邑之棄昨日
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弊屬將

製贄於路隅先沐賜教豈深感媿某獨立無
繫言多忤物或云以言忤物將遠匿羅浮藤守沈公
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
首候使車遠遠尊明萬乞爲國重愛謹上啓
少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冒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
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今舉至官甚善
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揭牕對雲而坐道情清
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之

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世
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蓋絕人
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
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善
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啓上知府給事几下某山棲荒僻不
便行李久闕馳狀不勝瞻系伏審旌珮已鎮
南徐况彼比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大賜乎
無任欽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為國朝自

重慶祝謹附啓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啓伏自京師罷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按江
外終無以奉書適知軒從已屆此郡伏惟尊
履休美某近自蘇挈書欲圖奏納以疾未暇

軒一

十四

前趨容稍平復當以微意上扣謹此先布區
區伏惟念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園堵寂
寥了亡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睇想

清才懸搖之心狀貌難盡猶聆蒞事明敏越於時輩萬古一詞所共稱賞况在碩盼之預寧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啓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

福某即日蒙廕如宜比者伏審榮奉明命臨鎮縣封敦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參賀卑情無任忻慶瞻依激切之至謹奉啓不宣

謝錢唐方少府

具街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軒蓋臨

賞岩扃衡宇增輝繼屬稱慶限以夏制尚緩趨風媿畏良深景服徒切謹上狀咨謝伏惟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某啓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為待不勝媿

軻一

十五

畏繼以佳什見寵稠重風調高雅豈幽陋之可攀續不揆荒唐勉強和之但以取笑大手名匠暑濕惟自重不宣

與沈少卿見訪

某惶恐啓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

任感媿但以老弊弗堪人事未果即趨机下
謹令弟子馳啓上謝伏惟少垂鑒念不宣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某啓此者伏審知府龍圖罷鎮名藩即日趨
詔歸闕行舟首路某山林逋病不能遠郊馳

送徒增黯戀仁德悽悽奉此咨露伏惟台慈
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某啓不披倍來倏越旬日春氣尚淺景色猶
寒惟體中無恙否近緣禪關不固習氣寧忘

因得斯謬妄蓋適性而已豈敢風雅可與哉
然拙人用鋤不若智人揮鋤况足下才力有
餘可能爲我一鋤勿使傍觀拊口胡盧而笑

還章監簿門狀

某啓昔日伏蒙特墜清雅素賁旅寄不任感

荷容宿恙稍痊當走左右以承盛刺謹具狀
上納伏惟垂察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

自此元各為卷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謠後序
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

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為恭耳公晦又別所諭何老而益賢如是喜且非常我但白首偃蹇不能自振况暇於教道也視此得不媿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

刺一

十六

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為僧為人亦可謂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蓋以公晦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

怠徐當為教門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果就先當相聞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但善將身世此為至祝專人還特此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別副

某再啓和尚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

附實末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專用某濫主禪席德薄言微不為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有匿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會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化僧不至不聞其音或因遣書乞為呼名黃龍

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
聽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
孫早辱教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報重恩
路遠不及以麤物輒陳左右惟拳拳欽詠耳

荅黃龍山南禪師

次副

軻一

十七

某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采覽而未奉評
品鄙心得無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獎飾豈
大善知識爲法欲有所激勸爾且感且媿某
平生雖猥懦無大樹立然亦勇聞清遠高識
之士三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得一與勝會

此爲眷眷知復領大衆于龍山其欽尚好善
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爲法自重僧還
謹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廬
天下勝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嚴乃學者
之大幸也珠上人至果聆清規益舉又喜之
也惟久之可矣乞罔起他方之念尤佳某衰
老翛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羨於能迹耳逾
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咨露不宣

又與圓通禪師

某啓東林莊僕至辱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羨欽羨但廬阜不得鎮嚴亦禪林之不幸見邀虎溪之居足仍風義盛重但某濡滯不能即拜雅會殊爲慊然餘且別副未披覲

間千萬善愛

荅圓通禪師讓院

某啓前日專人傳到華緘承已得美罷潛遁於此緣德方盛年臘相然何遽尔驚衆耳目又聆黑白復請留此千萬且從輿論某老弊

德薄不能爲之綱紀天下共知潛道何悞以此人爲代在潛道推讓之情雖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自忘雅意爲衆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無定迹奉見未期千萬留意

判一

六

荅萬壽長老

某啓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切久要之不忘也萬感萬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志其塔雖腆忝相知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以拙直之筆聊奉佳

命亦表生平之誠耳用舍更在裁之益
熱千萬為法自重謹此咨答不宣

與萬壽長老

某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懃切
或云某無狀老更弥篤春季間罷去佛日深

匿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
比欲致奉問聆道蓋淮南未還故不果然適
會曹君乃知起居清勝善慰孤迹不肖見謀
往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不寒未見間萬乞
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宣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啓比者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垂訪過形
存恤仰荷道眷豈勝感媿尚以夏制未遑前
禮謹奉啓上謝

退金山茶筵

四答

軻一

十九

某啓適早監寺至辱牋命就所栖以預精饌
意愛之勤豈可言諭乃盡誠素某雖不善與
人交豈敢以今日之事自虧節義無煩相外
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為罷之書謹令人回納
伏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啓今者伏承遠馳价使特贈書問以昔賢勝集之所假無狀自匿之便嘉命遠至光賁殊多某人曲米虛聲更推高誼循省其愚何以當克媿以老僊復牽事緣趨赴未皇但深媿忸久滯來人益憎慙悚价還奉狀布謝伏惟慈念

與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來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不事他緣人生世間閑為第一此事勿使俗

眼見之一二年來甚不喜聞也思慮消盡無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斯之謂矣所問賢弟不獨愚迷兼亦倒置予為劇言來諭如風過樹祇益嘈嘈耳病在膜內無由除之足下雖有弟兄之情柰何柰何

發供養主與檀那

某啓萃茲勝侶允賴檀賢雖素欽於令猷尚未披於粹表企慕徒切搔晤未期秋氣稍清珍育是禱化人行專此奉啓不宣

鐔津文集卷第十

十

二十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鐔津文集卷十一

軻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叙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與圖上進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

軻二

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牒差繆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真紛然異論古今頗爾某平生以此為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頒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

而學佛者雖皆崇之猶聽瑩未諭上意某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為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為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定慧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靈之大幸也某固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書之舊事推衍上聖之意仰箋于

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諍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載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藏傳乃真

君廢教之後闕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之大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一獻性高妙獨得乎言

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為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於曹溪六祖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

軻二

據者十位列於諸祖左右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蹟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叙

六祖法寶記叙

此即侍郎作也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

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
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付受
達磨賣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
有為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
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

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
國為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
之所說其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
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而大
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

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
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得
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
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人其得之也六祖於
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開善闢記

輯二

三

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而
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
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
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
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

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日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叙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第弟子大龜氏傳之然非不關經教蓋經教之所明也將以印正一切法門決定為妙覺之宗極及其菩提達磨承大龜氏二十八世方

傳諸夏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往之時世未習熟諸祖師猶傍經以諭學者未即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觀機而宜之遂直用此發人故其所為人不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聽瑩謂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是豈知夫變而通之殊契經也然學者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復難辯之猶人皆畫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蓋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說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

得其所辨耶吾故嘗憂其混亂道真為學者大病但媿匿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錄示余讀之多其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

軻二

四

慈明傳臨際斷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修潔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叙

慧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禧乾興間

其名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晚游吳得其語於懃暹二師觀其發演詳悉應對次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說而不疑間究其意義所

歸而與佛法奧妙似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耽有為不省其言達磨北入嵩山面壁終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稍解而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高僧者以禪觀定

其所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識頗信傳者為然其言亦不思之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傳承於高足弟子大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

軻三

五

以言語發不可言語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者也大教之所以出眾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所言未始雜也不得乎此者雖絕言而守之其所守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

禪觀焉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鑒禪師八世嗚呼去聖人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毅然引學者以其正法眼藏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止以息

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沒弟子輩緝其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曆壬午歲孟冬二十日序

原宗集叙或名宗原

象郡懃師聚禪學百家之說探而取其言之

尤至者次為一家之書繇釋迦如來而下至于雲門樞衣弟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千餘言書成命不腆名而叙之大旨以不循語言生所解會平常簡密而不失其宗者為得之矣故曰原宗懃

師證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三角澄公澄遠皆雲門庄真大師之法孫也雲門秉雪峰存禪師雪峰承德山宣鑑德山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石頭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祖大鑒禪師廣菩

提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用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為詣洎乎種智差別法門萬殊復懼後世多聞者過困學者不及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

訶二

六

葉雖示有言說而不迹文字菩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受之東來人始莫曉時皆擯弃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迷失道真懃師長為之太息故楷其宗極庶

幾有所正也是歲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叙

自此元別為終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弃於道傍雖其瑰恠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訾師思取而顯之乃用工者計不崇朝遂致于戶庭峴

岵嵌虛若山聳洞壑前瞰清沼後蔭茂樹左右益闢三堂曰石筵曰照古曰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趨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訾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夫與方袍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為

序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若石之為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形靜其勢方方者似乎君子彊正而不苟也靜者似乎君子不為不義而動也固者似乎君子操節而不易也

軻二

七

剛者似乎君子雄銳而能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峰岨似乎賢人嚴重而肅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虛心而合道也今無訾以吾道為禪者師以翰墨與儒人游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觀夕視必欲資其六者以

為道德之外獎操修之默鑒也及讀其詩求其所以為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訾其心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望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詩之豪者也視之可見豈卑論所能

悉評某歲月日某序

法雲十詠詩叙

法雲畫上人繕其居之西廈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之美蔭也戶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乘高必履正也始其入林之徑曰嘯月徑高

其所適也疏其泉曰夏涼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瑩曰華嚴塔德其人也指其嶺之峻絕者曰樵歌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暎發亭取王子敬山川相暎發之謂也目其山之谷浴音曰楊梅塢別嘉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

其可以靜也就竹闢軒曰修竹軒擬其操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舍法雲宅大慈山中與郭相去迨十里北瞰徽浙江南通錢唐湖過重崗複嶺翛然沿溪涉澗水聲泠泠雲木杳靄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大慈最為幽

深法雲庭宇瀟洒林嶺盤鬱環翠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絕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侍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山尤樂此以為高蹈之佳處也每來則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吏部名德熏於天下既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

柯二

八

尚之故法雲勝槩遂遠聞播畫師猶以為未盡其山水之美乃益揭其十景者拳拳引詩人詠之縉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間皆樂為之賦競出乎奇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清思所謂勝槩者益聞益播將傳

之而無窮也然物景出沒亦猶人之懷奇挾異者隱顯窮通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于山中固亦久矣弃置而未嘗稍發今畫師振之衆賢詩而光之豈其數相會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晦之時命也不足歎之

忽然曜之時命也亦不足幸之上人既樂得諸君之詩特屬予以為序然無謂豈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叙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淨源上人預其

編次以其事謂潛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堂乃寶月廣師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也其詩凡若干篇乃縉紳先生鉅公偉人之所為也高逸殊絕不可得而評也若寶月居心休美寓醫以廣其

軻二

九

行章表民叙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不適道烏乎為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之變也非適道不

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舍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道無不存一貫乎內外也惟聖賢常以道凝生之不亂死之不汨出之不渝處之不悶貧之不窮富之不溢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適也

俗不顧道而祿祿以其變弊嗟乎古今豈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土風俗以奢侈相高甫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尚也寶月廬其市井紛華之間乃翹然獨修法喜之樂是豈惟務其自悅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

之乎群公賦詩而美之是也辛丑仲冬八日
潛子序題

山茨堂叙

南宗智嚴師主慶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
年所居已葺白雲堂人亦新之且以書邀其

侶契嵩曰吾虛是室以待子會予方專意於
習禪著書其年遂來視厥堂控半峰巖然出
其居之後戶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邈迤與
村疇雲樹而相映帶若見好畫蕭然發人幽
思余喜處之經歲心甚自得而塵事寡日益

清淨因思其舊名取義太近輒命以山茨之
號更之山茨者蓋取梁之高僧惠約所居之
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重於天子而汝南周
顒乃營山茨寺于鍾山而命之居故顒美之
曰山茨約住清風滿世若約者可謂吾徒之

軀二

有道者也吾徒宜慕之愚何敢跋望其人也
取其山茨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惡之不及也
慶曆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止軒者在精舍為窮興

於他牖最虛明靜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潛子名而揭之潛子謂慈化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乃鑑虛乃容深奧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浩氣光天地貫

古今妙乎人間世而絕出窅然不必在乎青山白雲也寥廓無際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既有至道之趣而潛子乃以趣軒名其北軒而文之益示慈化志之所尚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叙

楊從事公濟與冲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於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叙潛子讓公濟曰吾不敢先朝廷之士公濟

軻二

十一

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叙非忝也潛子曰諾吾叙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人異也仕進與退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蓋其內有所合而然也公濟與冲晦以嗜詩合與潛子以好山水閑適合潛子亦粗以詩與冲

晦合而冲晦又以愛山水與吾合夫詩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者嘗鮮矣適從容山中亦以此會爲難得故惓然嗒然終日相顧相謂幾忘其形迹不知孰爲佛乎孰爲儒乎晉之時王

謝許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隱廬阜亦引四釋子爲方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雲與龍貴以氣合風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

合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君之來也逼歲除山鬱鬱以春意然代謝相奪乍陰乍晴朝則白雲青靄絢如也晚則餘冰殘雪瑩如也飛泉冷冷若出金石

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所好益得嗜閑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充浹而更發幽興優游紆餘吟嘯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爲樂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爲得也獨潛子蒼顏敝履

幸其末游而謂之曰二君之樂非俗之所樂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潔靜逍遙乎趨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可也因評其詩曰公濟之詩瞻冲晦之詩典如老麗雅健則其氣格相高焉潛子默者於詩不專雖其薄弱病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興也

軻二

十二

山游唱和詩集後叙

公濟初與潛子約爲詩前後叙潛子不自知量既緒其端公濟乃謙讓不復爲之然詩之

意所叙未盡始公濟視潛子山中值雪詩愛其孤與獨往謂瀟灑有古人風遂浩然率冲晦袖詩尋之留山之意極款曲潛子亦以公濟既相喜好其意非常頗不自拘介樂與游詠潛子禪者罕以思慮亂在吳中二十有餘載辱士大夫游從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厚深郎公又以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和亦不類今恣肆而不自慎也然潛子雖固平生長欲晞於高簡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者爲方外人患力不足及之雖然老矣而吾

方袍之徒肯相喜而從其游者幾其人乎公濟儒者才俊與予異教乃相善如此之懃也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和總六十四篇始山中游詠而成者三十七篇其後相別而諸君懷寄賡唱往來者又二十七篇並編

軻二

十三

之爲集嘉祐己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叙

上人名曉月字竺卿余以始字其義不當不可以爲訓義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蓋取其高明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以晦日

月終明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於陰而月晦於陽也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烏可終勞其明乎聖賢終明則進退動靜之道固不足法於世也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爲而晦於無事也舜明於政治而晦於得人以讓天

下文王建箕子明於與九疇而晦於大難周公明於輔相而晦於成功孔子明於春秋六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顏子孟軻子思楊雄皆相望而晦明於後世也故其事業甚大道德益揚作法於世而萬世傳之今上人有器識

明於爲學知道其將有所晦乎上人吾徒也
與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晦焉余於
上人故人也別去十年果得法自瑯琊來會
於吳中觀其處心空寂能外於身世而不累
其得喪是非真所謂能向晦者也字之以晦

抑亦發其蘊也一旦以道歸覲其所親索文
爲別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叙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
更之周君名應然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

能應非其類也惟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
應故誠應者應物之公也類應者應物之私
也私則寡得而公則寡失君子耻失所於一
物是故君子貴以誠應天下也誠也者至正
之謂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內

軻三

十四

而剛正乎外也況下而順乎陰陽之得其道
尔推乎人事則可以教大信彖曰乃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
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周君始事父母則
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廉明歷官品凡一簿一

尉其人若緇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勞於縣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知己問之則曰命也士病不爲政豈汲汲於人知此又見其誠之之至也所謂誠之不亦宜乎既

始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天地以誠終始所以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以垂法於萬世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貴也不以驕佚其老也不以耄紛其酒也不以醉亂斷斷乎始下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

得所傳也周君之德將不虧而得其全也其名聞孰可磨滅余與君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識知深且誼矣故因字所以序而勉之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

亦謂潯州

道過鷺

鷺乃余鄉

潛子

軻二

十五

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潛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爲善欲使其至至

耳潛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潛子初著原
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執文儒者習理釋者
習以俗語以論法此姚公來著云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
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
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潛子
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
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本
天下為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
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
不為惻然邪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

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為
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心者
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為
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
如此也是豈不為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
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
擢入宮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
潯潯故南方也潛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
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邕管之東潮陽之
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

所被即其霜露雪霰霑洽已繁瘴癘之氣消
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
林寶花琦菓實花琦菓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
而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
者皆帶江五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

軻二

十六

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煙縹緲朝暾
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
然其俗質其人淳寡諍訟而浸知嚮方吾知
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
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

道自勝潛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
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
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修辭立誠

潛子可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
然豈乎高世之風可重可媿吾說不足以相
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逸發少年則能作歌
聲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
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象於筆端動乎則

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
必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
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為李太白復生以詩張
之四海九州學輩未識郭子若何限朝廷公
卿孰嘗覩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鱗鳳其

軻二

十七

亦偉奇之物也使其汨於泥塗委於荆枳則
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謾遂與
世浮沉因別故賦詩以祝之

白石鑿鑿蘊尔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
蘭猗猗振尔芳姿洲人不顯洲人不虧唯是

方寸為尔之本違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牧
之默默悶悶熟水泚泚兮可漱可滌熟山亭
亭或作亭可休可適胡歎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祕丞訶叙

去年詔祕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

在淺土請俟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
道從之復告曰禮畢當聽命於闕下于時錢
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與議曰扶風秦
地也方為戎狄驚動豈宜往之天子不知以
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情非

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
武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
誅去兇醜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
其才能詎肯碌碌從衆人苟避難難幸宴安
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於冗局且發

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中果自新
定來將趨京道出錢唐潛子因譌議者之意
以為別歌曰

賢豪之志兮脫畧不羈高屬遠邁兮俗豈易
知侗儻大節兮臨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

恥為天閼蒼蒼兮宮殿參差王侯蘊志兮將
發宵中之奇秦海浩蕩兮隴樹依依王侯之
往兮決去莫辭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將
德彼兮清秦之隄當妖氛廓兮景運增熙功
名相將兮千載歲祀

軻三

十八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即錢唐僦屋而居三年雖
無擔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
其窮接交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
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賢其為

人然此未足為知感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于窮達不踰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為學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

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于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為賢耶蒙與感之相知為最深嘗慨無力以張之今春服闕復調官京師蒙亦將返廬阜惜其為別且遠因作詩

以散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
去兮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
豪華兮接翼翱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
如玉兮薪若桂枝京國九留兮曷為所資江

軻二

十九

南五月兮瑤草籬籬早歸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潛子昔在潯陽公濟壯年方師吾友周叔智
務學而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
常謂叔智曰潯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

在此諸生周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及潛子去潯陽十有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爲賢令去秋以事來杭乃權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

民少以吏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悵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立

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所助耶會潛子始以傳道爲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力爲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將別蒙意甚感之乃爲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異群不同驗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覿乎君子之風方別離兮江涘趨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沉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堠五六千里轉大海
得飄風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弥年月
故南人來吳常以此爲艱今客錢唐已見二
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
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見之乎余一

軒二

子

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數日
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
歷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疊疊而不能
休襟抱軒豁見其爲人有大體及暮引去余
乃異之謂識者曰尉以文詞奮誓言非由進

士得官不爲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
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
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不
以祿薄未甚有力爲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
買夫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苟朝臨事而夕

失其所守喔咿蕞蕞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
不利則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慊然作兒
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後世
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
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

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惟怯暗鈍無一善以自發藥其性又不能騫然高謝與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軻二

三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田曹於杭觀其寬明淳粹力行古道為政不齷齪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妥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

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人之蘊也獨病楊雄氏雖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看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者禮樂為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為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曹秩滿將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亦東適會稽越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曹寢疾于京師有至於漸趨三年野夫果扶行觀

歸葬故地乘舟吳江而來他日余往吊之焉
野夫伯仲皆悲戚癯瘠殆不勝其哀及戒行
事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余因思林氏
於潮陽為最盛訶何以盡其美不若詞而布
之吾聞大生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地

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則顏淵夫
伯牛疾孟軻軻荀况楊雄落莫於時賈誼
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何
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不
二十未既大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聞

之孰不為之惑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其
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乃取股肉以問其
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野
夫苟能率其伯仲履田曹之仁孝同志巽先
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将有在焉實光輝益大

軻三

二十一

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為姻婭苟與
之營勵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潮陽
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詞叙

夫為佛者脩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

不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逐逐
與於世間游乎梵才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
晚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播
紳先生之徒前年來浙西淮甸間所遇卿大
夫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數此
非精誠薦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
仁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
權豪之門趨進乎勢利之塗德不能發人之
信疑然而莫告毀焉而不辨唯突諸相與
以佛為戲幸其顏色假其事勢以苟利乎一

身趨死不顧教道者彼聞師之風宜何為心
哉吾偉乎吉師之所為故歌以贈其歸謔曰
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
成春色佳兮春風輕曄雲袖兮趨遙征台山
凌虛兮氣象淑清宜真賞適首休顧浮名彼
循利忘道兮流俗時情既亡吾徒兮何足與
評

軻二

二十三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余去潯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來會于
錢唐聞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不顧宰相所

待拂衣去濠入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胡為而來哉及相與語始知其謀為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潯陽嘗與周叔智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智頗以重語相推故與吾泊郭叔寶裴長言數造

其門迭為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德今出數千里復與之會迨將半載接其言益文其道益親契義薦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而真師以所謀事集命拏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余游四方

獨去潯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蓋以其有仁賢君子為實誠信於交游用道德而相浸潤又以匡廬奠其左斯萃高拔其氣象窅然深幽使人翫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真師復歸焉余牽於事不得偕往惟浩然之思

益紛於胸中因師為我謝潯陽君子窮達榮悴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心人生適如一夢馬何長與物旁礴乎世此宜深探佛道澄汰其神明真師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卷二

二十四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軻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志記銘題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
關轉赤山逾麥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
纜船石過秦望蜻蜓二山垂至駝峴嶺趾左
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
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
行人可休益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偪合澗橋

過合澗龍迹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
趨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崖石環恠
如刻削乍覩爽然也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
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沓相
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業也天竺隋
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歛出睦湊於杭西南跨
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武
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
於駝峴嶺其山峰之北起者曰高峰冠飛塔
而擁靈隱岑然也高峰之末者曰屏風嶺又

東者曰西峰

右即西

又東者曰駝峴嶺

俗謂駝峴

也其高峰之西者曰烏峰又西者曰石笋又

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

亦謂西庵

支出

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峰南起望之而藹

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蓋前

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

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

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峰又西曰白雲又

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邐於武林之

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

者曰稽留

俗謂雞籠乃語訛也

其稽留之西者曰蓮華

有岩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峰乃西

域異僧惠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

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

天竺而北嶂靈隱其巔有天然石梁西跨其

軻三

二

中有岩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岩曰理公

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絕

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孱顏大

有百峰多無名其名之者唯二十有四與城

闔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

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號耳然其第鬱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

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白雲峰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

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偪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峰趾匯于西塢漾渟于洗耳潭渚干渦渚東嶼亦謂之暖泉也漱灑于冷泉亭下經呼猿

軒三

三

石門澗潏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為塢谷音浴也並北澗而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弥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

名缺一其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廢其三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

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殷處幾成村墅然無坂塹不牧牛犢羊豕水陸不甚汙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蕪蒔自業然同其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峰之巔在北塢者至于

西源則坡坳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其一伏犀在西來峰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

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
永安北源曰弥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
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壩其八在支塢
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吳葛縣正字通之葛
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

軻三

四

經臺者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
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陸棊之九師
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許邁之
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岩者若晉杜師
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

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
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
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
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
其山無恠禽獸唯巢杓之樹最為古木松

筠藥物果疏與他山類唯美薜與靈山之所
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霽雲亭
西趨則偃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霽雲

亭益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
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
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
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
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

軻三

五

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脩竹不
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
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廓如也
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
西偏南走湖上高眎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

從簾至頂岩石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
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于雲氣歛作交
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
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蘇豎子莫之
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為比一日為
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驚
恠以為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
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
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為是
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

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
浮沉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
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己者引而振
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
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

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
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栖其陰藪常游其
間故今年樂來息肩于此日必策杖獨徃至
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
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

也或無性深且三字冲寞岑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
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
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為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名或作志

某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為未當且以

軻三

六

詩評之更曰獨恠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
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
俗所謂恠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
人物者也為之馬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
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恠

耶夫獨秀石有拔數仞巍然特立於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為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嶄然超出其群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為附麗要詩人謠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恠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

為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為軍為城中之樊塏也昔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缺然患其無所矚覽而清河張拱感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

軻三

七

命今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曰慈願等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慶仁等募匠氏為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若干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

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傳翕
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
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
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群生以是而大昧聖
賢乃推已之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諭

者諭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此也然其
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衆人槩然而輒得故
益其藏而輪之姑使乎扶輪而轉藏者欲其
槩衆普得或問此四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
於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群生之一端

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
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某曰崇福
閣成慕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爲徐思崔公名

大夫也嘗爲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於我有
高義今益以他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
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爲大精舍徒衆
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爲長
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

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
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
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材出
乎江渚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
其寺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

軻三

八

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勸
其閭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劫千佛與五
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
午仲冬役土木工適適日不稍輟明年方秋
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橋危亭騫

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內之
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
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
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
聞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
益於其閣之南為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
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閩人偉之謂是閩
者乃吾閩樓觀之冠也若賢劫千如來者蓋
在此劫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見乎人間
世也與夫天地群靈萬有而為博大勝緣者

也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天者觀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

軀三

九

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與人爲勝事人皆樂從之蒙竒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方袍之後來者有所營爲亦宜視法

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并叙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泐潭十有五

年矣其道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鄉人哀金起閣於寺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十萬起閣於庭之右右者寘慈氏之像左者桓鳧氏之鍾又礮密石為涌道

與周
禮湯道
異義也
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

十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
晉乃因其師遺書求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
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公晦為閣之心吾知
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
夫入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
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發人之所聞也欲其
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
文字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
之心固如此也不尔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
也泐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馬祖遺

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為大至公晦居
是有所為又能益推道於人其於一公始有
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為福為勝利詎可量乎
美哉公晦又閑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
今之禪者尤為賢豪故以其閣復為之銘曰

柯三

十

惟閣鏗鐘惟閣儼像像正尔見鍾發尔聽惟
視惟聽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尔一瞬勿謂
聖遠在尔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鍾惟
像迺爾神獎咨尔學者宜知尔師慎尔視聽
勿謂徒為

清軒銘并序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

天地萬物莫不有消濁其氣象皆能感人而為正為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脩山川之清其感人也樊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

之以益於世也適上人敞是軒也會其山之靜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復滯滯是亦益於人多矣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或云逍遙乎至靜則其為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契三

土

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感人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慝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攄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

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為至適勿陋於軒茲為
嘉賞勿謂外物茲為神獎惟清惟軒惟道所
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元集中不著名可疑也今謂為識者乃寓
耳意

南軒銘并敘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
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
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来
冬之時正抱太陽倭爍倭或從凌寒慘客有紆餘
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往往

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
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
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為陋
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
得所適耶南軒予客舍之後極也威師不以
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
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况辱
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
我與南軒相須

舊研銘并叙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為贈及遊四方研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為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

聖

士

徃徃想見其人

或無字

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

歲康定記元之季冬也為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寶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黯澹清瑩無

時不好山嶂樓閣金翠交昧荷花戰風芳香

四散薰然乍眈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

乃尔而為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

經詠詩習草聖書敞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

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己酉季冬二十五

潛子題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

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楊子雲

軻三

十三

繼之荀與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為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為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

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脩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辨仲尼文之為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或作極字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撫撫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

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固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

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爲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

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 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厖兮權譎興行文中作兮頽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弥萬世兮莫之與京

軀三

十四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

公行業曲記

石刻本見天竺山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初其母王媪乞靈於古觀音氏求男一夕夢其舍灑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嚙之

及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
不樂與其兄爲賈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
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
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
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時台之

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
儒法師即賦而荅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
大覺爲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燼其指
誓習乎天台教法徐鼓笈趨寶雲義通大師
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

見通乃其所夢之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學夫
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奧旨而法師
皆得智解軒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
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禪三昧
因說偈以效其誠

凡其詩偈並見於
文集此皆畧不書通師既

軻三

十五

逝而法師即還天台以苦學嘗感疾嘔血自
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
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療不爾願畢
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
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

盈室法師不惑踐之以行道其屍即隱七七之日懺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殊寐恍惚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俊辯益發聲貌形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於此遂著

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遽有奇僧遺之書名自意趣與已著本略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十有八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積年法華維摩涅槃金光明經一旦有施氏胎驢馳來伏其座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

十日產而廼已驢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至道丙申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衆信者按經習夫淨土之業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普賢益爲念佛三昧師處寶雲更十有二載未嘗持謁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

氏以栴檀爲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十四大願之文其後工有悞折像所執之楊枝者法師敬且恐即自以接之不資膠膠而脗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其兩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

當自焚也期果雨其郡蘇太守以爲異乃即碑其事咸平五年法師復歸于台欲東入屏居而徒屬愈繁乃即其西陽益宏精舍據經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脩念佛三昧著淨土行法之說其邑先有淫詞者皆爲考古法正

豐

十六

之濫饗者徹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作祀法師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爲之齋及其與衆舟往白鶴而風濤暴作衆意謂神所爲法師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而其浪即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者

遂絕即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之也祥符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丁僧夏制乃命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舍講大止觀其夏坐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而至請與孟蘭盆講席方揖坐而忽不見法

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黃巖有一豕犇來繞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其然徐推之乃豕避屠而來也遂償其直教屠者釋之命蔡其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之果饗德邪人其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

頻海法師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其衆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簷梁周之法師知其發光欲有所警益勵衆必答之及其事址發土果

柯三

十七

得石函之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氏不復漁也法師方百目脩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出舍相之俄以其錫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所謂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雖使

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衆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胎而入杭迺其夢之效也至杭始止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澤杭之風俗習

以酒餽會葬法師特以勝緣諭之其俗皆化率變葷爲齋因著文曰誠酒肉慈悲法門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尚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迂法師就開元精藍晝夜專講法會盛集黑白之聽者謂日萬夕千其人不飲酒噉肉者

殆傾郭邑酒官屠肆頗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晉王之書六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妨官爲之患余今德簿安可又當此會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之歲也刺史薛公顏即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槩已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來逾四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探於莽蒼之間果得其兆即賦詩作碑紀之此始謀復乎天

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枿僅存至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蓋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內竹石面竹者與檜爲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居無幾而來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日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行吾當返彼尋援筆

軻三

六

題壁為長謠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為程官保馬公既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為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逮王文穆公罷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夷庚要見于府舍既見王公奇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於山中即命之講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屬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揚王公唯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

王公始以西湖奏為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智者護生之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微疾夢與相見而其疾即瘳乃遺之書盛道其事以謂相遇平生有勝緣移江寧更迂於府舍問法留且三月王公始欲為僧伽像軀三疑而未果法師乃為其推觀音應化徧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與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擘金鈴而分之二人益說此以驗適論王公曰實金陵之謂也既造像卒持與法師因撰泗州大聖禮文以尊其事王公益

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餘萬爲其寺之大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 皇家與王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徒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爲方外之遊益親形於詩書者多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爲王公之所爲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后以法師熏脩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齎金帛

而兩命於山中爲國脩懺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即書詩一闕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若石錢文僖楊文公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書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竺別集者曰靈苑集然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

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天雨桂子法師乃
作桂子種桂之詩尚書胡公見而盛賞之乃
與錢文僖公賡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而
為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既久嘗欲罷
去史君李公諮即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

軻三

干

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
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荆溪尊者
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歿矣今者吾殆
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衆決曰我住台杭二
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今付講

席宜從吾之志即命其高弟弟子祖韶曰汝
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
汝宜勉之遂作謝三緣詩謂謝施使屬命學
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子然入其
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

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民晦
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
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
忘遺訓乎尔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後日
之晚使請弥陀像以正其終其徒尚欲有所

禱且以觀音像應。法師即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云云或問其所歸者猶以寂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櫬曰：遐榻。

軻三

王

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以其靈體于遐榻更七日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山中見大星墮乎鷲峰赫然有紅光發於其寺之前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

者僅二十人登門而學者其人不啻千數明年仲春之四日奉遐榻歸葬于其寺之東月桂峯下與隋高僧真觀之塔隣也。蒙識韶公幾三十年晚山中與其游益親韶公耆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師也嘗以大法師實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爲法以微效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錄見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弟子也會余避言適去山中囑之愈勤願重違其先師之命姑按韶公實錄而論

次之命曰曲記蓋曲細而記其事也然慈雲
聰哲志識堅明故以其佛法大自植立卓然
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真
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盛于吳越者蓋
亦資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其人是歲
嘉祐癸卯之八年季秋己亥朔適在京口龍
游之東園記之也

鐔津文集卷十二

三

五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軻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碑記銘表辭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勲公塔銘 并叙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勲公骨

軻四

身歸塔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
省文儒者聞人安遠迺命契嵩書且銘之和
尚諱盛勲本姓謝氏不書其得姓之本末從
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真出家北面事
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

遂得落髮其年納戒於桂筦之延齡寺還白
容會其師適滅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
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
以自發明徧學衡湘鄢郢老禪碩師而獨大
盡玄旨於德山遠和尚初以雲門語句請決
於遠師雖叩問勤至垂三月遠未嘗稍辯盡
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見
即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超虛
空不覺屋廬為闕復其立處即徧體雨汗其
悟道靈驗如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

乎安般定法始授其法迺席地然頂於其師
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光熄而元畧無
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無以此
自盡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迺
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千餘杭之安樂山皇

祐初嘉禾太守聶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
命領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
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
精廬完葺僧儲充備而秀有禪居自和尚興
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仲夏壬寅示微疾

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
祐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綯
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
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昔嘗綴古之語
要目其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

何四

二

得之法實諸佛之秘要群生之所宗諸祖之
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
發故和尚莅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嘗簡
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
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

於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迺以文見託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圓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陂無偏惟小夷石泐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顧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拵之爲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於影堂命今長老懃師勒石以傳

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爲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於會稽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產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霽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於今資聖精

軻四

三

舍踰十歲落髮納戒於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徧參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衆慶諭其屬即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

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篤爲杜多之行不出
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宴如也居
無何會故雪竇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乎仁者
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
疑之卒亦承於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

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
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
遂尊爲長老命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
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六而僧臘六十二禪
師治茲院自壯既耄凡四十六載於人甚莊

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合
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脩
潔不忍以葷酒溷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
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
嘗數以書求理於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

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
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於所部
既而秀衆果推禪師於高座方再會即謝絕
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於護
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

德行復不足觀以媿於先聖人矣苟忍視其
亂法是益媿也予即應之曰不必謙也曹溪
宗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陀
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爲法而奮不
顧身亦人之難能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

軻四

四

又何媿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
而稱之於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遷
化也至是皇祐之已亥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并序

師法諱幼旻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

即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
教蘭若師僧省單出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
米虎林見惠明禪師頽然有道器即服膺執
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備嘗之矣
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

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乃禍
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之爾
曹不必懼也更果不入寺問師弟坐其燬者
耳此豈古所謂臨難無苟免者耶其後惠明
告終畢其喪師即帥衆曰本府請大長老惠

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巍然千餘間益偉於舊慶曆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

軻四

五

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吝心見於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蒞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

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藝香聽其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寬平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年寺

益脩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臥先終一日與衆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鷄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

呼猿澗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篆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人於其教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最天下名寺固吾佛法以之地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效豈不曰於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

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

軻四

六

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趨智覺禪師延壽求為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律部當是時韶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觀

法於螺溪義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寂法師講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即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衆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為法兄靖師為俗兄靖法師以素德自發先此六

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持故為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遷講他寺而大德復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於鄉墅閭里處身脩潔識者稱其清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三日之夕囑累其徒

與衆會茶授器已即坐盡至是其壽已八十歲僧臘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而

柯四

七

善知識尤難世書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師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國師韶公韶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豈可多得若師

皆遇而親炙之假令得一見之已甚善也况
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師之美多矣復兄弟於
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於山林又平生之
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筆而表之是
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并叙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
而爲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
質內融情僞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
視其賢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嘆之不已

姑託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
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德之本
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脩身事
親而鄉人倣之其中也仕於朝廷守大節不
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士
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於世多初銳
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毫
髮之失蓋其脩誠厚本而致是尔公既謝去
軒冕益以清淨養其壽命故蒙忝公之交游
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也

矣嗚呼辱公之顧待異矣不復睹矣辭曰
鱗羽穰穰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
衰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
虧老成之人兮已與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
邇窺大夜奄夕兮復曉何時神明一去兮寂

柯四

寥何知道德垂世兮群心所思清白傳家兮
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得於斯天分獨好
兮誰與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及期孝子順
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寢稀紙誠
不紹兮君子道微萬類紛綸兮邪正相非特

立獨行兮不尔疇依秋風蕭蕭兮白露霏霏
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車獨舉兮丹旌翻
飛碩此別離兮杳杳長違

李晦叔推官哀辭

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
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
故於文章辯論不甚推讓去年仲春將施生
朱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
平叔予今顧師或師不足比也作子巨自慨相知
之晚及蒙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

而有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
以重語推致於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
余非其人酌其意愛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
一年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
人生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

軻四

九

辭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
信便必尔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
切念君素懷殊未張賢良不遂或字死從事
可惜謫仙才艷長陸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

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髮被領白日悠悠悲未
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語語聲琅琅坐人
驚嘆幾絕倒是是非非窮否臧當時然諾頗
相得聲色慷慨多揄揚乃云平叔不足比醒
齷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尚相待豈意游魂

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壽天理如何不可量

周叔智哀辭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潯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
強記自六籍楊孟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
寇之說與吾佛經歷目則徃徃通之商較古

今援引故事動有典據嘗駭坐人率皆伏其
誦為文學易繫辭奇峭頗工耻於奔競造
久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朋游屢以其家貧
親老勗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等舉尋斥於
有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

剽輕其人寡能莊整叔智侃然處於鄉黨而
後學小生不敢恣放去年孟夏得叔智之子
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嗚呼吾
嘗與叔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未始發其
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來

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潯陽
慕永遠一作惠遠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
老於林下逮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
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
德也辭曰

軻四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
其氣兮誕為人英君得之兮既聰且明道德
脩兮器識恢宏竟不展兮奪化代并公之壽
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學問富有仁義家傳
兮子孫寶守孰謂既往兮不光其後湓江浮

天兮綠淨漪漪白石青草兮日暮參差若人
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立墓兮千里依依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梵音舍利
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
之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

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
能與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
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
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
為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為之者天下

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
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
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
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
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漢而漢人

軻四

士

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皆專儒老而拒
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
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也
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道
則麤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也

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益知佛爲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

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鐔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之於吳越故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瑒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內於金鐔以小銅塔

而緘之真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曰行道一日入定入定者秘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

者陸脩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醺酒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陲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

柯四

十二

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

乎孰有夙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

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

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瑤草遠公之栖處也
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
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爲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

柯四

十三

去變姓名爲會稽監門又曰僊去故後之說
者不過謂子真能以僊尉爲吏隱善與時浮
沉徃徃引其事爲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祥
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
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

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
大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舛觸
讒佞輩而無所避忌詞氣寒謬意欲激動時
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
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
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
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
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爲懼真慷慨大丈夫
也噫古今讀書爲學孰不抱氣自視爲英
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

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讐及其立於朝廷也眎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已雖眎如不眎雖聞如不聞往往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宜如何爲心子真歿在先漢之季於今

上下千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術僣云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皋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

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靜菴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

柯四

十四

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翱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

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
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為信隨
人愛惡之情或作利字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
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眎中說其讀詩曰
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

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
人之道嗟呼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
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

性咄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
時天子意甚甚或喜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
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幸蜀
白閔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刺
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

軻四

十五

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
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
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主室作陽春歌
以誠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
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

及放去猶作秋浦吟

一名東
甫吟

莫悟人主意不

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

寓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

僊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

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

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

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

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世說李白清

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

勢才思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

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
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為然吾考

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為心欲并強魏而
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
不屠莒即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
道豈異哉劉備三往乃見孔明方與備畫計
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

孫權得兵為援破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
趙楚魏使趙噉秦以伐齊之利而毅并獲楚
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略奇偉與
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
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

軻四

十六

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
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興崇
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或本無惜其
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
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况非如孔明

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
之哉戒之哉

書范雎傳後

始范雎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
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
即拜范雎為相號為應侯應侯所用鄭安
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
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
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
雎既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為相蔡澤相秦

數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
云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
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
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雎
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
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耶

軻四

七

唐段大尉傳贊

段大尉秀實先爲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
及是毅然奮笏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
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

曰臨難無苟免唯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
段大尉小弱動不迂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
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懾萬夫白刃交前而卒
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
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於畫圖信有
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捭
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
為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為幸失之
不為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
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爲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爲行其道不亦廣乎嫉

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爲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蒸蒸又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

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

軻四

十八

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爲也嗚呼欲

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
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
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顏
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鐔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
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
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猿鳥疑秋灑斗牛
寒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
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

者高閔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
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
衡山頗衆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雖慕廖融
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
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
軻四
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而常幅巾
布衣好秉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
交接或作相接余聞其風且嘆之曰陸生邑人也
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
為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

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即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

知其世家亦遂自匿亡於楊越間歟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即潔身振衣將名山慕道家絕粒導引為人沉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輒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

見一指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獄麓其人已老嘿嘿不安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於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脩告優波鞠多曰

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
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
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
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
淨毗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已所愛惡

軻四

二十

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
昧生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別理義
端由而不即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
數番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
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

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為狂言恐其熒惑
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
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迹為末也
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或故
同作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

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
悉以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
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
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龜多為無垢
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

降跡為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
法互相尊敬而示為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
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羅漢一
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
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

經四

三十一

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
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
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
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
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難三

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
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
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
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
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

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
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
而稱之耳心印即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
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
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

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

汚隆焉曷嘗為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學不足為八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然為僧傳身頗其開示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宣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

故其書不足為評

亦云不可憑亦云不在詳評然各有旨也

詞乃

主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軻五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

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

軻五

為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眡其所謂仁與義為定名

道與德為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為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爾廼曰道與德為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為虛耶道德既為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已無待

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廼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

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義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

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爲善以恩愛惠物而仁

柯五

二

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爲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大開通得理不乃顛倒僻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

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
爲行善在已是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
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爲道人則稟道
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

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
故聖人之道顯明爲昧少耳昧或作衰然聖人之
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即
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
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
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
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
庸以循率此性乃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
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
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

軻五

三

之別義者若老子揚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
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
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
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
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
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
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
乃對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
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
便以忠恕遂爲一貫悞矣繫辭曰天下之動

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
太一中庸曰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
此較而例諸或曰鳥得以忠恕而輒爲其一
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
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
其次緒是爲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
誠明大道門通一理爲其教元爲衆善百行
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
乎于此輒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爲其

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爲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爲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爲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

軻五

四

辭所謂仁智云者爲昧道執滯其見致廼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爲其道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爲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

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爲可乎然子貢子夏爲仁義之賢者

猶有過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爲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

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爲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果爾則韓子未始

聖五

五

讀易易尤爲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

或無

糾蓋爲道德與仁義爲治有隆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爲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

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是豈非仁義爲治於道德爲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輒誚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

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爲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析老氏爲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

其實古之儒人也在周爲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

軻五

六

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爲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虞犧神農

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為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

書為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為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為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為之證然五帝三

皇之書莫至于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苟考其無思無為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

柯五

七

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

者也章章然

或止一章字也

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

說邪必以老子為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

王孔子則為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

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

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

已可排則孟矣

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老子之

道約而易操

上或無字

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

然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

太史公之書孔子即為之世家老子即為列

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

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

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

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

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

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

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

者污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

入奴污謂出于楊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

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誠

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賢聖其所
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靜慈惠為上善人出處
間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
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古者有
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

軻五

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
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重脩者是亦佛教
而出果奴乎污耶韓子徒以梁武為尤而不
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
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

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輒
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
際而地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
或云失書亦云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為未可

以奴眡之也韓子既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
而其師說乃曰孔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
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
為孔墨其為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之
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又

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悞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

阿五

九

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為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為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悞人之所以為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

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為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為民者四今

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

為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偽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為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為善而天下有教

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偽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勢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或云六藝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

軻五

十

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偽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偽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

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推神明往來救世
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
也楊子曰天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
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偽者
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資乃
佛教以應其時欲其相與而救世也不然何
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
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
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
甚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

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
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
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
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
之為治用教也簡今之為治用儒也煩煩則
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
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
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說欲後世之
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曷
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軻五

十一

為萬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
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
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
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為迺自反不知其
特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特不
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
論之詳矣今益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
下垂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
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
廣而國之斷獄卒歲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

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
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觀之時而佛
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
富羨攘竊杜絕若尔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
時與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佛教苟可以
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久矣烏得
後世之人訕訕徒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謂韓
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
乃屈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
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

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脩道豈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

軻五

十二

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然情之為累淫累為謹諸教教人慎淫室欲無欲而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也韓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遽憂其遂絕五穀之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

妙湛寂謂至靜滅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浮假如夢貪斯著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狗斯弊斯恩愛斯煩惱

斯以至死不覺其為大假大夢不知其為大患而大寧至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專思一固易覺而易脩眎身無我奚著眎心無意奚貪眎有為之事不足固何必狗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而聖道

可成也語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聖人皆知而究之使聖人只徇浮世迷不知出虛死生一世與凡人何遠乎故孔子稍

柯五

十三

言之蓋微存於世書耳其廣說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為然耳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韓子反以此為患者假其介冑

其障者而毅然排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已不見而誣人之見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其國人皆以夢而為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偽覺之人反皆詬曰尔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默然無如之何是頗與韓子屬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信有外形骸之理自勝者始尔雖然其前說已傳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
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此韓子疑耳無斷君子臨事即以理決之何
必賴古人使韓子出入為將相臨國大事尚
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允
豫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為夫百行潔身
禁非不出乎齋戒也群善致政不出乎正心
也佛法大率教人齋戒正心無惡不斷有善
不宰今世後世蓋當有聖賢自以其道理辨
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為信

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子於中
庸特曰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聖
人乃辨其中庸幽奧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
來將百世矣專以性命為教唯佛者大盛於
中國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為證乎不然此
百世復有何者聖人太盛性命之說而過乎
佛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韓子何必疑
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

何五

十四

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若

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稟耶晒韓子據何經傳輒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乎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

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其于世相去賒邈既若此矣而韓子不顧典籍徒尊其所傳欲其說之勝強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爾舜

軻五

五

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世亦皆以中道呈極相慕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

如其不脩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亡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與耶韓氏其說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遠教嗟夫韓子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

而遂成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媿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慕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闢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內外之明也比以詩書

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普益廣也比以禮義脩身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內修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脩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為夢為

軻五

十六

幻而出家脩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為重甘旨之勤為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尔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其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開益耶無濟益歟與儒

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盍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奧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為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楊墨槩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斷天下之正為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守中國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

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
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
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惡正
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軻五

十七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軻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非韓中

第二

始眎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爲道德謂韓子如

軻六

此當絕不識儒之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
貳過論曰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
德又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
教又曰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於
外考之於聖之道差爲過耳夫中庸誠明者

真聖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源也如此韓子
固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故棄之
而不言也謂人不足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
可忽歟或將匿善而不盡言耶君子固不可
匿善也是必韓子徒見其誠明中庸之語而
心未通其理乎然理最爲幾微精審而不易
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於此獨與顏淵乃
曰其殆庶幾乎而顏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
韓子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何尚其
文字前無後有自相反亂是可謂至其至乎

心不達誠明中庸至理雖益著書可傳以爲法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爲性而著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馬者善馬而已矣中馬者可道而上下也下馬者惡馬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馬者三於一而行

之四中馬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馬則少及馬其於四也混下馬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自上馬者主於一而行之四以謂上至悖於四元不害此今備檢入謂上馬者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馬者可道而爲善惡也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反之也下馬者惡也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爲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馬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馬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

軻六

二

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之者善惡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說耶嘻韓子惡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即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

然利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別耶但其所知有遠邇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尔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為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為善習而率易者亦唯是下愚絕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為善為惡也是亦聖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

軻六

三

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苟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為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

性相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遽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勅其語遂

以為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為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為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

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著在乎情而始處性之邊徼也著或作顯韓子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為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

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物而動性之欲者

何六

四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

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為其說雖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為狂為悖為邪為佞為貪為惑鮮

有成其德性

本或無性字

者也豈堪立言垂法者

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偽而傳之其人吾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

契

五

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為言之

不辯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蔡統曰夫人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蓋分辨乎人與禽獸草木異矣韓子雖曰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

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者欲以別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其實謂人與夷狄禽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尔是必欲異乎他教之說也

韓於此謂不可云禽獸人若有外乎佛老夷狄之教而明教不深辨惜乎

然韓子如此而異亦猶徂公賦茅曰朝三而莫四朝四而莫三果何能為異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淆蓋不足為訓也韓子苟謂人為血氣之主彼夷狄者亦人尔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

耶然禽獸亦非人為之主也萬類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長者也天下何有禽獸馴狎人而為之主耶彼韓子苟恤乎夷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為之原人當曰人者

夷狄禽獸之同其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為生之道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為本政曰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

弊

六

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又曰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宵

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韓子此說豈非厭以文之過惡為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似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為化其言不端倪令學者惑之韓子苟欲如三王之政則三王

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道耶以或無所二字苟欲如三王之無為其茫乎天運窅爾神化則類乎老子之所謂其道德者也如古之君天下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者莫盛乎伏羲神農黃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

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當譏老子謂其道德而為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說果私則韓子斯言烏得為公耶韓子為書何其不思不審而如此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為法

第六

軋

七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為其辯之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古之君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或字以鬼者

謂其多威儀似乎事鬼神者也况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之為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韓子為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此謂麟為孔子出孔子知麟麟為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為不祥者也韓子之所謂何其未識經也麟所以興春秋苟不能發明

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學者亦能辯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尔言麟謂孔子出者苟取雜家妄說無經據謬論也韓子為知聖人稱麟非徒為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蓋以麟鳳四靈大率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四靈以為畜孔子之時周室積衰王道已絕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故其書起於平王而絕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說漫漶不決既曰麟為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

感嘉瑞而無應既無明王何必感其出耶此
蓋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
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
龍在宮沼郊謂其逼王城也極謂其樵薪之
淺叢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所畜養也

軻六

八

此言處乎近郊樵薪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
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蓋魯之
大澤也其荒遠險絕眎楚之雲夢吳之具區
皆天下所謂十數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
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為魯搜而致之豈感而

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為麟之出
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為謬矣聖人豈謬乎哉
經曰西狩獲麟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
筆此非善之之謂也春秋凡稱獲者不單訓
於得蓋兵戈勦勁得勝之謂也經曰獲晉侯
之例是也今日西狩者蓋惡其非時而暴物
也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脩春秋立
言為素王之法麟乃應之或曰興者為瑞亡
者為災謂麟為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
傳所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

為素王其誣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
不為歎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
謂聖賢進退語默動有師法不宜與常士相浮

契

九

沉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
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尹周之末憂天
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如孟軻
雖然皆以禮聘而為政不聞以書自舉而求
其用也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

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歟陳子謂孟子曰古之君
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
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
言弗行也則去之云云夫古之聖賢待而不
求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道也此其
所以為聖賢也韓子既不能守道而貴義如
古之聖賢也又以書而自舉於其上固宜恭
其言平其氣自道可也烏得躁以忿遽非人

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又曰今之矜者忿戾韓子推周公之事而較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輒誚其政非躁乎自舉不得而責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

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陳言而伏也者謂儒有所陳說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靜而正之也者謂雖不得命必靜而守之正不以傾躁也上弗知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者謂已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顏色粗

略而發之不必急暴而為也聖人如此之謂蓋欲人遵禮而遠辱也遵禮所以為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為純儒而其所為反聖人之法如此可謂真儒乎不唯不至於儒亦恐誤後世之人失禮而招辱也韓子之書欲其朝廷

契

十

因已爵祿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節而賢過韓子者如傳說諸葛亮輩傳說諸葛亮豈止因人而遷來佯佯然以趨祿利耶此猶

略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聘而致之有為者也況有沉名絕迹逃越世網者耶益有視分國如錙銖而不臣不仕若泰伯伯夷者雖爵命百逼蔑如也韓子亦何能誘而致之乎吾恐韓子之策未必能為國家取其至賢者也韓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則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問也韓子徒略孟子之言忍或作據而不能以盡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

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為人之所賤者也今韓子自薦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為諭何忽自彰其失禮亡義也哉吾聞古老欲有所見唯以其所贊而前天子則贊幣諸侯則贊玉卿則贊羔大夫則贊鴈士則贊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載質不聞以書而見其在者蓋後世者之苟為也漢孝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朔之

柯契

士

徒矜誕街鬻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子謂自鬻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然而孰肯以此而為媿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愈甚學者以藝相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溫良

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又從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輩宜倣其所為也如此不唯益損其風教抑又

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時而為之也必若守舊之道待其聘而後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尚以周公之道

而責其時之宰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身即謂隨時而責人即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為意耶然聘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尚聞以禮而詔其隱者也豈有遺聖賢而不聘耶語

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為對禹問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少時著評

輟

主

讓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說其後審思之即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說唯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謠者不謳

謠益而謳謠啓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益讓啓天下遂奉啓以為君此始明禹未嘗自以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楊雄雖皆言傳授之事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恠韓子踈謬不討詳經史輒為此言假謂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者以其時為大同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者以其時為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為公

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為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既為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為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為賢也安得不肖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為其言

軋

十三

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爭爭即不得所也憂猶慮也慮猶憂也其為義訓亦何以

異乎大凡爭鬪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既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為得也既與之子安得制其不爭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羿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寒浞輩紊絕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夏政繼禹之道也所謂不爭安在耶夫禹聖人也豈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韓子雖苟為此說而不累及夫禹乎語曰巍巍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迂踈固不足發明乎聖人之意此乃謂舜禹雖有

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有所讓也不幸
禹之禪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承而有
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列禹於三代之端故
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
而堯舜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
天下也與賢與子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為計
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賢而
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時天下之人
欲以天下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得也
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之賢時當與子則

聖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
順乎時數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為後
世強計而與其天下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曆
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禮曰堯授舜舜授
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曰天下隨
時之義大矣哉韓子之說無稽何嘗稍得舜
禹傳授之意歟惡乎謬哉

柯六

十四

第十

韓子既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
封禪謂已文章可以振錫功德編乎詩書而

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人主遽為况乎在其斥逐齟齬而輒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為私書贄不唯能慎盖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若夫封禪者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甚乎漢之孝武其事勢雄侈貲費盖百巨萬禮度與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舜典

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之義以傳會其說似是而非殊不得實復援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王之書也漢書稱倪寬議封禪曰然其薦享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為書盖避其當時

軻六

十五

依違不敢灼然是非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之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為正後世宜

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舊事以資乎後世之為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楊子雲之徒徒善著書是非今古萬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雖稍辯之欲警隋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略於穆後世如有功德不克符瑞未至輒以其法而苟為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侈夸誕者以事其君乎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

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較太宗之時而然後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獨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尚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雖缺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脩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為暴虐之主而漢文為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可謂聖賢有道

之君者也而章武之時其治道功德符瑞其勝於太宗乎不直不勝亦恐不及正觀之風遠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秦漢之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而為之者也是故

軻六

十六

其書曰封禪即不死黃帝是也又曰上封則能僊登天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惑神仙長生之說引方士柳泌服餌其金丹而為患殊甚况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逐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

免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斯謂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相楚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之色白居易斥潯陽不以遷謫介其意二子如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既勇於言事方降為郡吏乃舉動躁妄矜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孫子白樂天也遠矣

第十一

韓子與馮宿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此
楊子雲為太玄之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
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因謂
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

軋六

十七

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
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不為知雄者其
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
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
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

已上皆
退之文吾

視此未嘗不撫書而為其太息謂韓子可賢
耶何其為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
欲與人爭彊乎聖賢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
故為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與人爭彊也
不爭而乃有所為耳夫以其所為而與人欲
爭彊聞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尚
也聖賢如此而為其去衆人也何遠哉其道
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是其
人有知遂自服而尊美也豈有爭之而得人
尊美乎自古著書而其文章炳然藹如也孰

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聖人豈以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為強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彊乎韓子師儒為言不類其法不亦

悞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脩身養神之方出師用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問其人豈非以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勝

之乎又况其所尚以不爭為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為太玄乃以一生三為創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也此說見太玄解義故子雲曰老子之

軀六

十六

言道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老氏亦其未知思也然桓譚豈為能知子雲乎而韓子乃援桓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此又韓子之大繆矣若雄之

太設方州部家四位者乃易之四象六畫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四十二表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七百二十九贊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生剋不出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極之道而雄之書大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亦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吾嘗治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

存者六氣五行三才七政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五神五音十二律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蓋聖人含章天機秘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輒分爻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子雲蓋得意於

契

十九

焦氏之分爻也復參之以渾天之法然其巧思推數自起其端為位為首為贊以鈴乎一歲徇易以占天人之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河圖洛書以成之蓋天地自然至神之法非聖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明之雖

其時世更歷三古籍聖人發揮者九人焉唯
伏羲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雲之書其始
何出而何得之其為書之人何如於伏羲文
王仲尼乎然玄之法蓋出於人之意思經營
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之道固不可同日而

言哉子雲之賢不及伏羲文王孔子雖童蒙
亦知其然也而韓子以侯芭為頗知之而謂
玄勝易何其惑之甚也晉書謂王長文嘗著
書號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
楊雄太玄是亦可謂勝易乎彼侯芭者尚不

知其師之所祖述何妄為之說掩抑聖人之
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事也此足以識芭
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而知其為
人也韓子於此當辨斥之以等證聖人之道
可也乃更從事其說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

當尔耶吾恐以文爭強而後生習為輕薄人
人無謙敬之德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
嘗謂楊子因易以成書其謂述之可也不應
作經自為其家與夫大易抗行孔子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尼猶不敢作

子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楊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潮陽舟過洞

軻六

子

庭湖懼謫死乃求祐於黃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徇邪斥佛何遽乞靈於婦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子禱之其亦有

而未合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具禮物祀之為書以誌其事夫黃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巡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有所見皆雜家或辭或志非六藝備載舜典唯曰陟方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他書或曰二妃葬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子自負師經為聖人之徒當此宜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訛可也反從事而益為其說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二妃其事未正復非已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譴何苟欲鬼神之福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契

主

韓子為嚴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句龍弃比而校其祭禮之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杜稷與句龍弃其詞曰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

敬禮如親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為尊唯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之無屋與孔子校其榮何其不知經之如此耶夫孔子者自以其教為儒者之先聖固當享其釋菜釋奠之禮烏可以句龍弃等比功德乎是又韓子其評論之謬甚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軻七

藤州鐔津東山泌門

契嵩 撰

非韓下

第十四

韓子爲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曰司徒公

軻七

之薨也刺臂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
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詳聞
其世系事業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
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馬彙者蓋北平
郡王司徒馬遂之長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

其在少之喪也刺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
當辯乃從而稱之韓子殆始識知乎佛經歟
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而孰可報之今日期
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
居喪有過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
掇其大者以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
朽焉者韓子亦欲人皆勸而從事于佛乎吾
考韓子爲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
作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著文其楊
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至此乃善彙爲佛

氏之事豈韓子既壯精神明盛始見道理迺
覺佛說之爲至耶其後之雖稍辯佛如辨佛骨事也
將外專儒以護其名而內終默重其道妙乎
不然何徹至老以道理與大顛相善之殷勤
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本者也其可毀乎

毀之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
道先擯佛何其太過而行狀推佛何其專也
歟韓子固亦不恒其德矣注韓子爲進學解謂其陽斥佛老矣

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爲韓子與李紳爭臺參移牒
往來論臺府事體而見愈之性懷訐言詞不
遜大喧物論及貶韓子論京尹不臺參答友
人書而其氣躁言厲爭之也噫韓李皆唐之
名臣何其行事之際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
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其朝廷也
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
之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
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夫固高於中丞
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諍端矣

軻七

二

韓子見畿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舊儀何乃使之輒爭春秋時滕侯薛侯朝魯而爭長孔子惡其無禮書之遺左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縱不能見幾稍悟豈不念春秋之法而懼之

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子自謂專儒毅然欲爲聖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遠相致者在醜夷不爭者又曰君子矜而不爭者韓子與公垂平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才而薦諸陸員外者

及此正可推讓以頌前好乃反爭之喧譁于朝廷而韓子儒之行何有故舊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廷優於韓子詔獨免其臺參韓子自當以不敢虧朝廷之令式固宜讓第恭其禮貌日趨於臺參彼李紳識

軻七

三

者豈不媿且伏也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媿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諸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識不至耶昔廉頗

不伏其位居藺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有器識臨事守大體太史公謂退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於韓子遠矣漢孝景之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

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也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

大體也韓子當時雖幸無御史之責今其垂之史書而取笑萬世之識者其又甚於安國之讓也慎之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爲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而逝吾以爲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况昆蟲歟謂鱷魚去之

吾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
少奉釋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
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

軻七

四

勝不爲事物侵亂要自以爲難得因與往來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與
之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噫韓子雖強爲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
多而其迹愈見韓子謂大顛實能外形骸而

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
謂人情且尔亦何免已信其法也矣夫佛教
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爲福得性如
法不爲外物所惑爲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
游其預談理論性已則其福田利益矣韓子
何不思以爲惑乃復云云吾少時讀大顛禪
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爲道大
顛即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諭旨其弟子三平
者遂擊其牀大顛顧謂二平何爲三平曰先
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即曰愈雖問道於師

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驗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欲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笑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師忍毀其法君子處

軀七

五

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禰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

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是豈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捐身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大患以神道設教者也其爲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即與不

專此不蔑彼韓子徒見佛教之迹不睹乎佛
教聖人之所以爲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
文中子曰觀極譴議知佛教可以一笑此固
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
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
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
靈云云此乃韓子疑之之甚也既未決其類
君子小人烏可輒便毀佛耶其間巷凡庸之
人最爲無識欲相詬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
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

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酷詆之不亦暴
而妄乎哉幾不若彼間巷之人爲意之審也
謂佛爲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况君子小人
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
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况疑之
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
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冒臆作威福
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
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
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詣理理

軻七

六

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
助理當則天地自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
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爲呪矢而賴
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
且弗違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
嘗彷彿見乎聖人之心耶劉昫唐書謂韓輩
排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
謬也矣

第十八

昔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久之其諫

爭未見衆皆以虛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
遂作諫臣論非之其意亦以城既處諫官而
使天下不聞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爲
乎逮城出守道州以善政聞而韓子爲序送
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賢城所治爲有
道之國特比漢之黃霸爲潁川時感鳳鳥集
鳴之賀余小時眎此二說恠韓子議論不定
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
後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能知
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

蚬七

七

有大志其未效之時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謂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濟果立功於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顏初碌碌於行伍人未之識獨裴中立稱其才於憲宗不數日秦光顏能大破賊兵晉時戴晞少有才惠人皆許以有遠致唯嵇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晞果以無行被斥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嵇羊裴晉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賢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聞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衆

人之相讎豈前既不賢其後因時之所美而隨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尔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眎唐書見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爲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知陽耳韓子謂元宗居諫

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之上九與蹇之六二交辭以折其行事此陽氏居官自有王臣蹇蹇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正避作元之初諫官紛紜競言事細碎者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此元宗自山林以

有道詔爲諫列固宜相時而發烏可如他諫臣斷斷遽騁口舌以重人主厭惡詳亢宗在官而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蓋用禮五諫之義而其所發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輒見其五諫也者曰諷曰順曰闕曰指曰陷

軻七

也諷諫者謂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之也順諫者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闕諫者謂眎君顏色而諫指諫者謂質指其事而諫陷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爲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國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

氣厲激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直諫直諫豈不爲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尚諷諫孔

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子蓋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爲黨傾覆宰相大害國政亢宗不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閣下一疏論其姦邪天子果怒欲加

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僅免然城諒
爭法經緊緩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二弟日
夕痛飲客苟有造城欲問其所以城知其意
即坐客強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發語此足
見陽子居官其意有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
揣知陽子之意韓子何其特昧而遽作論說
諛輒引尚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則大
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
子不知經也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
告尔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雍

軀七

九

我后之德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
所以嗚呼也者蓋慨歎凡臣於人者咸皆順
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不爲良臣大能昭顯
其君之德也孔安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入
則諫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獨在大臣宰
相者乃得行之耶陽子立朝爲諫議大夫其
位豈甚下其官豈甚小入則諫出則不使人
知豈不宜其所行孰謂不可耶夫諫爭自古
罕有得其所者漢之善諫者袁盎汲黯而言
事尚忤觸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賴文武賢主

而納諫其後薛廣德朱雲劉輔輩激怒天子
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韓子
固當推之以效後世可也更沮之謬論如此
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二帝
三王群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遂以
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
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

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閒曰今閒師浮屠氏一死生解
外繆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
然無所嗜韓子爲此說似知佛之法真與有

軻七

十

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
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
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不惡死也夫解外謬
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汚嗜欲淫惑百端皆其
謬妄也繆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

乃潔靜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靜爲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既正豈必在閑輩待其死而更生爲聖神爲大至人耶即當世自真可爲正人爲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與閑之言其原道乃曰絕尔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也夫清靜寂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繆妄情著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韓子爲書不復顧前後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未學心不通理眎之以謂韓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手迹以至

終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識韓子爲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閑而言自閑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爲益於世或無字意苟有益於世而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益於用而不言也謂韓子聖賢之徒安

軻七

士

得爲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三十一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謂近世韓子作原道則崔豹荅牛享書作諱辯則張昭論

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淋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雄逐貧賦作論佛骨表則劉晝諍齊王疏雖依倚若此愚未功過然余生論不足校其是否其送窮文謂窮有鬼窮鬼蓋委巷無稽自諛韓子乃文此縱然如其鬼相睹何其怪

乎韓遂託斯以自諭何取諭之不祥也若韓子之智知學文之知或與其文乃資鬼而爲之韓子豈自謂誠明人乎君子之言法言也謂可以教人而君子乃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韓子如此何

以教人耶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韓子果窮尤宜以君子固守烏可輒取陋巷鄙語文以爲戲耳

第二十二

韓子爲歐陽詹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

於妻子又曰其於慈孝最隆也而唐人黃璞傳詹謂其以倡婦一動一作慟字而死而譏詹不孝乃引孟簡哭詹詩曰後生莫沈迷沈迷喪其真璞詹之鄉人也評詹固宜詳矣檀弓曰文伯之喪敬姜據牀而不哭以文伯多得內

人之情而嫌其曠禮也況以婦人之死而遺其親之恨者也韓子稱詹之孝隆不亦以私其黨而自欺乎不亦不及敬姜之知禮乎注唐之所死亦見於太平廣記

第二十三

齊七

十二

韓子為羅池廟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上事神在韓子當辯乃從神之而張其說何其好怪也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子乃余豈不與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韓子為毛穎傳而史非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韓子非侮乎玩耶謂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韓子論佛骨表以古之帝王運祚興亡其年壽長短校之謂無佛時其壽祚自長事佛則乃短指梁武俠景之事謂其事佛求福廼更得禍以激動其君也當南北朝時獨梁居江表垂五十年時稍小康天子壽八十六歲其為福亦至矣春秋時殺其君者謂有三十六

彼君豈皆禍生於事佛乎韓子不顧其禍而專以禍而誣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亂臣竊發雖天地神祇而無如之何豈梁必免耶此韓子未識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禍福報應者善惡爲之根本也佛之所以教人脩福其

軻七

十三

正欲天下以心爲善而不欲其爲惡也猶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爲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佛之意正念但以三世而校其報施者曾氏差不及佛言之遠也故其禍福之来自有前有後未可以一世求

苟以其壽祚之短謂事佛無效欲人不必以佛法爲則洪範以五福皇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王之道何則孝文爲天子纔二十三載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即位方十六載年四十八而死其曆數也皆未及一世其壽考也皆未及下壽豈謂孔子所說無驗而即不從其教耶於乎聖人爲教設法皆欲世之爲善而不爲亂未必在其壽祚之短長也韓子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命來朝陛下接之不過

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云云此韓子蔑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靈叡智亦真古之聖人也又安可槩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

同校也雖中國之聖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歲而其骨不朽况復其神奇殊異有以與世爲祥爲福耶此韓子亦宜稍思而公論也昔有函孔子之履與王莽之首骨者累世傳之至晉泰熙之五載因武庫火遂燔之夫

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聖人也大惡者莫若乎王莽之不肖也前世存其迹而傳之蓋示不忘其大善也留誠其大惡也古今崇佛靈骨者其意蓋亦慕乎大善也若前所謂不過禮賓一設者是乃示其不知禮而待人無品

軻七

十四

也借令佛非聖人固亦異乎異域之衆人者安可止以一衣一食而禮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國而中國者以賢人之禮禮之彼季札由余第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靈而不測者也生使其君待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者也

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謂不可揚君之過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為惡也韓子乃當婉辭而密諫況其君未果為惡烏得訐激而暴揚其事乎昔魏徵能諫不能忘其言書之以示史官而識者少之馬周垂死命焚其表草曰管晏彰君之過以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而君子賢之若韓子之諫比魏徵則未必為當留其表使世得以傳其為繆固又過於徵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馬周之賢矣又况之所為未至為惡而暴表論之乃見斤流

放押留其說以自彰其識智膚淺播極醜于後世也嗚呼

第二十六

韓子上于頔書稱頔若有聖賢之言行乃曰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乃引楊子雲言曰商

柯七

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然與頔列傳相反不亦諛乎

十五

第二十七

韓子斤潮州其女孥從之商南層峰驛遂死其後移葬韓子銘其壙恨其路死遂至罵佛

因曰愈之少爲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瀾漫夫華夏有佛古今賢愚雖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爲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獨以爲鬼亂治韓女自斃何關乎佛而韓子情泥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測之聖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王五帝三皇之言聖者也宋六帝謂其

群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石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則垂致太平韓子叢蔽而固不省此言也又其作詩送澄觀而名之詞意忽慢如規誨俗子小生然澄觀者似是乎清涼國師觀公謂詩詞有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又云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或云別自一澄觀者夫僧儒於其教名以道德道德尊故有天子而不名高僧唐之太宗以公稱玄奘是也傳曰盛德之士不名太宗豈用此法耶然春秋書名非善

之之意也既贈之詩特名呼而規刺之豈其
宜乎縱非清涼國師已不當然果在觀公益
不可也若觀法師者自唐之代宗延禮問道
至于文宗乃為其七朝帝者之師其道德尊
妙學識該通內外壽百有餘歲當其盛化之時

朝上

十六

料韓氏方後生小官豈敢以此詩贈之是必
韓子以觀公道望尊大當佛教之徒冠首假
之為詩示其輕慢卑抑佛法之意氣而惑學
者趨尚之志耳非真贈觀者也韓子雖漫然
不顧道理可否橫斥於佛殊不知并其君與

其本朝祖宗而辱之也禮不敢齒君輅馬蹛
其芻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之車乘即
下尊敬其君故也適韓子乃特慢忽其君之
師天子嘗所禮貌之者其於禮義何若也如
德宗皇帝誕聖節賜輦延之內殿談法廣敷
新經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誠於群臣曰
朕之師言雅而簡詞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
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
師之號然法師道德位貌若此尊嚴可侮而
失禮君師之德義乎不唯無禮其君師與朝

廷抑又發乎後生小子輕薄之心吾知而今而後天下不遵禮義忽慢道德之士其輕薄之風自韓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韓子荅崔立之書曰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

柯七

七

時顛顛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以至云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吁韓子所謂作唐之一經過也古之立書立言者雖一辭一句必始後世學者資以為法去言不中則誤其學者周書武成出於孔子之筆序而定之其曰血流漂杵孟軻猶不取而非之謂其不當言而言之過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藝之文尚不自謂為之經稱經特後儒尊先聖之所作云尔昔楊雄作太玄經以准易故也而漢諸儒非之比之吳楚僭號稱王者也今韓子輒言作經何其易也使韓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書猶宜待他輩或後世

尊之為經安得預自稱之雖其未成比之楊
雄亦以過僭矣其曰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
之幽光者此乃善善惡惡褒貶之意蓋韓子
銳志欲為之史耳及視其外集答劉秀才論
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為而曰夫為史者不有

人禍必有天刑乃引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
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
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
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
隱謗退死於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

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
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一本止略引司馬遷范曄在丘明等
三然以此為尤韓子何其勇於空言而怯於
果作可笑也成前所謂顛頭狼狽失其所操
持而發斯狂妄耶

軻七

六

第二十九

韓子謫潮陽與方士毛于姬遇遂作毛仙翁
十八兄序謂于姬者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
不猶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祿厚薄壽
命長短發言如駛駟信乎異人也然兄言果

有徵以至云即掃廳屋候兄一日歡笑韓子乃信其說謂果若如兄言即掃廳屋候兄者即以兄事之自列於門人也當此韓子何其不知命而易動如此也縱于姬之言果驗如神在衆人當聽而竒之韓子自謂專儒顏頤

為聖賢之士固宜守聖人之道也語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謂君子明故不惑知命故不憂勇於義故不懼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蓋亦皆推乎聖人性命之道無俟於苟也

烏得不顧此而輒如衆人惑於毛生乎韓子自顧為學聖賢之儒如何耶苟其道不至安可以學聖賢自負乎韓子前作謝自然詩而譏斥神仙異端者語句尤厲今方降為郡乃自衰變動尤惑兄事仙翁異人帖帖然願欲軀七伏為其門人掃洒廳宇以候之九憑其言而望脫去遷謫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韓子於聖人中庸得無媿乎

第三十

余觀韓子之書見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
始欲悉取而辯之近聞蜀人有為書而非韓
子者方傳諸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未覩乎
蜀人之書吾益言之恐與其相重姑已劉昫
唐書謂韓子其性偏僻剛訐又曰於道不弘

吾考其書驗其所為誠然耳欲韓如古之聖
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
第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
甚文奚用若韓子議論如此其道可謂至乎
而學者不復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

文而譏沮佛教聖人大酷吾嘗不平比欲從
聖賢之大公者辯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
毀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已五十者且鄰於
死矣是終不能尔也吾之徒或萬一有賢者
當今

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吾書貢而辯
之其亦不忝尔從事於吾道也矣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五册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五冊

鐔津文集卷第十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軻八

古律詩共六十首

三高僧詩并叙

唐僧皎然靈徹道標以道稱於吳越故諺

軻八

美之曰雪之畫能清秀越之澈如水雪杭之標摩雲霄吾聞風而慕其人因諺所謂遂為詩三章以廣其意也

雪之畫能清秀

畫公文章清復秀天與其能不可闕僧攻文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什自古有出拔須尊畫為首造化雖移神不遷畫公作詩心亦然上跨騷雅下沈宋俊思縱橫道自全禪伯修文修或揮字豈徒爾誘引人心通佛理縉紳先生魯公輩早躡清游慕方外斯人已歿斯言在護法當應垂萬代

越之澈如水雪

澈公之清若冰雪高僧天資與人別三十能詩名已出名在詩流心在律不殊惠遠殊惠休皎然未合誰與儔白雲蕭散何定止忽入關中訪包李孤清難立衆所沮到底無辜中

第一九五冊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五冊

非語木秀於林風必摧澈公懷德成禍胎古
人已往不復歎爲爾爲詩遺後來

杭之標摩雲霄

標師之高摩雲霄在德豈在於沈寥一庵嶺
底寄幽獨抗迹蕭然不入俗有時虛陟層崖

眺不聞其語聞清嘯當時陸羽事幽討曾入
青雲預聞道取雨救旱驅神龍此與人間事
豈同冥機感異心之苗此公所以稱道標

送章表民秘書

一日夫子來山陔來言去別將何之清塵舊

尉亦皆至

時周歲
之同來

鮮車輕珮光陸離入門顧

我顏色好林下把袂相追隨笑傲恣肆意氣
豪舉首不覺白日欹拂榻乃留崑宇宿紙衾
蒲席誠可嗤不計豐約但適美唯唯無語相
拒違是時春和二月半永夜耿耿輕寒微高

軻八

二

談交發雅興合如瓶注泉爭淋漓須臾促席
命言志直吐胃臆攜淳詞人心不同有如面
平生各自有所爲表民卒然趨席端曰吾有
志人不知末俗淺近烏足語含哺未吐長嗟
咨少從先生學經典不探枝葉窮根基帝王

之道斷可識殷盤周誥無復疑古今事業貴
適用文意述作須有規豈類童稚空琢刻畫
餅不能療朝飢十五孜孜事文字磨龍筆硯
精神罷長篇大軸浩無數慷慨但欲扶政治
前年補吏來浙右局務冗俗不可窺傾懷欲
效王霸略騏驎捕鼠非宜宜錢唐大府多達
官品秩相較我最卑孟軻獨負浩然氣誰能
斂袂長低眉丈夫所重以道進青雲萬里須
自馳咄嗟顧我胡爲者甘以門廕爲身資遂
爲謝病遠引去遽與簪組相差池膠西董生

苟可慕下惟克苦窮書詩閒居落莫多感激
所感時政生瑕玼賤臣抱節私自效作書萬
字投丹墀天關深岩在西北引領一望雲霓
霸德音畢竟不下報漫陳肝膽空涕洟嗟嗟
吾生時命謬不遇當時甘佚遺龍蛇之蟄尺
三
蜷屈萬物不時須自怡我家田園在南國亦
有溪山名武夷泉甘壤黑堪稼穡歸與老農
事鋤基余與感之聞此語精神飛動驚支頤
深謀遠慮不可測滄溟無底天無涯閭闔門
前無限客摩肩踏足爭前詞暖衣飽食恣氣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五冊

艷幾輩卓犖能如斯請君更前與君語何必
輕沮煩孜孜嘉穀冬收槿朝發衆物榮茂有
疾遲不聞伊尹五千湯堯舜之道方得施賢
傑輕身重天下豈使汲汲營其私况當夷狄
侮中國蹂踐二鄙翻地皮將軍誅討苦未尅

百萬師老勞旌旗凶年樂歲復間作風雨霜
雪猶不時天子勤政不暇食亦待才能相補
裨廟堂之上有君子聰明豈肯饒臯夔執秉
公道尊大匠裁度杞梓寧參差愛君爲人性
疎達不以其教交相訾臨風明月千里別祝

詞豈憚傾肝脾俗人好毀寡樂善嘉名清節
慎莫虧朝廷若問平津策賢良第一非君誰

古意 五首

風吹一點雲散漫爲春雨洒余松柏林青葱
枝可取持此歲寒操手中空楚楚幽谷無人

來日暮意誰與

二

君莫笑支許寂寞非愚懵君莫輕嵇阮山林
有消興人生徒百歲樂少憂還剩萬事漫短
長無如使道勝爾非傲世士高蹈釣名稱但

謝區中緣甘心棲石磴澄空白日飛世事終
無應不如省爾誠自言還自贈

三

雲中見雙鳥高飛揭日月毛羽貴文章翱翔
異鷹鵠翛然邈千里竟不顧林樾春風漫飄

軻八

颺勁翮更超忽陌上遊俠子窺爾徒倉卒雖
有金彈丸睥睨不敢發因知奇異資自保長
超越回視黃雀群胡爲戀塵滓

四

堪笑浮雲高凌虛翳日星

凌虛或作扶搖

寧作蘭蕙

幽草中自芳馨自足乃天分未需爾虛靈掩
翳之所惡胡爲久亭亭古來曠達士浪跡多
晦暝山林惜長往藏用亦藏形愚谷不可及
官然還自寧嗟余亦羨此岑寂養頽齡

五

窮品偶真叟授我一卷書深林值幽人遺我
斧與鋤斧鋤亦奚爲教養材與疏荒穢必須
剪使之藹自如授書欲胡爲教爾心與軀學
必先正已自治乃及餘此意有嘉訓佩之未
始除如何悠悠人自謬欲是渠相習成薄俗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五冊

數德懷遠條吾裁此理語憑君爲傳諸

游龍山訪道士李仙師

日出野曠明肅然訪道生杪湖外去散誕
雲邊行秋高天宇淨脫葉飛縱橫乘風度林
嶺轉覺衣屨輕時聞縹緲間微颺傳鶴聲知

軻八

五

與仙家近逸思冷然清須更轉幽谷紫府芝
田平仙童走脚報松子來門迎接袂語且笑
所歡非俗情丹臉人未老道貌天已成開筵
羅玉粒盤餐饁紫英綢繆似交舊洒落懷抱
傾薄暮忍云去徘徊倚山楹欲有重尋約還

憂變高名

感遇九首

海水晦夜清秋色涵蓬壺有叟雙龍公鐵網
羅珊瑚風雲浩容與悵悵何所圖欲問天上
人可換明月無

仙人白玉京去去何縹緲瓊樓十二層玲瓏
汎雲表銀湟月爲波萬頃即池沼秋來宮殿
光逗落人間曉空際時澄明烟霞眇青鳥可
見不可到所思空杳杳

悠哉楊執戟識遠才絕竒初提草玄筆頗爲

人所嗤卓卓孔孟道謝爾平嶮藏玉鑑含幽
光千載方歲蕤寄語曠懷士未達休嗟咨心
期道自貴俗態勢焉隨青山保長往白日貞
可窺高標謝松柏孤芳操弗移

天威不到處干戈動邊鄙將軍奮威猛英雄

勢隨起紛紛出榆關肅肅秋色裏白馬冒黃
雲清霜厲嚴肯少壯羽林兒務能莫多喜好
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寄言飛將軍妙略應
無此志在報君恩豈爲黃金死丈夫身許國
慷慨當如此寧教太史書輕笑魯連子

蒼茫天地間流光一何遽曾聞太古人未見
曦輪駐才沈崦嵫雲還上浮桑樹山色愁裊
暝天形夢中曙安知穆天子龍馬神爲御萬
里速乘風又向瑤臺去超遙侶神仙此理當
何故不向堯年長永使人間住

柯八

六

冠蓋何處客凌雲意氣驕旦旦趨雙闕衝衝
過渭橋金珂雲外響畫燭月中燒縹緲行天
路升騰在玉霄如何區宇內頓與人間遙長
拂羅裳去明光殿下朝一俯復一仰榮多憂
亦饒白髮領邊長朱顏鏡裏凋豈知松檜下

幽人長寂寥萬事淡無慮恣卧時長謠浩蕩
天地間孰問犧黃竟臨風一清嘯胡爲王子
喬

空虛澄遠煙霽色含秋景思君每盤桓駐目
千峰頂駐目或作獨往明月初團圓可照美人影美

人來不來雲霞渺林嶺

松柏地之靈草莽亦同茂願得區域中心
復純素蒼梧會稽陰罔復有陵墓六合無知
音青山有歸路人生惜朱顏賢照長相顧昨
夜露華臺誰不怨秋暮

悠然嚴子陵遠大寥廓器故人貴爲君白駒
要不至耽閑戀淶潭高超弄芳餌青山汎白
雲萬古寄高意侯霸不知道初亦嫌傲志何
事卑王侯其心越天地因悲婁護輩胡爲附
權勢洎游絳灌間折節踴蹶例皇皇古皇道

柯八

七

勞生自拘繫不如歸去來乘風拂長袂

懷越中魚示山陰諸明士

厭見人境喧清游憶靈越東南千萬山浮青
滿寥沆從來鑑中景形勝人間絕月湛換鵝
溪雲起藏書穴客子若飄蓬遽與故人別尺

素未及通芳草已云歇
所悲行路難俯仰損
名節鳴鴈欲東飛寄語謝明月

早秋吟

山家昨夜房櫳冷梧桐一葉飄
金井長天如水淨
截雲明月含暉變秋景
桂枝花拆風飄

飄誰在高樓吹玉簫
人間不見槎升漢
天上將看鵲作橋
年少征人在何處
白露霑衣未歸去
海畔今無漂母家
江南誰與王孫遇
徘徊月下空長吟
吾徒自古難知音
欲上高臺問明月
明月明月何不照人心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群賢宿山賦得暮雲
崑下宿

微風靜林杪紅日下崑何明月出已滿白雲
歸未多高應伴猿鶴深不暗松蘿若弗爲霖
去其如旱歲何

浙江晚望

暮色看無際秋空水混天
片帆飛鳥外新月落潮邊
隔越山形小吞吳地勢徧
幾人來往老早晚渡頭船

題徑山寺

翠拔羣山外連天勢未休
雲迷飛鳥道雨出

古龍湫僧在深雲定香和香雷浮人間游不
到臺殿自清秋

卽侍郎致仕

平時獨高謝道勝欲韜光白髮辭明主青山
戀故鄉藥畦容鶴到吟徑恐雲蔽更愛禪林

卧時來拂石牀

軋八

山中早梅

亭亭映晚景皎皎出林端小圃連雲淡孤芳
冒雪寒人間殊未見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瓊
玉寧將勝牡丹

汎若耶溪

越水乘春泛船窓掩又開好山沿岸去驟雨
落花來岸影樵人渡歌聲浣女回滄浪無限
意日暮更悠哉

書毛有章園亭

愛此園林好重來花木滋將人醉不去幽鳥
語無時烟郭連芳草春湖泛綠池松篁非俗
韻游子漫相期

山亭晚春

山庭晚來靜林石自曉留人去吠人語花飛

恣鳥銜晴烟熏茂草煦日鵲高杉更喜團圓
月清光下碧巖

自贈

靜坐還看竹閑行亦合樵道心應有在生事
合無慘客去清談少年來白髮饒漫將支遁

軋

九

筆間且賦逍遙

夏日無雨

山中苦無兩日日望雲霓小暑復大暑深溪
成淺溪泉枯連井底地熱亢疏畦無以問天
意空思水鳥啼

俗謂水鳥啼則天下雨焉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歲暮書懷

朔風適變寒曉日將含煦南國殊未還東山
歲云暮浮生奄忽往芳顏安得駐寄謝人世
間紛華尤可悟

山中早行

前山經夜雨獨往步春泥天岸日將出田家
雞更啼孤烟行處起曠野望中低猶喜逢樵
客相將過數溪

湖上晚歸

人間薄游罷歸興尋舊隱春岸行未窮夕陽

第一九五冊

看欲盡嵐光山際淡天影水邊近自憐幽趣
真清吟更長引

季春寄友生

湖上無烟畫人間寒食時陰晴春易變花月
候難齊未畏青蛙亂先愁紫蕨衰雲山向漸
熱相訪勿應遲

寄懷泐潭山月禪師

聞道安禪處深羅杳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
坐邊栖雲影朝晡別山峯遠近齊不知誰問
法雪夜立江西

送客還北闕道中作

北郎送陽子日斜歸舊居路泥侵曉潤晦月
逼春餘桑柘雨中綠人烟關外疎依然見風
俗歸興混樵漁

次韻無詈赴承天再命

軾

十

戰命還高讓知君所趣深青山當隱處白髮
欲栖心更俟逢梅雨何妨過虎林潺湲合澗
水六月足清音

山舍晚歸

薄暮還精廬徐行無所並日入月還清山空

力更靜彷彿聞疎鐘
儵然在西嶺寄語高世
流來茲謝塵境

讀書

讀書老何爲更讀聊遮眼
此意雖等閒高情
寄無限錯磨千古心
翻覆幾忘飯不知白雲

去春靜山中晚

送盧隱士歸廬山

世事如循環是非終莫盡
羨爾歸深山任他
譏小隱黃鵠舉已高
白雲去非近天籟歸寂
寞何峰弄清軫

還南屏山即事

歲晚歸來石室寒
松蘿岑寂自盤桓
但知林下一年過
不見人間萬事難
招隱有詩題石
記解朝無說與時
看此心已共空生
合身似浮雲不必觀

入石壁山

輒

士

身似浮雲年似流
人間擾攘只宜休
老來已習青蘿子
隱去應追白道猷
直入亂山寧計路
定看落葉始知秋
他時谷口人相遇
莫問裁詩謝五侯

山中自怡謝所知

萬事隨宜勿强攀
暫過朝市即歸山
勞生未必浮名好
稱性應須到處閑
都似夢中休問影
只堪吟裏更怡顏
襄陽道者寧知爾
猿鶴蕭然石室間

寄承天元老

清散年來事益閑
不論林下與人間
禪心至了非喧靜
默客何妨更往還
竒石清軒增勝趣
流泉碧座照衰顏
支形脫略時機甚
應笑歸來別買山

誠題 田事

高吟遠矚倚雲梯
往事經心盡可題
道德二篇徒自辯
是非一馬豈能齊
暉山真玉傷驚火
失水靈蛇畏在泥
寄語冥鴻上天去
凌雲羽翼莫思低

元日

暗裏春催曙色明
百雞迎曉報新聲
宿寒尚在龍蛇蟄
歲曆初傳日月迎
蓂莢四時今始發
梅花一旦占先榮
山家也祝堯天壽
漫學牛山報太平

著書罷思南還復會客自番禺來因

賦此詩

平昔著書今粗畢南還終欲隱羅浮初春况
遇故鄉子終夜更誇滄海遊但貴羊城風物
好豈辭梅嶺路岐修應須相與葛洪輩抗迹

山林送白頭

柯八

十二

冷泉獨賞寄冲晦上人

南風掠波溪水滿山中幽人來洗浣獨立溪
傍清興歎更愛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
散世道紛紜何足算人間五月夏雲煩相約

歸來君莫緩

遣興三絕

逸興應須傲皎然此生瀟洒老詩禪何妨剽
得驚人句詠徧江山一萬篇

吾道陵遲事事訛而今無計遏頽波徇人玩

法成流俗但泣金書柰爾何

去年聊駐江頭寺今寄林僧岫下扃莫謂此
身無定迹人生都類一浮萍

書南山六和寺

青葱玉樹接溪岑臺閣凌虛地布金行到白

雲重疊處水聲松韻淡人心

寒食日雨中

漠漠行雲晴復陰野花垂濕晚沉沉游人莫
怨天多雨況在東臯春已深

早起

軻八

天窻月過星踈渺檐際冥分雲窈窕山家深
處勿雞啼時有寒鷄來報曉

十三

對喜鵲

靜卧時驚鵲喜多須更果有故人過山中明
度還無事問爾綿蠻更語麼

寄晤冲晦

年老相看眼倍青念君詩思苦勞形人間更
有無窮感好把禪關護性靈

洗筆

古人信文字字字從此出天下心不欺爾亦

有陰隲濯之遺孺子念茲未應失

遊大慈山書畫上人壁

谷裏侵雲寺尋幽到深處春過寒花開人來
啼鳥去豈期草庵客日暮此相遇

清溪

勿謂清溪清長如鏡初洗須防苟容物汙爾
清到底

鐔津文集卷第十七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五册

鐔津文集卷第十八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軻九

此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

自序見

前序今總編于此貴後賢披覽以見一

時文會之清勝焉

軻九

一

歲暮值雪山齋焚香獨坐命童取雪烹

茗因思柳絮隨風起之句遂取謝道蘊

傳讀之見其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

益發幽興乃為詩兼簡居士公濟彼上

人冲晦

東山沙門 契嵩上

簷外驚風幽鳥歸窻間獨坐事還稀初看曆

日新年近喜見山林驟雪飛但憶故人能有

詠寧懷久客此無衣絕昭湯老能乘興城郭

何如在翠微

章安楊靖父韻

零落東山老佛師古來獨往似君稀雪邊氣

候春將破林下神情句欲飛後日當尋蕙遠

社何人更贈大顛衣一篇感發渾閑事須脫

青衫動少微

錢湖草堂沙門惟晦次韻上

雪滿西山春未歸，泉聲凍咽鳥聲稀。
靜觀眼境人間渺，驅逐詩魔天外飛。
一飽每將松作飯，大寒重換紙爲衣。
我憐詩是君家事，更約論心極細微。

約冲晦宿東山禪寺精舍先寄蟠

上人合動林間興，吾恨哀遲學謝安。
納屐操筇那有限，吹雲落雨漫無端。
先憑報信春枝破，預想分題雪屋寒。
林下不諳人世苦，笑將雙鬢與君看。

次韻和訓契嵩

襄陽習子不貪官，欲友幽人擬道安。
冒雪履霜臨歲杪，攀蘿挽翠到雲端。
初論浮世漸年老，久對清規苦夜寒。
空感知音何以報，但誇山水富君看。

將訪永安東山禪師先寄

准晤

庵在千株松桂下，更無塵事到夫君。
高蹤罕過呼猿澗，靜思唯看抱石雲。
日暮坐間禽影集，雪晴岸畔路形分。
楊旌約我須投宿，月裏禪餘怯論文。

次韻和訓 契嵩

歲晚陰沈天宇昏宗雷訪我更携君相期石
屋宜投宿獨憇山茨學臥雲雪映窻櫺人已
靜風吟燈影夜初分自憐惠永多閑散強接
清言媿不文

宿永安方丈書呈東山禪師 嶠

千年道在高僧傳未論詩人更有評曾著文
章原大道獨推性命濟羣生白雲已鎖山間
寺流水空傳世上名林遠不聞鐘磬作五更
幽鳥轉春聲

次韻和訓 契嵩

詩豪何遜宿岳岳品格高卑徹曉評未省寢
前無月到唯驚席上有風生却超年少徧高
隱莊子才雄不近名明日君歸人落去莫將
平舛擬虛聲

次韻奉和 惟晤

軻九

三

道安獨繼襄陽踵詩好慵窺雲畫評竹屋數
間經幾載草衣三事傲平生縱陪林下收孤
迹難學人間走大名燈火已殘談未倦曉風
斜雨打窻聲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五冊

嘉公濟冲晦見訪

契嵩

數曲青溪山數重山深日暮已鳴鐘忽聞行
客門前語來覓幽人林下蹤初接風流殊歷
落更張燈火倍迎逢不須便去疑無待已有
黃粮在宿春

次韻和訓

蟠

數百招提隱亂峰蒼茫豈復辨君鍾春舍未
得黃鸝報路轉唯尋白鹿蹤庵在月邊長不
鎖興來天外忽相逢山人莫笑水冠客亦有
鴻來待賃春

次韻和訓

惟晤

白雲蒼海一重重傍舍遙聞隔塢鐘月上更
無人語闌雪深空認虎行踪詩書共喜燈前
論茗果翻疑夢裡逢脫塵高談無限樂煨爐
寒擁日高春

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

蟠

山老未容山客去故將雲陣鎖山門雨催晚
色疑諸嶺雷送春聲落後村今夜青林妨月
上故人白首把詩論來朝山水終瀾汎策杖
相隨討澗源

次韻和訓

契嵩

暮雲將雨苦紛紛看雨攜君倚寺門飛鳥驚
雷歸後塢落梅流水出前村名山當爾何須
去勝事而今更好論況有禪翁通妙理徘徊
重款扣真源

次韻和訓

惟晤

軻九

四

雨洗群山秀色分一筇雙屐到松門天邊雲
散爭歸洞島外樵還各占村久著青袍心已
厭相看白首事休論請君細問黃梅老當信
禪河別有源

同公濟冲晦宿靈隱夜晴

不睡還烹北苑茶寒燈落盡適來花夜深雨
過山形出天靜雲空月色佳且喜僧窻晴似
畫莫論人世事如麻况陪支許皆能賦豈厭
留詩在碧紗

次韻和訓

嵒

山風亦會山人意卷盡天紛掃雪花明月當
樓情已興碧雲落紙句還佳天威忽霽應通
物仙侶相便合姓麻群動已消林木響卧看
星斗隔窻紗

次韻和訓

惟晤

戰退睡魔重酌茗再被文卷眩生花喜逢長
夜身雖健勉和新詩興未佳風細猿聲清似
梵月明杉影密如麻臘寒燈灶飛蛾滅何必
殷勤護薄紗

軻九

五

早過天竺呈明智及同遊二老

蟠

兩夜靈峰卧竹床平明屐齒到雲堂門前雨
過新溪滿石上風回舊草香山挹鐘聲圓不
散雪鋪瓦面冷無光理公莫恠詩相惱今日
偕行總姓湯

次韻和訓

契嵩

澗北夜依禪舍宿峰南今訪講師堂初行松
路愛清曉及過石橋聞異香日色煖烘諸壑
淨晴嵐翠潑幾峰光道標尚客何高趣更飲
吾曹栢葉湯

次韻和訓

惟晤

曉過翻經臺下寺與君同謁祖師堂庭前紫
桂葉頻脫石上紅梅花正香出洞陰雲分遠
影挂松寒日漏清光謝公勸飯須無讓不許
非時薦茗湯

南澗傍遊戲呈公濟冲晦

契嵩

相引朝來碧澗傍
山林雪盡水流長
未應驚鳥下苔岸
先共觀魚跨石梁
日淡沙寒鷗自聚
歲闌春入草含芳
鮑昭湯老須同詠
何必人間萬事忙

次韻和訓

嵇

澗南一嘯清風發
林下重來白日長
雲遠石深連鷺嶺
水寒沙淺似魚梁
漫因野老詢前事
閑伴幽人擷衆芳
更欲窮源情未已
知君嗔我索歸忙

次韻和訓

惟晤

撥雲過得南隴去
流水激淺一澗長
磐石誰堆補缺岸
老松自倒成危梁
沙禽呼雌頻叫噪
山藥吐色常芬芳
臘去春歸山愈好
喜君共無塵事忙

遊天竺上寺呈東山仲靈冲晦

軻元

六

嵇

入林已忻猿鳥樂
共傲浮生勝大還
身外是非雲不繫
社中留戀雨相關
籃輿窳窳寔媿彭澤柱杖風流肖
德山寄語葛洪品
下水莫流清夢落人間

次韻和訓

契嵩

共訪迢迢深塢寺仍隨野老賣樵還鳥栖已
定人方到暮色雖濃門未關今宿岳房休問
法來朝臘屐重登山平生勝友殊難會莫厭
相携寂寞間

次韻和訓

惟晤

天寒雨細日將暮泥滑誰禁策馬還砂穴吐
泉鳴泱泱竹叢歸鳥語關關聊晞謝客須穿
屐莫羨支公獨買山方外論交情未淺願陪
杖老白雲間

同公濟冲晦遊天竺蕪簡呈

伯周禪老

契嵩

愛此蕭然松塢深詩流邀我此相尋蒼茫寒
日纔開霧靄澗濃雲又結陰安石放懷還劇
賞皎然乘興合清吟主人勤駐禪扉宿况值

梅香正滿林

軻九

七

次韻和訓

蟠

不問猿崖鳥道深攜筇著屐伴君尋山中桂
子驚寒夜雪後梅花逼歲陰欲住更逢青眼
顧相看須盡白頭吟他年若續高僧傳未放

湯休與道林

次韻和訓 惟晤

平昔詩禪友契深更來人外事幽尋雨餘澗
壑流寒響歲晏檉杉老翠陰袒跣不妨陶令
醉風流多傲洛生吟山翁解榻延清賞未放

前賢勝竹林

宿天竺并贈東山禪師與冲晦 晴

仲靈述作慙知己冲晦篇章竊賞音勝侶俱
恬山水樂神交已過雪霜深燈前自笑平生
事雨後重論一夜心相檢莫教詩間斷更闌

同聽夜猿吟

次韻奉和 莫嵩

沈侯才雋冠儒林詩語驚人金玉音學海平
生慙我淺詞源今日羨君深強晞老格須張
膽喜聽清言更洗心賡唱苟能容累句漫陪

梁甫續高吟

次韻奉和 惟晤

燈火青熒雲塢寺清猿叫斷有餘音檻梅雪
白春風近山雨盆傾澗水深背世迹憐高爲
迹結交心契老松心訓君秀句無新語徒攪

詩腸徹曙吟

宿天竺寺賦聞泉呈二老

端

我有泉中興平生愛水經山空時泱泱夜靜
轉泠泠暗脉來湍急清聲出混冥月寒風不
響高枕與君聽

同賦聞泉

軻元

契嵩

八

歲晏林間宿初聞况夜晴漱寒醒客夢飛響
應山鳴深澗松風靜幽人石室清誰人能爲
我寫此入琴聲

同賦聞泉

惟晤

澗泉吾所好山舍寂無喧春脉生雲底夜聲
來枕前風休不動竹月上未啼猿石上鳴逾
急冷然清夢魂

送公濟冲晦出山無簡駐泊

李思文

契嵩

幾日山遊霰雪稀相隨野老亦忘機始憐洞
裏雲堪卧又憶人間歲杪歸夜落梅花應滿
路風含春色自吹衣憑君爲語王孫道音信
終須寄鳥飛

次韻奉酬

端

臘後東風掃翠微同看芳柳破春機三宵聽
水都無夢四日登山未肯歸野老止憑雲送
客家人應笑雨沾衣君詩兼簡佳公子只恐
囊傾一夜飛

次韻奉和 惟晤

軒九

九

招攜綠野村邊去累日青山曠世機惜向永
安蘭若別還經靈隱渡頭歸雲峰積雪迷樵
徑石罅新泉濺客衣詩會未由陪帝戚心隨
雲鳥入城飛

遊山歸遇雨呈仲靈冲晦 晤

九里松門雪過時籃輿裊裊礙松枝雨留宿
客還斜落風送行人亦倒吹華表忽驚黃鶴
反耳中猶帶白猿悲來朝弗著登山屐可避
君呼謝客兒

次韻和訓 契嵩

巖維靈澈出山時避雨曾聞礙木枝歲秒霜
寒何足畏管中春色已堪吹風含鐘韻凝還
散水結溪聲咽又悲闌草野遊君莫笑初平
元是牧羊兒

次韻奉和訓 惟晤

興高未肯輟清詩
捨轎重扶櫛栗枝
松栢青肥春雨洗
烟雲輕健澗風吹
樵歸後塢連聲唱
廬過前溪失隊悲
莫道還家甘寂寞
陶潛自有五男兒

山中回憶東山老 蟠

山游興發特尋君
屐齒筇枝繞四鄰
峰北看雲忘世務
澗南聽水得天真
名高寂寞存僧史
林下風流似晉人
何日枇杷苦笋熟
却遊未減去年春

次韻奉酬 契嵩

君去年有苦笋上枇杷熟之句

君事逍遙入亂雲
與君躡屐遍溪鄰
林間聽鳥聞徧好
烟際觀山見匪真
澗水只能忙送客
岩花不解久留人
樂天更有龍門約
勝會應須趁早春

連得公濟出山道中見示二篇鄙思

軻九

十

枯涸奉和不暇且乞罷唱 契嵩

詩篇留落野人窻
又得虞卿壁一雙
恠似蛟龍出古水
清如日月浸秋江
賡吟何止夸山澤
變雅終須繫國邦
爲報詩家驍將道
雪闌休唱已心降

次韻奉訓 蟠

幾夕論詩坐石牕憐君百首妙無雙勾牽野
興侵孤月惱亂詞源湧大江數紙忽然來竺
嶺千年猶可照吳邦相思未免還相挑莫豎
旗幡却詐降

出山至中途寄永安禪師

惟晤

松行未盡却回頭寒雨霽霏已漸收望海閣
邊雲繚繞行春橋下水奔流山庵驟別高談
遠城寺將歸滿面羞須做著書同護法悠悠
人事漫拘囚

次韻和訓 契嵩

忽憶山中人白頭歲闌來看雪初收詩篇見
賞皆高興謝客相隨匪俗流漫有崑雲供夜
臥况無土食備晨羞愛君吟詠殊堪聽金玉
聲音勝楚囚

公濟冲晦出山次日奉寄

軻九

十一

契嵩

孫綽曾陪支遁遊千年人謂兩風流羨君慕
此乘雙屐結侶還來共一丘衣冷雪霜猶未
去興高雲月肯甘收耽詩重道皆無比應敵
當時萬戶侯

次韻奉訓

蟠

依聲未落鳥聲愁
筍發花開澗水流
還對春風驚節物
漫思野老傍林丘
古人得道多深隱
賢守知名貴早收
林下頻過君莫恠
自看骨相匪封侯

次韻奉訓

惟晤

今日追懷昨日遊
二君乘興似奔流
遠尋幽壑行拖屐
累到深雲卧枕丘
崖竹簫疎晴影亂
鳩梅零落晚香收
會須重訪藤州老
更約高才沈隱侯

次韻奉和

契嵩

樂天已與廣宣遊
更出風塵外俗流
酒聖盡能非畢卓
詩仙皆欲接浮丘
間公濟與冲晦遊斷此輩酒多
隨其篇章逸處江山動
筆硯閒時雲雨收
况有聲名俱籍甚
並飛南北動王侯

歲暮還西塢寄公濟無誓

契嵩

乘興溪邊去仍從林下歸
梅香帶春信日色暖人衣
白髮思還遠清流遇更稀
野禽寧會意相顧向柴扉
日色暖人衣或云日暮入人衣

次韻奉和

蟠

聞說西庵好藤州恐不歸延年松可食避世
草堪衣山塢雪應壞林端梅亦稀猶憐二禪
老佳句及城扉

次韻奉訓

晉元

野步溪流靜源深興未歸晚禽栖雪竹殘霞

軻元

十二

洒禪衣放意天涯遠狂吟人落稀詩成寄吾
侶清氣動林扉

次韻奉和

惟晤

白髮東山老青林西塢歸聽猿時駐錫厲水
自褰衣高論才難敵孤蹤行亦稀慚君寄樵

採佳句出崑扉

寄東山禪師

靖

高卧西林月孤閒獨見君杖屨探澗水歌枕
看山雲鹿過何人見猿啼只自聞篇章知幾
首寄我莫辭勤

次韻奉訓

契嵩

翛然林下隱吾道異夫君習忍如幽草觀身
類片雲人情無意染鶴唳有時聞謝客詩懷
寄憐君此興勤

蟠雪夜登湧金樓遠望西山憶仲靈

洒然有邁世之風因思山陰王徽之
雪夜獨酌四望皎然徘徊詠尤太冲
招隱詩忽憶戴逵扁舟乘興余恨未
能遂往聊寄此詩

家占西湖島上雲雪光月色更侵魂與來爛

漫投空老作投或詩罷蒼茫眼正昏晉國衣冠

何處覓梁朝殿閣儼猶存思君不及山陰夜

遙望青松聽雪猿

次韻奉訓 契嵩

瑩色陰森雪和雲故人當此動吟魂烟凝火

冷萬家靜水色山光竟夜昏興發晉賢前古
遠詩傳蕭寺迹今存春歸品壑多芳樹漫欲
邀君同聽猿

寄勉冲晦速和拙什 蟠

冲晦僧儒詩者豪尤憐賴汝壯方袍一千篇

興時無敵三十年功格最高白髮逢春今更

勇清吟徹老莫辭勞何朝始肯將珠玉却報

仙人換木桃

次韻奉酬 惟晤

杜門誰復念吾曹老畏春寒擁毳袍懶慢從

來徒自笑唱酬今更怯君高曾無道譽喧喧
播厭把肝脾苦苦勞佳句忽來催野句譬將
凡果逼仙桃

新歲連雨不止因寄公濟兼簡

賢令強公 契嵩

寒郊纔喜歲華新景物陰陰又一旬雲帶天
低垂壓野雨歲春晝暗迷人寧愁燈火妨明
月却嘆詩家惜令辰陶令而今卧江國倚樓
吟望更誰親

次韻和洲 蟠

林扉厭聽雨聲頻爲惜春風只九旬衰櫟山
花將放杏侵尋歲月已過人何時好去遊南
澗每夜空來望北辰愁坐更無車馬客獨憐
詩筆謾相親

竊觀仲靈久雨詩且道余與公濟吟

軻九

十四

從之意輒次韻奉和 至

詩興勾牽日日新年光初破雨彌旬舊遊已
得新工部佳句今逢休上人仲靈文章大手
非特休比此北
以詩言耳雲外馳心關水石江邊搔首望星辰泥
深未愛尋山屐誰與西庵杖屨親

重次元韻 至

吟思那知歲月新初鶯啼雨早經旬娟娟野
竹通寒水洗洗江梅冷照人鶯嶺並遊勞夢
寐虎溪一笑尚參辰千金襲字形篇尾迹未
相同意已親

又次韻奉寄強令 契嵩

冉冉流年年曆新仲春春日未盈旬何爲萬
里青雲士來問雙峰白髮人詩思雅驚含老
格風神清爽惜芳辰况聞傲令陶元亮臘屐
須來與我親

重次韻奉訓 至

千年支許事如新欲寄前遊漫歷旬雨帶黑
雲遮俗客猿呼飛鳥伴幽人從容劇論知何
日感激佳篇慰此辰四海聲光非鑿齒道安
名重若鳥親

軻九

十五

鐔津文集卷第十八

鐔津文集卷第十九

軻士

序詩讚題

序

昔賢首菩薩於華嚴會中以偈荅文殊大士讚菩薩能示同世間云雅思淵才文中王歌

軻士

舞談說衆所欣信乎文之能顯道濟物也豈獨今之然乎自往古他方佛世無不然耳始余年少時走四方叢林尋訪師友務道專學有效古高世僧萬里求師之志於稠人中沈沈自策其氣志若上將軍負所欲建立邦家之意前邁

敵國而且戰且行不遑食息也聞所謂東山明教禪師之高文卓行道邁識遠凡獲見其所著文畫莫不錄叙而秘藏之及於錢唐靈隱山得嘉禾陳令舉所撰師之行業記石刻末云師自定祖圖而下謂之治平集又有嘉祐集總六十萬餘言而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繼聞其廣本除已入藏正宗記輔教編外餘皆在姑蘇吳山諸僧室藏之余固累遣人至彼山諸僧居歷訪之而寂然無知其所在者往往所委不得其人失於護藏而爲好事者竊移他所

也大觀初余居儀真長蘆之慈杭室於廣衆中得
湖南僧景純上人者入予室一日投一大集於
席間曰此老嵩之全集也秘之久矣聞師切
慕其遺文願以獻師余獲之且驚且喜念茲
或天所相而授我耶若獲至珍重寶自皇極

中庸而下總五十餘論及書啟叙記辯述銘
贊武林山志與諸雜著等約一十六萬餘言
皆舊所聞名而未及見者雖文理少有差悞
皆比較選練詮次幾始成集庶可觀焉更冀
善本較詳莫由得也後又遇周格非出守虔

州回得其非韓文三十篇三萬餘言又緣兵
火失之遂未能就其集近又得本於語溪東
藍彥上人乃與余昔於匡山所得別本較之
文字亦甚踈謬乃以韓文條理而正之然師
之著述不得其傳而散落多矣如天竺慈雲

軻十

二

法師行狀曲記長水暹勤二師碑誌行道舍
利述匡山暹道者碑定祖圖序皆余自獲石
刻而模傳之今總以入藏正宗記定祖圖與
今文集等會計之纔得三十有餘萬其餘則
蔑然無聞矣如今舉所記謂有六十萬餘言

者今則失其半矣吁嗟惜哉今以今舉所撰行業記標之爲卷首貴在見乎師之世系嗣祖出世去留之迹奇節偉行高才勝德邁世之風焉乃以輔教編上中下爲前三卷以師所著之文志在通會儒釋以誘士夫鏡本識心窮理見性而察其妬謗是非之聲也又以真諦無聖論綴于輔教編內境經贊後以顯師之志在乎弘贊吾佛大聖人無上勝妙幽邃淵曠之道不存乎文字語言其所謂教外別傳之旨殆見乎斯作矣故其贊末云示法

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又曰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此謂終歸乎靜默焉故真諦無聖論結云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安心之攀緣耳然有志於外文字之學者覽此二說豈不三警于中乎其輔教集舊本以累經鏤板故雖盛傳于世而文義脫謬約六十有餘處今皆以經書考正之覽者可以古本參讀之則其疎謬可審矣今自論原而下至于贊辭約爲十二卷次前成一十五卷昔題名嘉祐集者是

也其非韓文昔自分三十章今約為三卷次
前成一十八卷又得古律及山遊唱訓詩共
一百二十四首分之為二總成二十卷命題
鐔津文集示不忘其本也然師嘗自謂人生
世間閑為第一蓋其自得閒中之趣故其所

為之詩雖不甚豐濃華嚴而其風調高古雅
淡至其寫志舒懷有邁世凌雲之風亦可想
見其人也觀師與月公晦書自言余志在原
教而行在孝論余詳考其書則功在於原教
非韓行在於書僧即僧也者孝論德在於志尚遠

公而題其影堂文道在於壇經贊真諦無聖
論其文之高拔勝邁絕出古今則見乎武林
山志故後叙謂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其
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
之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師自攜書謁

天子宰相而下凡所見則止以正宗記輔
教編而投之至於文忠公則特獻之新撰武
林山志焉嗚呼文忠公謂文章如精金美玉
市有定價非人輒可以口舌輕重之也其重
讀徂徠集云待彼謗燄熄放此光芒懸人生

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
前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
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辯亦止百年間百年後
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媿妍
故師之於慶曆間始以文鳴道於天下然當

軻十

四

是時也宗儒束教革是非之鋒謗罵之焰紛
然而師終以是道發而著之為高文至論乘風
而殄之蔑如也故後世學者有聞其風務其
道而矚其文者若脫冥遊望北辰仰昭回也
然茲姑以師之經世文章恢弘輔贊吾如來

至聖之教之道淑人間世而然也若其自所
履蘊操守則瑩然若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而
不足以方其溫潤高潔明淨也故令舉記其
行業云師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與
於此中間雖以護法遭難然其所謂珠光玉

采日精月華者世雖見其有烟雲水火焚溺
蔽虧之患而其光采精華固瑩如也故師之
自攜書西上獻之天子事畢將東歸山林
而大覺璉禪師賦白雲謠以將師之行云白
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遙樂太陽輝萬態情何

極嗟嗟輕肥子見擬垂天翼圖南誠有機去
當六月息寧知網緼采無心任吾適天宇一
何遼舒卷非留迹然則師之風貌聲容其所
以出處斷可見也矣紹興改元之四年甲寅
重陽後一日書于禦溪東郊草堂之北軒

軻十

五

沙門 懷悟

又序

師自東來始居處無常晚居餘杭之佛日山
退老于靈峯永安精舍然眎其迹雖或出處
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而末路學者

器近不能曉悟而師終亦不肯少徇其韻以
撫循其機因而嘆曰吾安能圓鑒以就方柄
哉聞聖賢所謂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
而已言之行猶足為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
者識度脩明遠邪見而游正途則奚必目擊
而授之謂從已出耶因却闕著書以考正其
祖宗所以來之迹為十二卷輔教編三卷
又列定祖圖一面書成攜之京師因內翰王
公素獻之 仁宗皇帝又為書以先之上讀
其書至臣固為道不為名為法不為身歎愛

父之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脩公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教及見其文乃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

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瞻道明由是師之聲德益振寰宇事竟遂買舟東下終老于山林師雖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所著書乃廣明外教皇極中庸之道安危治亂之略王霸刑名賞罰之權而終導之歸於無

為寂默之道當世聞人少見其比肩焉而痛以內教自律其身端以儉素誠德為宿歸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為人也其所蘊至道淵密然以其所學較其所為而未見少差焉所著書觀當世士大夫不顧名實而是已非他也

軻十

六

謂以儒而族佛乃作輔教編學者亡孝背義循養其所欲也乃作孝論尚綺飾辭章而不知道本也乃作壇經贊苟合自輕而不自上以德也乃題遠公影堂文志其所慕以風末世之華侈也乃作山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

擲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其明
聖賢出處之際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詳正汪
洋浩渺尤為博瞻總號之為論原其如詩書
序贊記傳表啓銘誌題述評辯是是非非所
謂太山之毫芒耳及後終於湖山而火化不

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莫不東首而長想嗚
呼師雲行鳥飛於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
勢霄壤之遼也顧王公貴人雲泥之異也一
且以其所為之書獻之天子為之動容天下
靡然嚮風而使其乃宗乃祖吾佛無上妙道

明白於萬世而卒酬其抱道輔教之志非其
自信脩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有必掩
卷而三嘆者也嗚呼

師之道譽聲德既其超邁故後世學者或
當時在位道贊

軻十

七

人主師表於天下後世者皆仰而慕之若
天雲日星焉故有尋遺風想遐迹瞻頌稱
讚不已有若前所記淨因大覺璉禪師將
師之不雲謠若江西洪覺範之禮師之骨
塔詩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吊師之古詩

凡百誤者西蜀住龍舒天柱山靜禪師遙
其詩而序贊者若靈源惟清禪師之跋詩
二手帖而伸贊之者今皆筆之于此或詳
或畧以備研覽而發季世佛學者之志操
焉其淨因大覺璉禪師送師之白雲謠者

已見前之後序中此不煩錄矣

今既以陳令舉所著之記為前叙舊得
一叙不書名不知何人所作或云瑩道
溫觀其文藻美麗或近似之他輩不能
為也而中間叙其為文之所以而不甚

流類不免隨為葺正之仍舊綴于集末
云

禮嵩禪師塔詩 三十一韻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有異要之
手則然晚世苦陵夷講習失淵源君看按迹

者紛紛等狂顛韓子亦儒衣倔強稱時賢憑
陵作詬語到死不少悛後世師韓輩冗長猶
可憐趨名不自信泛逐工詞言譁然皇祐初
飛聲鬧喧闐田衣動成群怒癭空自懸縮首
不暇息兀坐如躓猿堂堂東山公才大德亦

全齒牙生風雷筆陣森戈鋌隱然湖海上長
庚橫曉天作書肆豪猛揮斤莫敢前群兒雖
貌敬臆論已不專書成謁天子一日萬口傳
坐令天下士欲見嗟無緣功成還山中笑話
答雲烟我來不及見山水自明鮮入門寂無

柯十

八

聲修竹空滿軒永懷脩然姿骨目聳清堅僮
怒豈知此住茲亦弥年指余以石塔草棘止
峯巔再拜不忍去聽此遶澗泉吁嗟末運中
那復斯人焉文章亦細事清苦非所便但愛
公所守遠拍諸祖肩遲遲哦公詩落日滿晴

川願持折脚鐙結茅西澗邊歲時邏松檜來
此掃頽磚

石門 惠洪作

吊明教嵩禪師詩凡一百韻并序

建中靖國改元辛巳冬十一月既望余抱
遠公文集自廬嶽而東圖入木錢唐布流
天下乃特詣師故居永安精舍之後嶺端
蒙雪霜排榛莽於所藏閣維不壞之五相
舍利小石塔前恭備香羞茗燭等作禮以
供焉因抽鄙思為五言古詩凡一百韻長
跪端想誠百其心粲若有對遂作南音稽

然以諷之庶不忘其本而聊為攀慕悼之
之誠也禪師平日有詩云異鄉風俗客不
惡但欲南音來耳邊余連與藤東西交徼
最為密邇禪師遷寂在於熙寧五年之夏
余纔八歲其實忝師里中之晚生所作南

柯十

九

音不得不尔苟不離正受庶其裁擇焉

覺城否復隍慧日書有食苟無明哲士曷以
救顛仄緬惟東山師降靈自天德申甫寧加
諸奮身若匍匐吾法傾不綱蒼黃莫之測詵
詵排佛徒岩岩侍君側適操權衡者兼領辭

翰職率意務品藻庶形在埏埴唐書預之修
韓語例增飾竊自比丘軻拒我過楊墨惜彼
迷至言曾之通皇極廢道專以人訐惡肆其
力坑焚必有待伐削豈容刻愚俗初易欺聖
主終難惑當時禪講輩動類百千億獨誰敢

枝梧縮手俟微纒唯師奮然作感憤形諸色
一言塗腦肝萬卷羅胸臆人爵猶垂遺冥鴻
詎龍得蠢蠢嗟東人遲遲別南國歷楚仍騁
吳百城慕知識義龍雲之天禪虎角而翼誅
茆靈峰西殺簡仙源北著書劬龍猛護法掌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五册

司直正宗序昭穆原教辯離即

謂儒釋二教雖殊皆用資

而化筆峯迴齒萃詞海弥漏派紛葩若輝散

宏艱尚典實匠媧補穹旻効禹導滸洳動成
幾百卷經世為模則斯文千古雄斯義萬夫
特據理從所征屢戰無弗克吾皇遇唐虞吾

相遭禹稷抱書乃西獻乘時闢凶塞喜覽明
光殿撫念加歎息賞其繫表才鬱為天下式
謂嘗獵英雋忽此遺孽弋小避三公位高憑
四依軾慧日昏復明禪經亂還緘智林久宜
茂福田廣須植大信過豚魚至仁周動植良

可班諸歲尋即導所敷

略去

飛章類席卷橫

議同鏡拭春喉那補爨樹口柑拱默始知猛

陵翁

即師里名彼多猛陵男

故原筮無遺愜金陽義存

存涇渭情湜湜

略

韻既而謂東歸湖山夢還

憶列戶翠可染當窓秀堪織風尚清散為僧

軻十

十

年白駒逼孰貴秉燭遊鼓缶歌日吳林遠爭

追隨宗雷苦淒惻禪誦心稍隙騷雅興仍亟

道行愈峻卓德聲轉輝

略去

宴坐居無何

遺偈見敦飭大梅鼯鼠聲匪我相囚福

師臨

貪云不似大梅奄然遂長往休徵難具仍明

云不似大梅

聲云

發驚峯下閣維大初熄五相堅不化鮮柔光
耀翌燦若金出鉞瑩如玉分功式旌無妄犯
奉法剛而寒靈山衆咸覩望林加渴醺尅奇
冠前籍景仰動殊域王公競嗟駭士庶增悃
悞略去韻共收鶴林骨合葬蔣山肋略去韻澗猿
徒自號書魚蠹誰能僧史半十料工歌全九
戔略去韻致我來吳楚募師自岐嶷獲記楞伽
遊誦味踰繪職師有遊吾澗川燕嘉哲人既
云殂至道亦將陪已乎三十年臨弔徒深尅
妙峰高為塔梵天廣成國國或興萬物備蒸嘗

五雲爭輔翊乾坤或幾息海山有時泐師其
道與名勃然長鬚鬚

南海楞伽山 守端拜題

余研味其詩雖風調氣韻高爽首勁而
中間凡用事綴韻過于迂僻今略取其

軻十

士

辭意簡雅超邁之句次成七十三韻亦
可見其才志向慕之誠至焉

贊明教大師并叙

始余讀嵩禪師輔教編愛其文落落有奇
偉氣而能發揮釋氏之道以諭夫當世名

儒釋子之不知教本者俾之達性命之奧
見聖賢所以施教敷化之心而不淪於是
非相戰之地中間叙繁之若夫統之有宗而
窮深及微則尚恐二家之學者或未易曉
其邊徼况能究其道而見其全乎及其示

寂後闍維而五物不灰然此雖師之糠粃
而以歿故已方見信於其徒則其所蘊精
粹要妙而不獲見知於人者多矣嗚呼道
之難傳也若是乎予甚悲之其道雖能化
當世名儒而不能盡化其徒故師歿後其

真風勝軌不甚章章絢爛於世茲或希世
之才黃鍾之音不按於里耳小器哉予晚
路末學不遑洒掃于庭宇而覘望餘光徒
臨風揮涕有胡不萬年之歎也今採其遺
芳稽首長想系之以贊云

藤山之東紫雲浮空爰有僧龍名配維嵩自
脫襁褓居仁由孝永雪其躬律儀是做遠覽
高翔遊吳暨梁道繼佛祖欲隱弥彰適丁祗
園謗譏四起縱筆成書蓋不得已既而撲滅
曇花重榮嘉祐之間獨飛英聲帝澤屢霑公

鄉折節咄嗟吾徒反肆駛舌遂賦歸歟安於
覆孟少林食毒異軌同途小智自賢所在成
市頗然誰儔理固宜尔太阿出匣斬蛟戮螭
用之補履曾不如錐喀焉云逝遗迹莫繼稟
乎真風永燭氛翳嗟乎鯁生不克祇承每一

軻十

士

念至氣于膺竟何能為只益慚作聊筆清芬
式告來學

龍舒天柱山比丘修靜拜贊

題明教禪師手帖後二首

吾佛大法蓋世出世間千聖萬靈道德性命

之本源源深本妙非思議可及其應緣揚化
也當必資開士因王臣之力啓物信而潔外
魔開士出蓋視法運之通塞決與世致益不
苟然也藤州明教大師嵩和尚其人歟妙達
玄宗博極世解出皇祐至和間見外黨有致

吾法之瘡痍者則曰予竊菩薩權為如來使
辯而明之以度彼惑俾歸正趣實所任職矣
於是著書聞奏蒙

仁宗皇帝嘉賞勅入經藏班行天下於是魔
雲廓而佛日輝也和尚既建功德於教門其

英聲茂實壯飾其曹稍蘊知識舉知欽慕而
比年法俯下表人根鄙劣喜剝染之便爭變
形服竊入吾家紛情世塵濫厠僧倫者皆是
見聞思慮不脫里俗何高德勝義之能講慕
哉寶因擇言上人當此時能竦所聞而矜所

軒

十三

慕其賢於濫厠之流者故可稱也雖久游禪
林服業祖道而於弘教大士知開導耳目起
睎矚之志也故在京師聞律僧有上世與明
教相厚善者乃訪問之彼為道前事且出此
帖示之擇言苦求得之珍收南來以示余若

有異獲因語之曰汝企其人而重其遺迹以
彼名耶實耶以名則於彼外矣徒可資於談
柄無益乎已以實則明教之至論可考以發
覆致遠者甚多汝宜尋而究之且想彼標致
以自勉激則終有益也矣年月日

又帖

明教大師嵩和尚自稱藤州東山沙門乘風
悲誓出于皇朝始以天下搢紳先生或未究
我法大道之源而域守所習跡佛教為夷狄
之法而蔑視之至加毀滅謂無使混害中國

周孔之道和尚惜彼循枝而遺根背源而向
派非徒謂暗乎此其學周孔之道也可得謂
能自其明而極其誠由其誠而盡其道以成
天下大本大公包博無外純全之妙神者耶
由乎不自知所以不知人矣和尚博極古今
儒釋教道之本會通聖賢理事論議之跡若
振綱張網舉領提毬目分毛歛見者皆明義
貫理融感會神府乃知凡聖人所出之方所
示之言特其教之跡矣使知識之明者由此
自返所以跡所以言者以內照之則靈宇廓

然無內外無彼此豈華夷儒釋之可辯耶乃
著之書號輔教編以開諭縉紳先生之徒奏
之天子上嘉歎之勅與班行而名卿鉅儒
至如歐陽文忠公諸豪覽其書莫不歎服敬
而禮之復緣淺識講解輩毀其宗門故撰正
宗記定祖圖以辯其說亦奏上行之既而還
東吳示滅靈迹甚異具如傳記其墻岸法門
啓迪信路雖古高僧之雄者不過爾耳禪人
寶智得其遺帖求跋故援毫信手愧不能述
其萬一也靈源叟書

至聖至言回偏樹正皇天覺決淺賾深
大哉善哉福霑諸後重刊所疏續繼斯云

拾遺

宋明教大師鐔津集重刊疏

夫明教大師乃是大乘菩薩知佛法有難

於是乘大願輪復生世間著書輔教者也昔
宋之鉅儒縉紳先生嘗評其文曰不惟空
宗通亦乃文格高斯言是矣歐陽子云不
意僧中有此郎耶當時排佛之心已廓然
熄滅而無餘矣古今僧中之為文者多而

未嘗有出其右者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
已自昔兵變已來書板磨滅後之學者無
所見聞為可憂也茲欲重刻吳中所費繁
夥於是綴疏仰謁群賢同道學者觀茲勝
事得無慨然贊助者乎

柯下

十五

為因緣而出現世間咸宗鷲嶺以文章而黼
黻聖諦惟尚鐔津深窮萬法之原同入三乘
之藏讀之可以開人天之眼目統之可以掃
儒釋之藩籬好書而不好此書孰謂好學明
道而不明斯道豈曰明心欲重刻雲間益廣

傳于天下致永叔黎明之見名重一時遭
仁宗天縱之資功垂萬古群賢既遇勝事當
成

洪武甲子春天台松雨齋沙門 原旭 撰

右松雨老和尚為琦首座製疏重刊宋明教

大師文集於雲間既以化行開至二十餘版
矣適琦公疾作不克成其事茲以天全獻首
座愍邪法增盛發堅固志繼其芳猷一日持
此卷過余堅密精舍命題于後余雖不敏觀
此勝因不覺踴躍而喜此集湮沒久矣若使

竭力成就大行于世正所謂揭慧日于中天
耀昏衢於叔世者也入全其勉之

永樂三年冬嘉興府僧綱司都綱天寧弘宗
書

重刊鐔津文集後序

學有及物之功文為載道之器學而不能利
乎物徒學也文而不能衍乎道空文也若夫
推其道發於文章肆其學以援斯人宋明教
嵩禪師其人歟嗟夫吾佛之教法心法也生
靈同而有焉但為虛妄所蔽不能顯現汨四

生淪六趣何由得已哉而吾佛愍之以此心
法隨器而諭俾各得乎本有或者不仰恩懷
德反生譏毀是則自毀其心非毀其教法也
教中所謂世智辯聰八難之一且不信而毀
又非虛妄所蔽若虛妄所蔽或能了妄即真

軻十

去

不信而毀則自昧其心自昧其心猶種之敗
芽之焦不復有發生之日矣得不尤可愍哉
而明教性稟生知能體佛意學則必欲援世
非徒學也文則必在明道非空文也况是時
天下學士宗韓氏以拒我故勸書原教諸文

不得不作焉學者總梓號鐔津文集斯文行
世真救世明道之要術也可一日而無哉舊
版湮没人皆痛惜嘉禾天寧首座天全獻公
乃東海慧眼弘辯禪師之弟子施衣資重梓
流行其亦明教之心也歟板既成請叙其後

蒙晚生讀其文集有不得執筆從游之歎今
獲廁名于後不亦大幸乎不亦大幸乎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夏四月初吉

浙江杭州府徑山禪寺住持沙門文琇

鐔津文集卷第十九